

## ■ 卷首

# 以瘦身健体新成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王玉宝

我们搞转岗分流、精简机构，就是在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开新局、趟新路，是最难、最不容易的，但通过这几年坚持不懈地走，我们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希望。

西山经过60多年发展，在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积累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员多、效率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与世界经济、世界企业接轨，就必须要有市场意识。国家在这方面下了大力气，“三供一业”由企业移交给政府，不该企业干的事全部移交，由政府来承担，就是要让国有企业在同一个平台上与世界企业竞争。

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煤炭需求疲软，煤价大幅走低，行业效益持续下滑，全国煤炭企业经营陷入困局，我们西山也没能独善其身。特别是到了2015年底、2016年初，煤炭市场跌入谷底，主业举步维艰，辅业饥寒交迫，职工薪酬大幅缩水，干群士气低落，经营极度困难，“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是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

面对异常严峻的发展形势，我们没有怨天尤人、被动等待，反而主动出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出了“转岗分流、承包经营、三条线管理、三项制度改革、契约化管理”等一套改革组合拳。尤其在一些谋划多年，想干但始终不敢轻易下手的工作上，我们动真碰硬，不怕得罪人，坚定不移往前推、向前走。这其中，“开展转岗分流，持续瘦身健体”，可以说是这套组合拳的第一拳，也是最难、最关键的一招。

转岗分流、精简机构，促进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是我们这班人的历史使命、责任担当，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唯有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西山这条船要想走得长远、走得更好，我们必须要做转岗分流、精简机构这件事情。

前进的路上，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难关要闯，通过转岗分流、精简机构，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大氛围已经形成。这是我们取得的最宝贵成绩，是我们在新的起点继续前进的航标灯和压舱石，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巩固好、发展好，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节选自2019年7月31日在集团公司转岗分流、机构精简工作推进会上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的讲话

QISEHUA  
2019/4 (季刊) 总第77期



###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任：郭文斌

副主任：孟奇 李新淼 李鹏程

主编：孟奇

编委：李鹏程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王璐 任乐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 目 录 2019 · 4 总第 77 期

## 卷 首

01 以瘦身健体新成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 王玉宝

## 聚焦西山

04 西山新歌 / 霍鹏博

## 西山故事

08 初心 / 温洁 常培亮

## 小说林

12 投票 / 周永胜

18 母亲的谎言 / 寇佩芳

23 安子讲故事（四题） / 郭子林

28 激战庙前山 / 高松如

32 迷途 / 刘国明

39 山花烂漫（中篇连载） / 王补清

53 拯救代言 / 李拉成

54 街头“趣事” / 范立光

## 诗歌坛

11 老人与公园 / 王雨白

17 美好的回忆（组诗） / 杨丽

22 乡愁（组诗） / 王恩会

56 记忆的歌（组诗） / 张杰

57 那些花红，那些柳绿（组诗） / 李振峰

58 走过那年（组诗） / 潘洪科

60 巴黎行（组诗） / 刘文英

72 随思偶得（五首） / 郭银虎

78 护航使者（外一首） / 林溪

86 八月二十六日夜读彭加木故事有感 / 杨树成

- 61 刘江平散曲五首 / 刘江平  
61 白存环散曲五首 / 白存环  
61 卢殿才散曲新韵 / 卢殿才  
62 李彦斌散曲三首 / 李彦斌  
62 兰小川散曲五首 / 兰小川  
62 郜桂英散曲五首 / 郜桂英

## 散文韵

- 63 颂歌献祖国（外一章） / 杨 谅  
65 长街忆旧 / 屈 欢  
73 回家 / 杜清泽  
75 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 张 燕  
77 南海子记忆 / 马小君  
79 一株野葵花 / 张来香  
80 奶奶 / 赵丹辉  
82 太行山红豆峡游记 / 雷平光  
83 后沟村砖塔传奇（外一章） / 武建维  
87 昨日重现 / 吕 勇

## 艺苑风景

- 89 陈胜泉国画作品选  
92 根的艺术  
——浅谈根艺的选材与创作 / 郜福善

## 简 讯

- 38 西山周先宝等人作品在山西煤炭系统职工第十届书法美术摄影展览中获奖  
52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被评为 2019 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先进单位和 2019 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  
74 潘洪科、周永胜作品获华语诗歌奖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25 号  
（西山工会办公楼一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 一、安全歌

说起我们的安全生产——  
打造天字号工程，永远是重中之重  
建设安全型企业，靠的是持久之功  
抓住人本主线，绷紧安全之弦  
上下齐心，步步为营  
从零起步，向零进军  
又一年过去，前方捷报频传  
创下近年最好水平，我们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安全答卷

安全堡垒为何日益牢固？那是因为——  
牵住安全牛鼻子，“三基”建设是根本  
紧盯基层建设，班组处在最前线，兵头将尾是关键  
紧盯基础建设，矿井质量标准化，一丝不苟见真功  
紧盯基本功建设，知识技能两过关，素质过硬保安全

安全堡垒为何日益牢固？那是因为——  
源头治理，分级管控，风险有效控制，隐患才不会形成  
关口前移，排查治理，隐患早日消除，事故才不会发生  
前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  
今有“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预防”二字掷地有声，未雨绸缪才能一切妥当

安全堡垒为何日益牢固？那是因为——  
前山之鉴，犹如泰山压顶；高压问责，谁敢掉以轻心？  
把安全与位子挂钩，失安全者，败军之将理应退出  
把安全与帽子挂钩，失安全者，重要职位无颜担任  
把安全与票子挂钩，失安全者，经济损失让人心疼  
如临深渊，小心翼翼方可化险为夷  
如履薄冰，谨慎行走才能顺利通行

安全堡垒为何日益牢固？那是因为——  
安全就是最大效益，重奖重罚一言九鼎  
重奖奖得心动，让坚守防线者倍受推崇  
重罚罚得心痛，让错失安全者深切警省  
“安全第一”，所有绩效之中，安全绩效至为宝贵  
“预防为主”，一切防线之中，安全防线不容松动

安全之路如何更加通畅？  
你一砖我一瓦，众志成城有办法  
共产党员作表率，身先士卒走在前  
安全要看你我他，齐抓共管靠大家  
宣传教育不停顿，安全在心最管用  
群监网员眼睛亮，纠查三违为大家

女工家属到井口，暖心服务像亲人  
青监岗员有勇气，人人有责守哨卡

安全之路如何更加通畅？  
安全是投入的事——  
机械化替人、自动化减人就是方向  
安全也是学习的事——  
矿井标准化、行为规范化不能落下  
安全还是情感的事——  
大家都来想一想：一个人的安危，多少人的牵挂  
安全更是灵魂的事——  
一想起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就必须各自珍重、平安回家

## 二、产业歌

回想起来，才知道前人绝非守成之辈  
他们从最初几个小矿起步  
建成千万大局，位列全省三甲  
紧接着，他们从太原奔赴古交  
建成五个煤矿，再造一个矿务局  
再后来，他们挥师北上，餐风露宿，筚路蓝缕  
在晋西北的深沟大壑里，建成斜沟大矿，谱写崛起第三极的传奇

回想起来，才知道前人绝非单一思维  
当环境保护、清洁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他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成最大的坑口电厂，被称为节约中国的样板  
投身焦化、建材，延伸产业链条，支撑主业发展  
不发展就是淘汰，不赶超就是落后  
今天，我们确定“1+3+N”产业格局，突出主业，对标一流

我们要坚定主攻方向，聚焦煤炭主业  
煤炭是安身立命之本、干事创业之基  
我们要拿出主要精力谋划主业，集中主要资源发展主业  
目标就是做大主业，我们坚定不移——  
频频出动，广结善缘，争取更多煤矿项目落地生根  
合作共赢，共建共享，联合各界朋友共同做大蛋糕  
目标就是主业升级，我们矢志不渝——  
培育示范矿厂，增加先进产能，争当世界一流  
目标就是“一优三减”，我们志在必得——  
装备优、用人少方可轻装前进，效率高、效益好才能基业长青、宝刀不老

我们要坚持转型发展，以煤炭为基础，以循环为方向  
发展电力产业——



推动煤、电、热一体化，打开更大空间，盘活电力资源  
发展焦化产业——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引进高科技，增加含金量  
发展建材产业——  
寻找市场扩展项目，吃干榨净变废为宝  
发展新兴产业——  
放开手脚才能有所发现，敢试敢闯才能生机无限

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时刻不忘自身优势  
区位优势，地处省城，交通便利；资源稀缺，得天独厚  
实力多强大，山西焦煤犹如航母，劈波斩浪气势非凡  
文化多悠久，风雨六十年，我们有深厚积淀，创造了鲜活经验  
前景多光明，推进改革，崇尚创新，高质量发展近在眼前  
团队多优秀，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我们的队伍昂首阔步、  
奋勇向前

### 三、改革歌

转眼间，西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多少机构重整了，合并了  
多少人员精简了，转岗了  
推行契约化管理，责任心强化了  
构建市场化机制，创造力大大增强了  
移交“三供一业”，卸下沉重的包袱  
就像春风使冰消雪融，改革正在为臃肿而体弱的企业革除弊病

改革催生梦想——  
很多人都在勇创新路，不再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平平庸庸  
改革释放潜能——  
很多人都在用心工作，多少人都在“白加黑”“五加二”，  
为的是精益求精  
瘦身健体是最当紧的工作，让我们的企业身轻如燕、健步如飞  
转岗分流是最迫切的任务，让我们的员工各展其才、各得其所

改革是一把利刃，刮掉陈年积垢，重现锃亮光芒  
授权是一把钥匙，打开活力之源，打开无尽宝藏  
就这样——  
前所未有的经验纷纷涌现，可圈可点  
就这样——  
意想不到的成果挂满枝头，可歌可赞

改革，必须来一场思想的革命  
“变者，天之道也”，违背规律，举步维艰；顺势而变，  
做大做强  
以变革精神推动改革创新，才能永葆生命力和创造力  
捕捉新信息，关注新政策，再不要坐井观天，而要像雄鹰  
俯瞰天下  
既要煤为主，又要破除依赖，在升级和转型之间百计千方  
让冻结的思想融化，让智慧的春水流淌  
在发展过程中扫除经年的灰尘，在市场大浪中勇立潮头、  
迎风歌唱

改革，必须来一场攻坚的革命

解决长期遗留的问题难度很大，但我们不会视而不见  
破解多年的管理难题难度很大，但我们不会知而不管  
挥舞契约化这个法宝，瞄准市场化这个方向  
改革三项制度，尝试新的机制  
力求人员能进能出、分配能多能少、干部能下能上  
混改、压减、分离移交——  
改革的难关虽然一道一道，但是——  
只要拿出愚公移山的豪情，我们就能把狭窄小路修成宽广  
大道  
只要拿出精卫填海的耐性，我们就把点点滴滴汇成浩瀚的  
海洋

改革，必须来一场创新的革命  
发动科技的引擎，推动智能化和信息化，嫁接大数据与互  
联网  
让企业乘上时代的动车，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发动环保的引擎，发展智能开采、清洁发电  
在绿色开采中培育绿水青山，在清洁生产中铸就金山银山  
发动双创的引擎，优化激励措施，强化托底保障  
让职工不再瞻前顾后，让职工大胆创业、敢试敢尝

### 四、民生歌

“为职工谋福祉”，这五个字——  
就是我们的口号，就是我们的衷肠  
“为职工谋福祉”，这五个字——  
又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  
一年一年地，我们办实事办好事  
一件一件地，就是让职工获得，就是让群众分享

随着市场的好转，收入又增加了，手头更宽裕了  
一家一家地乔迁新居，多少次心情舒畅、心花怒放  
道路更加宽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从未有过的快捷通畅  
弱势群体也要挂在心上——  
逢年过节，嘘寒问暖；扶贫帮困，古道热肠  
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非但是门诊部和住院楼换了模样  
你看那专家，更有水平；你看那护士，服务更棒  
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很高档  
在文化创作中解放个性，在文艺表演中忘我投入，在文体  
活动中淋漓酣畅

企业长远发展，源于善待职工  
善待职工，提供与贡献相当的薪酬  
善待职工，营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  
善待职工，创造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  
善待职工，让职工拥有日益美好的生活

办企的目的，就是让职工全面发展、美好生活  
关心人们的生活，过问衣食住行，让人们无忧无虑、安居  
乐业  
关心人们的情感，建设心灵港湾，感受每个人的喜怒哀乐  
关心人们的成长，扶助每个人的进步，让每个人都能各得  
其所  
关心人们的精神，让每一个人都能实现价值，让每一个人都  
能充实快乐

关心那些辛辛苦苦的人，工资分配向井下一线倾斜  
奖励那些贡献突出的人，让责任大、风险高、技术含量高  
的人更有收获

持续推进住房建设，搞好分配、配套和管理，让人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小窝

实施温暖工程，优化帮扶机制，幸福路上一个不落、有你有我

维护职工权益，改善福利待遇，让每一个人都能倍受尊重、体面生活

人啊，一切的源泉；人啊，潜能多么无限  
企业的发展，依靠职工的通力合作、竭诚奉献  
如果觉得哪一个人有些冷漠  
那就关心他的需求和希望，让他如沐春风、暖在心窝  
如果觉得哪一个人不在焉  
那就调整他的心情和状态，让他爱企如家、热情似火

企业的存在，原本就是人与人的组合  
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知冷知热才能拔亮每一片心灵之光  
珍惜每一个人的才智，让每一个灵感每一次创意迸发光芒  
每一个人的沙石堆积起来，就是高山峰峦  
每一个人的细流汇聚起来，就是江河海洋

### 五、学习歌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一门学问  
可以通过学习练就一技之长  
可以通过学习拥有某种思想  
可以通过学习推动企业进步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不学习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你看，最好的专家、教授和学者来了到西山  
西山的领导干部就像汽车找到了充电桩  
又像小学生走进学堂，吸纳知识甘霖，实现自我成长  
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聆听一番新鲜的见解  
让来自重要岗位的领头人不断进步  
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大家应该知道——  
学习之中，蕴藏着企业的长远；学习之中，饱含着企业的希望

你再看，一年一年地，技能大赛从未间断  
做一个高技能人才多受尊敬、多么吃香  
那得勤学苦练，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然后——  
去夺一个名次，去拿一笔重奖  
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大拿，再难的问题，也不能把你阻挡  
主持一个工作室，创造非凡价值，实现人生梦想  
还能导师带徒，毫无保留地传递，多么欣慰，手里的火炬有人接棒

办企业就是办学校，说学习就是说成长  
在学习中形成共同愿景——  
人人心中都有憧憬，为着共同目标携手闯荡  
在学习中实现自我超越——  
突破局限才能自我更新，精益求精才能堪称工匠  
在学习中实现深度交流——  
频繁互动增进共识，整体提升人人分享  
在学习中转变思想观念——  
改变心智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换个想法天地之间豁然开朗

在学习中思考，就不会陷入迷茫

在思考中学习，总是会找到方向  
研究，讨论，在反复思辨中让头脑爆出一个个火花  
总结，归纳，在全面梳理中让思想更加周密、更有力量

学以致用才是真学，知行合一乃是真知  
善学善思固然可贵，善谋善为才是关键  
以生动的实践检验学习，是学习让实践不再迷茫  
用学习的利刃剖析问题，让学习的魔杖把企业引向远方

### 六、文化歌

西山文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曾几何时，西山人连轴转、夺高产，艰苦创业奉献国家  
曾几何时，开发古交矿区，建设斜沟大矿，开疆拓土做强做大  
曾几何时，西山人“煤—电—材”“煤—焦—化”，循环经济誉满华夏  
团结、奉献、求实、进取——这就是西山人的风骨，这就是西山人的文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15年，在严峻的形势下，在市场的谷底中  
一个誓言在西山回响  
“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  
于是，“双为”理念成为企业文化的强音  
从此，迷茫的心有了依归，飘荡的船有了方向

文化并不空泛，文化也不缥缈  
在“双为”的旗帜下，我们把文化的事做得实实在在  
在“双为”的旗帜下，我们把文化的事做得风风光光  
我们请进来学文化，请教授讲课，让专家把脉  
我们走出去学文化，观天下大势，学百家之长  
我们及时总结经验，以求扬长避短  
我们提炼“一书一则”  
用白纸黑字写下成败得失，用行动准则指引发展方向

文化不可封闭，文化也不能排斥  
我们要有融合的气度，各界朋友们啊  
求大同、存小异，让我们在频繁互动中取长补短、彼此欣赏  
我们要有开放的心胸，各界朋友们啊  
心相连、手相牵，让我们在你来我往中合作双赢、共建共享  
我们决不拒绝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先进思想  
兼容并包才能让大河波澜壮阔  
融汇贯通方可使智慧不断生长

文化不可空谈，文化也不能挂在墙上  
文化是灵魂的事，文化需要内化于心  
让我们在深切领悟中坚定信仰  
文化是行动的事，文化需要外化于行  
让我们在亲身实践中主动担当  
文化是习惯的事，文化需要固化于制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让我们的文化在西山大地上春风浩荡

文化不能停留，文化不能迷茫  
展望未来，西山文化路在何方？

我们要胸怀把山西焦煤建成世界一流焦煤企业的宏伟愿景  
我们要牢记“奉献社会，造福员工”的神圣使命  
把我们的文化融入安全生产，谱写煤亮子的动人乐曲  
把我们的文化融入经营管理，留下煤亮子的感人故事  
把我们的文化融入改革创新，闪耀煤亮子的夺目光芒

## 七、正气歌

正气从哪里来？

我们通过抓党建来树正气

树正气，就要守纪律合规矩——

领导干部个个修身正己，说话办事才会底气十足

树正气，就要讲文明促和谐——

职工群众人人向善向上，矿区才能清风徐来、返朴归真

树正气，就要顺民心合民意

为群众排忧解难一片赤诚，党组织才会感人至深、为人称颂

正气从哪里来？

我们通过抓分配来树正气

职工最关心的，就是工资高低、收入多少

树正气，就要把发展成果惠及万千职工、让百姓日子更加丰盈

职工最在乎的，就是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正比

树正气，就要努力做到多劳多得、公正公平

职工最记恨的，就是让偷奸耍滑的人浑水摸鱼

树正气，就要让踏实肯干的人得到鼓舞、倍受尊敬

正气从哪里来？

我们通过抓晋开来树正气

晋升管理人才，树正气贵在竞聘上岗、选贤用能

让德才不配的人退下，让有德有才者晋升

晋升技术人才，树正气贵在善用一技之长

让滥竽充数的人退下，让身手不凡者晋升

晋升操作人才，树正气贵在搭起擂台、比试技能

让不学无术的人退下，让本领高超者晋升

干部是关键少数，干部是决定因素

树正气尤其需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严”字当头，干部要严以律己、严以修身

不可随波逐流、疏忽放纵

“公”字当头，干部要依法治企、依规办事

不能假公济私、公私不分

“干”字当头，干部要担起责任、干群协同

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共奔好前程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乃纯正之气、博大之气、刚强之气

正气是一种免疫力量

正气充沛的地方，邪气难存，百毒不侵

正气是一种稳定力量

正气充沛的地方，秩序井然，和谐安宁

## 八、党建歌

如何巩固堡垒与阵地？

让党的组织更有唤起内心的感召力和雷厉风行的战斗力？

如何当好先锋与模范？

让共产党员成为言行的表率、众人的标杆？

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让党的引领一呼百应、声动八方？

面对时代的命题，西山涌现勇敢的答卷人

苦苦思索，迸发一个个令人兴奋的奇思妙想

细细勾勒，描绘一项项党建工程的施工图样

把建国前的党员请进千人大会的讲堂

台上，耄耋老者深情诉说峥嵘岁月

台下，后辈之人的掌声如雷般回响

把所有支部书记请进培训基地

早晨跑操，白天上课，晚上讨论

回头，还要设一个擂台，比一比谁的党务本领更加高强

政治建设是根本

确保“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

尊崇党的章程，国有国法党有规章

为人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党的灵魂

为党分忧，为民造福，记得时时把胸前的党徽擦亮

思想建设是源泉

鼓起理想的风帆，竖起精神的支柱

崇高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罗盘，先进的理念为我们的行动导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壮丽事业而不懈奋斗

牢记宗旨，坚定信念——共产党人，拿出你的风格，挺起你的脊梁

组织建设是基础

识才有慧眼，用才有胆识，把各路英才汇聚一堂

德才须兼备，任人要唯贤，让专业人才挑起大梁

夯实支部堡垒，在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中当仁不让

发挥支部作用，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中架起桥梁

作风建设是保障

干部要亲民，听到群众的呼声，务必立刻行动

这样才能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群众的认可与赞扬

干部要自律，自律者才是真正的高贵，自律者才能让人敬仰

工作纪律固然要严格遵守，生活纪律也要放在心上

干部要谨慎，学会在监督下工作，习惯在约束下生活

抓早抓小，化解人生风险；防微杜渐，方可安然无恙

干部要清正，群众最恨腐败，反腐不可容情

巡察利剑寒光闪闪，治病救人换来乾坤朗朗

党建在路上，把我们的组织蓄积成辐射光热的能量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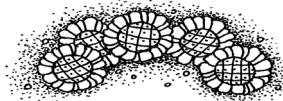
党员须努力，每一个人都要尽心尽力去塑造党的形象

共产党员就应该时时处处走在前面的人

为企业谋长远，党员理应有与众不同的理想和抱负

为职工谋福祉，党员理应胸怀群众，我将无我，大爱无疆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宣传部)



# 初心

□温 洁 常培亮

七十年前，一批又一批革命前辈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用热血和生命为新中国奠基，才有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才有了今天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伟业。目前，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仍有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前辈健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之际，西山煤电集团党委特邀这些老前辈、老战士为新党员佩党徽、发党章、上党课，讲述当年的初心与使命。乘着这个机会，我们采访了几位老前辈，以下就是他们的讲述。



葛周锁  
开国上尉

在太原市煤炭中心医院附近一栋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葛周锁老人，虽然已是91岁的耄耋老人，但看上去精神蛮好。因耳朵有点背，在我们交流中，常常要老人儿子对着耳朵传话。

说起当年，老人很兴奋，声如洪钟，底气很足。

“我是一九四四年，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成为晋绥军区吕梁独立团三连一名战士，第二年九月，在攻打中阳县城的战斗中，由于云梯被敌人扔下的地雷炸断，我从十多米的高空中摔下，造成右腿膝关节下骨折。为不拖累部队，只好回家养伤。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伤好后回到老部队西北野战军七纵独三旅二十二团一营二连，随部队参加了运城、临汾、晋中战役。

“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我们连向牛驼寨七号阵地发起攻击。那真是一场恶战啊。敌人依仗坚固

的工事和猛烈的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攻。我们连多次冲锋，都被敌人火力压下来，战斗异常激烈。为了占领这一制高点，我们一次又一次冲锋，最后与敌人肉搏，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牺牲了，许多战友倒在阵地上……我们连上去时八十四人，下来只剩三个人，而且都是被担架抬下来的。这一仗，我左手指被敌人子弹打穿，头部也受了伤。

“伤好后，我随部队一直往西，参加了阜平、天水战役，从兰州打到玉门、酒泉，与胡宗南部队打、与三马的骑兵打，一战接一战打，直到解放大西北。我从一个班长打到排长、连长。”

循着老人的叙说，又把我们带到了冰天雪地、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跨过鸭绿江之后，葛周锁随部队连续参加了二、三、四、五次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担任连长的他，带领连队坚守阵地二十多天，伤亡很大，敌人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轰炸，战士们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只能在轰炸间歇，抓紧时间眯一小会儿。据葛周锁老人说，那时最难的是没有粮食、没有弹药、没有水喝。为了送上阵地一袋粮，要牺牲很多人。有一阵儿，洞里五十多人只有半袋大米，而且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能送上来，为了节省粮食，大家一顿饭只吃一小撮生大米。后来环境更恶劣，他们最多时三天没进一粒粮。没有水喝，战士们渴得嗓子冒火，不得已喝自己尿、舔石缝……

1955年回国后，正赶上人民解放军大授衔，



葛周锁被授予上尉军衔。老人让儿子拿出一个小包打开，当年军服上的一杆三星肩章，让我们眼前一亮。我忍不住说：“开国上尉啊。”老人没听清，他儿子在耳边大声复述一遍，老人笑了。

葛周锁老人为了新中国，在枪林弹雨中征战十余年，立大功一次，小功十几次。从老人珍藏的军功章上，我们看到有1950年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有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有1951年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授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有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授予的“和平万岁奖章”，有1955年颁发的“解放奖章”……

## 战场上入党的老党员

在太原市邮电前街一处小区，我们见到了八十八岁的离休干部王舒。平易近人的王舒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出奇得好。但一说起当年的事来，总抑制不住要激动。

“我出身很苦，三岁没了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弟弟。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靠给人家纺线、做鞋子艰难度日，受尽了苦难。后来，共产党来了，我一个穷苦孩子，参加了农会，妇女会，整天蹦蹦跳跳搞土改，办妇女识字班，自己也认了几个字。1947年部队上招护士，我报名参军。经过短时间培训，在东北野战军第33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士。辽沈战役打响之后，我就上了前线。

“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打得很苦。我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中负伤、牺牲，心灵一次次受到震撼。司号员正在吹冲锋号，突然一颗子弹从胯下穿过，孩子当场就倒下了，他还那么年轻！指导员高喊一声，冲啊！话音未落，敌人子弹打进口中，从后脖颈穿出，血流如注。我哭着上去按住伤口，简单包扎后和担架员一起抬下伤员。由于我们没有防空力量，敌人的飞机很猖獗，就在树梢上飞来飞去，扔炸弹、打机关枪准得很。正在指挥大家隐蔽的营长，肚皮被炸开了，肠子都流出来了，自己往里胡拉。我跑上前，帮他吧肠子按进去，用绷带、裹腿布缠好。可担架队还没到，他就死了……”

王舒眼圈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滚落。稍稍平静一下心情，她接着说：“太震撼了。我强压悲痛，

“文革时候，丢了不少。”老人不无遗憾地说。

从战场上下来，葛周锁转业到山西太原西山矿务局，担任白家庄矿副矿长，经常下井和工人一起挖煤、打巷道。后来调任西山矿务局汽修厂厂长兼书记、企业处工会主席、西山水泥厂工会主席直至离休。

“马上就是（新中国成立）70年了，我很怀念当年牺牲的战友们。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是他们流血换来的。要好好珍惜啊。”

老人话虽不高，却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们的心。

王舒



拼命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往下背伤员。黑山阻击战时，我正爬在地上为伤员包扎伤口，听的一声尖利的呼哨，敌人飞机投弹下来，我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炸弹就落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我想这回完了，光荣了。可等了一会儿，炸弹没有爆炸！我拉起伤员说，‘我们没死，捡了两条命啊。’一位战士负伤后，很长时间尿不出来，憋得难受极了。可我们阵地上没有导尿管，必须到另一个山头去拿。我顺着山坡下去，这时敌人飞机来了，又扫射又投弹，我顺势滚到沟里，在草丛里爬行。取回导尿管，这位伤员终于尿出来了，尿了那么长时间。就在战场上，部队领导表扬了我，指导员介绍我加入了党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王舒参加了西山矿务局太原选煤厂的建设，当过建筑材料化验员、助理工程师、办公室秘书、工会女工部长。“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等立功受奖证书，摞起来有半人高啊。



## 胸前挂着剪刀的卫生班长

丛广珍

虽然已经九十岁高龄，但身高马大的丛广珍仍然精神矍铄，一望便知当年的威武。在丛广珍的家里，听他讲当年为新中国奠基的战斗故事，仿佛还能嗅到那硝烟的味道。

“我是1945年春天，在老家山东新泰市尧山区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时叫区小队。专门破路、绞电线、朝鬼子炮楼放枪，骚扰迷惑敌人。后来，由于我作战勇敢，也比较机灵，被升至泗水县独立营，战斗的规模比以前大了许多。我们趁着夜色袭击了伪军一个中队，还俘虏两个鬼子呢。后来的战斗中，我们拔掉了敌人一个据点，解放了当地一个小火车站——太平火车站。抗战胜利后，我被编入山东八路军鲁中军区警备二旅，后经过整编，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3团3营一名卫生班长。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舍命救护伤员、抬担架，总是冲在最前边。那时，战斗异常惨烈，伤员非常多，救护人员都忙得晕头转向。敌人的坦克上来，战士们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眼睁睁看着营指挥所被压塌，营首长全部牺牲，只剩一个教导员。战场上救护伤员，剪子最重要。为了防止丢失，我把剪子用绷带拴好挂在脖子上。遇到伤员，立即剪开衣服，进行止血、包扎、急救。时间就是生命啊。

“上海解放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我们26军奉命开赴朝鲜。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是边走边发棉鞋、棉衣，战士们试着合适就穿，不合适扔下，后边同志再试。进入朝鲜以后，我们参加了第二、第四、第五次战役和金化、铁原防御战。在第四次战役涟川阻击战中，我作为一名军医，在战场救护伤员时，被美军飞机弹片击中头部，深度昏迷三天。你看，这里，看到没？”

老人扒开头发，头顶一块核桃大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1952年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丛广珍被定为八级伤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他颁发了残疾军人证，但他只在荣军医院待了两年，就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煤炭工业部第十二工程处担任卫生科长，随工程处转战南北，参加了北京洗选公司、阳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介休选煤厂建设。1985年随工程处开赴山西太原西山矿务局，参加到古交矿区建设中，建成年产四百万吨屯兰矿和年入洗原煤四百万吨屯兰选煤厂，1993年离休。

“我是1947年10月20日，在解放河南周口时入的党。那时我的初心是‘为劳苦大众而战，为共产主义奋斗’。七十二年来，还是那个初心。”丛广珍说。

## 三军战士 杨景祥

在西山煤电太原选煤厂一栋家属楼里，我们见到了九十八岁的杨景祥和他九十一岁的老伴儿。

杨景祥老人在老伴儿的帮助下，穿上胸前佩戴着7枚不同年代胸章的短袖上衣。居家老人一下子变成了战功累累的共和国功臣。



说到当年的一些事情，老爷子两眼放光，精神倍增：“我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入党。打小日本时，常常是白天帮助老乡收割麦子，夜间行军打仗。在一次抢收麦子时，敌人突然来袭，一颗子弹从左臂这里打进，从这里出来。”杨景祥抬起左手臂，一块蚕豆大伤疤清晰可见。“后来，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军又来抢夺胜利果实，我随部队在宣化、归绥一带作战，参加了清风店战役，消灭国民党一个军。1951年，我成为志愿军一员，跨过鸭绿江，参加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上甘岭战役。那时候，朝鲜冷啊，军装薄、被子薄，大家都冻得够呛。上甘岭的时候，我们四十天喝不上水，美国兵白天打炮，夜间放照明弹，水根本运不上来，我们坚守在坑道里，实在渴得不行，我们还喝过马尿嘞。战士们下山沟里背水，敌人瞄着打，牺牲了不少战友。但我们硬是坚持下来，把敌人打回三八线。”

杨景祥端起水杯润润嗓子，老伴儿乘机插话道：“从八路军、解放军到志愿军，他为了新中国打了十几年仗，大家都叫他‘三军战士’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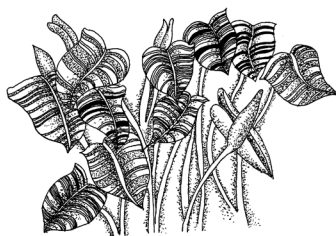
这位“三军战士”杨景祥，1953年回国后，在67军炮兵团当指导员。1956年杨景祥转业到山西太原西山矿务局，担任消防队指导员，守卫着矿区的平安。1958年，太原选煤厂筹建，他自告奋

勇参加选煤厂建设，一年后建成山西第一座选煤厂。那时，他担任选煤厂运销科副科长，每天装火车、卸火车，干得最欢。他常说：“现在不打仗了，咱就要全力建设社会主义。”这股劲头一直保持到离休。

离休之后的杨景祥，坚持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2019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日子里，他亲手为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新党员佩戴党徽，送上党章，给他们讲初心上党课，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党章，按照党章要求做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再过两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杨景祥刚好也是一百岁。他说：“我还要为党再做贡献哩。”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新闻中心）



## 老人与公园

□王雨白

人老没事逛公园，  
跟着树荫熬时间。  
做操伸腰动筋骨，  
防止腿脚不灵便。

人老没事来公园，  
交流耳背听不见。  
凑近牌摊看热闹，  
旁观有君尽耍奸。

人老没事去公园，  
三五成群属常见。  
话不投机半句多，  
一日不来会惦念。

人老没事上公园，  
丢盹瞌睡好休眠。  
眼睛闭上做美梦，  
呼噜连声露笑颜。

人老没事游公园，  
一草一木经常见。  
只要身上有精力，  
能来一天算一天。

（作者单位：西铭矿）



# 投票

□周永胜

老吕费力地一个左侧翻，再来一个右侧翻。

“翻腾什么？什么时候成烙饼呢！”老伴狠狠地蹬了老吕一脚。

“又是投票，五好家庭。我不想掺和，可单位偏偏又给推上去。”老吕无奈地说着又费力地一个翻身。煤炭运销公司一年一度的“五好家庭”评比文件刚刚下发，全公司便热闹起来。基层推荐二十名，公司只给十名指标，老吕就在其中。这二选一，说也不是个事，关键是面子。一个单位，你没有面子，就当你是烟圈，一个没有烟瘾人的烟圈。

“怕什么，平日里你给他们没明没黑投票点赞，巴不得连脚也用上。这下咱有事了，让他们统统还回来。这年头，兴投票，热闹。你说，什么不投票？什么雨伞，什么景区门票，模范家庭、道德标兵、安全标兵，还有这最佳那最佳的，三百六十五天，就没个消停。一会手机响，一会微信转，改革开放四十年，怎么兴起这么个玩意儿？你不参与，咱面子往哪搁？你不参与，那咱煤炭运销公司还叫改革发展？还叫与时俱进？”老伴像个大喇叭，大半夜的，越发高亢。

“越扯越远。这不，心里没底嘛，几次了，哪

一次有咱的份？”

“老吕呀，那是你不积极，不主动。要像你工作那样，什么事办不成？这次你可得精巴点，不要什么都让着人！”

“看看你，文件刚落地，你就疯婆娘似的。不就投个票嘛，至于吗？这叫民主，大家认可才是真的。要不，领导还不是一个独裁者？”

“民主不民主谁也清楚。几十年了，你这人榆木疙瘩一个。不是我说你，别人都鬼精鬼精的，就你傻头傻脑。好在投票是咱的强项，你在后勤，我在工会，丹丹还有一大帮狐朋狗友，你怕什么？”

老吕是公司后勤科的一名副科长，因为年龄关系，再上一步看起来很费劲，老吕早没这个奢望，周围的人自然也没戏看，日子倒也清静。不过，这投票打得就是人脉战，你没有人脉，或者，你的人缘不好，想投票？呵呵，只有看笑话的份。老吕是分管后勤的，公司吃喝拉撒，哪一个没有经过他的手？吃个小灶，拿瓶小酒，就是哑巴，这么多年也会说一句“老吕，好人！”老吕虽然几次名落孙山，榜上无名，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他自认为他的好人缘还是无处不在的，不就是差几票的事吗？何苦争个头破血流、老死不相往来？平日里，就冲人们打照



面那个笑脸，老吕就值了。

“别嚷嚷了！一个破投票就鸡犬不宁的。你俩再说一句，我就上街睡去！”姑娘丹丹在卧室里严重抗议。

老两口见势不妙，急急把嘴堵上。这祖宗可招惹不得！

## 二

小王分配到煤炭运销公司不足四年，小伙子一表人才，还是个研究生，能说会道的，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活脱脱一个“小鲜肉”。这次推荐“五好家庭”名额，小王也首当其冲。老吕瞧着有点“滑溜”的小王，心里极不舒坦。倒不是小王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你说说，一个研究生，不踏踏实实工作，整日上蹿下跳嘻嘻哈哈的，成什么体统？仗着自己文凭高，公司报纸上露个小脸，就明星不成？

这天早上一上班，老吕认认真真擦了地，便习惯地坐到椅子上楞起神来，他瞪着眼睛仔细观看着乳白色的地板和地板上水迹的变化。从窗户射进的阳光，直直地照在老吕的脖颈上，暖暖的，痒痒的，特别惬意。地上的水迹紧缩着，一圈一圈的，不管大圈小圈，交集的不交集的，都很快地缩成一个点，一个各自为阵的让人不易察觉的小点，小黑点。老吕看得出奇，就连小王站到门口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好的好的刘经理，我加个小班，明天肯定见报。一定，一定，不管几点，我都发到您邮箱，请您阅示。”小王挂掉电话后，满脸笑嘻嘻地坐到沙发上，便打开话匣子。

“吕科长，咱们公司东风浩荡啊，我第一年到公司，第二年抱得美人归，第三年得了千金宝贝……不说了，今年又推荐上公司五好家庭，吕科长，你可得给我投票，从今天开始每天投一次，六天后下午三点结束。吕科长的手，长金子的手，贵人的手……”神采飞扬的小王说着说着就打住了，脸上的笑瞬间转移到手机上，他意识到大水冲了龙王庙。

“手机震动就误事。哦，哦，刘经理，我立刻马上飞过去。”小王一溜烟就跑了出去。在其他几个办公室，老吕又听到小王的话匣子。

“神经病！”老吕摇摇头，笑笑说。

投票第二天，公司的网站就炸了锅，老吕和小王的关注度不分伯仲，得票高低，犬牙交错。老吕暗暗想着，就凭昨天晚上那二百多条微信和一百多个电话，还不甩你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几条街？

这几天，老吕一反常态，竟然在楼道里迈起了八字步。用老吕的话说，从今天开始减肥。老吕确实该减肥了，一米六五的个头，足足二百斤，爬两个台阶就气喘吁吁。

老吕的办公室在七层，从一层到七层，确实够他喝一壶。

“吕科长减肥呢，早该下狠心了，看看吕科长这身肉，看看上下左右这比例，公司好吃的都在吕科长肚里了……”

“哟呵，吕科长，我可是给你投票了，全家都发动了。”

老吕尽管喘着粗气，依然笑容可掬地答应着，他抬起头看着那些“噎噎噎”上下楼梯的人，感觉什么地方有问题，就是说不上来，但肯定是有问题。老吕也不去多想，在每一层每一个门都要打个停站，不是挥挥手，就是嘘寒问暖地说个客套话，一天下来，竟也腰酸背痛的。

## 三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吕哼着“大红公鸡毛腿腿”回了家。老吕回家吃饭就像过年似的，难得一次。可一进家门，眊一眼桌子上的几个菜，心里就来了气。

“咱还没有到这光景吧，连个肉星都看不见。”

“老吕呀，你都爬楼梯减肥了，嘴上还惦记那几片肉，吃吃吃，真成个猪了。”

“你，你……”老吕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咽回去。他狠狠地白了妻子一眼，把筷子一搁，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吃了！”

“有火气，你就把投票拉上来。看看人家小王，一个毛头小后生，来了没两天，就把你咬得紧紧的。下午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再发动发动。”老吕媳妇也一脸怨气。

四月的阳光诚意十足，大中午的时候，晒是晒，

但不生硬，再加上似有似无的凉习习的风，让整个人感到特别清爽。但老吕的老伴一刻也清爽不起来。刚刚放下碗筷，就火急火燎地直奔广场去，老吕拦也拦不住。“这个节点，谁会在广场等你唠叨这些个事？真是个疯婆娘！”

老吕媳妇大老远就看到广场向阳的一条石凳上坐着一个人，心里不由得惊喜起来：老吕呀老吕，你就是态度有问题。老吕媳妇急匆匆地跑到跟前一看，不禁喜上眉梢。

“我一眼就看出是胡姐，真有闲情雅致，日光浴呢还是补钙呢？”老吕媳妇甜甜地笑盈盈地挨着胡姐坐下来，没等胡姐开口，就又开了腔。

“胡姐啊，咱们公司推荐五好家庭，你可要给咱加油呐喊，我知道你神通广大，在咱们广场舞群，你影响力最大，号召力最大，只要你嗓门轻轻一唱，那票就像五星红旗，想怎么飘就怎么飘。”老吕媳妇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形象极其夸张生动，惹得胡姐一阵“咯咯”笑。一口气笑完以后，胡姐才搭上火。

“你呀你，真是说到节骨眼上。今非昔比了，你也知道，我家那退下来以后，谁还能想起个你，人走茶凉，人走茶凉。你家老周怎么样呢？”

“什么退，退，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哦，也退了？还有，什么你家老周，是我家老吕。就是食堂那个胖子，前几年可没少往胡姐家里跑。胡姐呀，那个骆驼，骆驼总比羊羔大，你金手玉指，记得给我家老吕投一票。”老吕媳妇依然喋喋不休。

“哦，老吕，是老吕。你看看我这记性，这，这还能指望什么？我家二女婿，就是前几年结婚的那个，你和老吕也参加过他们的婚礼，这不，也推荐上去了。我家那个小王和老吕在一层办公，请你家老吕多多关照。五好家庭，小两口多好呀。我这里等着就是告诉姐妹们。这项工程就要草木皆兵，全民参战。昨天，我还专门建了个投票群。你呀，就是不关心老吕的事。看看，我这个投票群整整一千人，还有我家老韩，退下来没事干，也建了个投票群，也是上千人，浩浩荡荡，还有小王，也是……”

胡姐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侃了一顿，全然不顾

老吕媳妇脸上阴晴圆缺。

真是冤家路窄，怎么碰到胡姐这么个主儿。

#### 四

投票第四天，老吕和小王的关注度明显拉开距离，两个人相差五千多票，小王远远高出老吕一大截。老吕上班的时候，依然是喘着粗气爬着楼梯贴着笑，一副泰然处之随心所欲的样子。每个楼层，老吕碰到人还是那样笑容可掬，不过，他的那双眼睛益发犀利起来，有时候，人们都不敢和他对视一下。

上午看公司快报时，老吕的眼睛像被人戳了一下，一副鼻血不止痛不欲生的样子，甚至感觉到真的死了的样子。头版头条上，那个加粗的标题上像是抹了一把猪血，老吕看着有点恶心。“鲜花盛开话改革，效益翻翻天地跃”，小王啊小王，效益翻翻，那桃园煤站怎么亏了六百万？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到底研究哪门子家事？

老吕定了定神，款款地在玻璃杯沏了一杯碧螺春。看着在杯里渐渐涨开的茶团，看着那墨绿色的一片一片沉下去的叶子，老吕把茶杯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反反复复，似乎想摔烂这个水杯，又似乎把它当成个宝贝般地轻轻放到桌子上，他的两道眉毛随着他的胳膊也上上下下地起跳着。老吕呷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好烫，烫死个鬼了！”

老吕索性把茶杯放到窗台上，心里想着，慢慢凉吧，喝不上，浇花总可以吧。

心神不宁的老吕喝不上茶，总感觉差点什么，便从茶叶桶里倒出几个碧螺球，手心里掂量一番，一仰头猛地扔到嘴里咀嚼起来，一边自个说给自个听，“吃了你也就是个球，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在老吕自言自语的时候，小王神不知鬼不觉地窜到老吕面前。

“嘀咕什么呢，吕科长加油哦，超你的人可不少了。”

“吓死人了，什么玩意儿。小王啊，我老了，这些荣誉，这些虚名的东西还有什么用。你们年轻人好好表现，荣誉就是等身金，关键时刻，我也会投你票的，只是今天还不能。说个难听话，老哥再

折腾一天，看看效果，你可不要怪我。”老吕似笑非笑地说着，如鲠在喉。

等小王前脚刚出门，老吕就起身拿起了拖把。望着地上六个带花纹的大脚印，老吕闭着眼睛，两拖把就清理了个干净。

## 五

自打投票以来，老吕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前半夜唉声叹气，后半夜辗转反复，手机一刻不离掌心，他不停地刷着屏，仅仅几天，视力就模糊一片。老吕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是自己人缘不好吗？那么多人整天围着你陪着笑脸，他们有病吗？

老吕媳妇看着老吕憔悴的样子，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

“丹丹，我的亲娘，你是不是你爹的亲闺女！怎么就不见一点点亲热气？他又是高血压又是冠心病，你就不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和你对象就不能伸伸手指头，搭救一把？”老吕媳妇手指头铁杵似的指着丹丹。

“无聊！透顶！不投！”

“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好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看看人家小王，说投票，呼啦啦就一万多。你也是个大学生，怎么就不想想办法，动动脑筋，给你爹减减压排排忧，你，你个气门芯！”伤心欲绝的老吕媳妇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人家是个研究生，我是个大学生，那能比吗。人家学弟学妹，师哥师姐的半个国，我有谁，大学一毕业就各奔前程了，谁还给你投票，有你电话就不错了。知识改变命运，说得就是这个理。”丹丹不急不缓，好像家里事与她无关。

老吕实在听不下去，径直夺门而去，“哐”的一声，差点把丹丹的眼镜震下来。

“那个王研究不就比咱高几千票，那是个屁？只要老妈肯出血，追上他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举手之劳！不过，这件事不能透露给老吕！”丹丹冲着老娘打个响指，摇头晃脑，没精打采又钻卧室打游戏去了。

老吕媳妇似信非信，事到临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她冲着丹丹卧室门喊道：“好，就依你，你

你，你这是趁火打劫，你这是落井下石，你你，你可不能狮子大张口！”

不过，老吕家这番话说得很低很低，好像是偷偷说给自己一个人听。

## 六

天长了，夜短了，初夏的风忽冷忽热，也想逗你玩。尤其一早一晚，风一来，浑身上下凉丝丝的。晚上回家的时候，老吕特意转悠到青年路。他细细打量着这条市区有名的观光路。闪闪的霓虹灯下，行色匆匆的人们摩肩接踵而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掩映在黛色的夜幕中，错落有致的灯光点缀着这座饱满而立体的城市。仅仅十来年的光景，这条曾经的臭水沟就改天换地。可老吕怎么也振奋不起来，浑身上下的毛孔眼就像一张张嘴，见人就想说个清楚，这可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给这些人投票才值。

走着走着，老吕感到他的两条腿出奇地疼，是爬楼梯拉伤了，还是回家走得急闪着，思前想后都不是。如果这次投票是一场持久战，那还真的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明天是最后一天，拼死一战吧。

“老吕，快看看，咱们追上来了，追上来了，总算把那个毛鬼神从脚面甩开了。你看，你两万二，那臭小子才一万六，让他追去吧！”

老吕一进门，老吕媳妇就喊上了，嗓门特别清脆，像个小姑娘。

老吕本来垂头丧气，听老伴这么一喊，眼里突然流光溢彩起来。

“我看看，我看看。”老吕从老伴手里抢过手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起来，生怕漏掉一个数。

“我就说嘛，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怎么能跟我比，公司上下一千多口人，一转二，二转三，三转万，这不，一个下午就超他六千票，这六千票，非我老吕莫属。来来来，今晚好好喝一壶，开瓶好酒。丹丹，下楼去整几个上口的菜，再买半斤鹌鹑蛋，这个是必须的，陪老爹好好喝一顿。”

丹丹极不情愿，一张白净的清瘦的脸看起来疑云满天，似乎有什么压力似的。

“丹丹，你爸就知道工作工作，家里什么事都

落下了，就连这投票，也得我出面张罗。还愣着干什么，听你爹的，快去！”老吕媳妇使个眼色，丹丹才答应下来。

这顿饭，老吕家一改往日坐不到一桌的习惯，罕见得像过年似的，一家三口人你敬我我敬你，一瓶半老白汾下肚，三个人话也多起来。

“投票，投票多少无所谓，重，重在参与！”老吕一改往日春风细雨的格调，嗓门一反常态地粗犷起来。

“这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出什么幺蛾子，话说回来，有你没你也无所谓！”老吕媳妇有点恨铁不成钢。

“投票，哈哈，投票，哈哈，真过瘾！”面带醉意的丹丹，说话颠三倒四的。

这一夜，老吕总算痛痛快快地睡了个安稳觉。梦里，老吕又回到刚进公司的前几年，连续几年年年带大红花，创下了公司“劳模专业户”的新记录。那个时候，老吕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跑站点，跑客户，风里雨里无怨无悔，公司给个劳模，也是基层推荐，公司点头，一切都是那样理所当然。成天价，老吕乐呵呵的，像捡了个金元宝。突然，老吕的头莫名其妙地大起来，越来越大，原来是一群蜂拥而上的人把老吕团团围住，围得密不透风，他们都是来投票的，每个人十个手指头，每个指头跟疯了似的，有点你头的，有点你脸的，有点你眼的，他们面目怪异，有熟悉的，有陌生的，有自己的老婆，还有铁青着脸的丹丹。这个时候，公司的办公大楼忽然“轰”地一声坍塌下来。老吕一个激灵，醒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过，披红戴花总归是好兆头。公司大楼怎么会塌呢？杞人忧天！老吕嘟囔一声，上班去了。

上楼梯的时候，老吕的腿有劲了，竟然一步迈上两个台阶。老吕特别惊奇，这是这几年梦寐以求的事啊，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老吕曾经尝试过，并做好了起跳动作，目标两个台阶，可那个脚就是不争气，就是不听使唤。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确实好兆头！

“早上好，祝贺吕科长减肥成功。”

“吕科长，你昨天下午投票的势头好凶哦，好人脉，大家看好你。”

老吕忙不迭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挂得老高老高。

## 七

投票最后一天，老吕出奇地安静，胜负已摆在桌面，变数微乎其微。一上班，老吕习惯地用拖把擦了一遍地，然后痴痴地看起地上的水迹来。阳光从玻璃上射进来，随心可意。坐在椅子上的老吕感觉从未有过的惬意。他一会儿瞅瞅地板上不动声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水迹，一会儿扭过脖子眯起眼睛看看那轮亮闪闪的太阳。老吕心里想着，吉人天相，平日里做好事千千万，想你的人就会万万千，日久天长才有这般真功夫啊。正在老吕掰着手指头想得头头是道的时候，小王没头没脑地撞进来。

“吕科长，佩服佩服，小的甘拜下风！”小王依旧笑嘻嘻的，依旧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你，你就不能敲一下门？真是个熊孩子！”老吕嘴上说着，小王早不见了踪影。

老吕有意无意地摆弄着手机，每隔二秒就偷偷看一次投票结果，大家都在冲刺阶段，自然当仁不让。

老吕和小王咬得好紧，小王涨一千票老吕就涨一千票，小王涨五千票老吕就涨五千票。老吕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觉得头皮凉飕飕的，像有一股强烈的冷风要把头皮揭起来似的。老吕清楚，如果说全家动员动员再动员，投个万儿八千票是有可能的，像现在歼灭战似地穷追猛打，步步为营，老吕打死也不相信。

谁是幕后黑手？谁在操纵着这一切？难道公司电脑系统出问题了？难道人们良心发现了？老吕扪心自问：老吕呀老吕，你究竟在干什么？

下午三点的时候，公司临时召开一个“五好家庭”投票评选总结会。大会没有召开之前，小王和刘经理一阵耳语，然后从文件夹拿出一份类似讲话稿的A4纸，并在上面又指点了一下。从刘经理频频点头的情形来看，刘经理是满意的，赞赏的。老



## 美好的回忆 (组诗)

□ 杨 丽

### 黄昏的孤寂

从信封里，有些犹豫地抽出  
带着折痕的奔跑

繁花的山坡，仲夏的身体  
仿佛蝶翅，在树林后面一晃而过

如果继续，如果能忍住疼痛  
我还能路过更多的炫丽多彩

比如针的闪烁，比如一个人的慵  
懒  
比如画笔失手落下，比如一个人  
用颜料夜行

而信笺始终保持着对折

它薄薄地遮住了所有的呼吸和心  
跳  
有什么是时间所不能看见的  
我微微叹气，浓密的黄昏立刻围  
了过来

### 美好的回忆

露珠用它的晶莹回忆  
却裹不住，千万面碎裂的镜子

树用它的枝条回忆，水用它的波  
纹  
落叶的回忆是网，站台的回忆  
是无数重叠的脚步

所有的回忆都在变轻，旋转着  
围绕夜空中闪耀的星座

太难了，要用回忆裹住逝去的时间  
我犹豫了，海岸下沉，像触礁的  
巨轮

### 必需

用夏日的第一个清晨，告别所有  
的清晨  
得到的是阵阵袭来的热烈  
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忘却所  
有的爱情  
结果是一切更加暧昧

缓慢的车轮，驶进莫测的道路  
犹豫的指尖下，短信在剧烈疼痛  
告别是暂时的，忘却是必需的  
可是——心为什么被拉得这样紧

请删除，舌尖上的遥远甜蜜  
请备份，春天到秋天的美好回忆  
雨水是必需的，阳光是必需的  
一封信，从开始到结束，醉生梦  
死是必需的

(作者单位：新产业公司)

吕瞧着这一切，又环顾一圈黑压压的人，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情况？

会议很短，就刘经理一个人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什么“五好家庭”投票评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公司民主作风建设的关键一环，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见证，如此云山雾海一番，老吕听得迷迷糊糊，倒是最后一句话听得分外亮堂。

“这次投票评选，充分说明了网络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推手。短短六天，短短六天，我们公司累计有四十万人次关注，这是史无前例的。咱们后勤吕科长和机关小王分别投票五万八千票，并列第一。大家祝贺！”会场掌声如雷，小王情不自禁地跑过来，给了老吕一个大大的拥抱。

散会的时候，老吕走在最后。他看着每个人的

背影，仿佛每个人的后脑勺上都有双眼睛瞪着自己，每个人的两只胳膊都会轻而易举地来个一百八十度，在你的心窝随意戳几下，让你牢牢记住他的真情，他的厚意，他的“嘿嘿”一笑……

老吕有点纳闷，在五万八千票的辉煌战绩中，他没有感到一丝胜利的喜悦，反倒像一个战败的逃兵无地自容。此时，老吕感觉他的腿肚子软软的，下楼梯的时候，两眼金星直冒，脚步轻飘飘的，五脏六腑像被什么掏空的样子……

(作者单位：西曲矿选煤厂)

题字：周永胜



# 母亲的谎言

□寇佩芳

上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报的几所学校全是本省的，因为我很留恋家，人常说恋家的孩子没出息，我倒没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反正我就是恋家，不愿意去外省上大学。结果就如我所愿了，我被我们省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

上了大学我遇的很巧，和我一个寝室的同学全都是同一个省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家都是城里的，而我是从农村来的。老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不知道我这是修了多少年的善业，才修得如此正果，为此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这种高热度很快就降温了。

我上的大学就在我们省的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离我家只有十九公里的路程，交通很方便。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每个礼拜天回家。

那时候我很害怕过星期五，因为星期五过后就是两个礼拜天，两个礼拜天过后，同学们就陆续地从自家的方位返校。他们来到寝室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各自的背包里卸下一堆花花绿绿的高档食品。每当看到这样，我就想，商场肯定被他们洗劫得不像样子。我仿佛看到商场老板一边窃喜，一边小跑着指挥服务员忙着补缺。而我这时总是漫不经心地从书包里掏出几个烤红薯，然后忐忑地放到书

桌上，同学们看到烤红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哄而上。仅几秒钟的功夫，我的烤红薯就被同学们一抢而光。虽然都是些大学生了，但他们抢烤红薯的样子非常幼稚可笑，吃烤红薯的样子也非常可爱，又是抿嘴又是舔手，好像他们能从一只烤红薯中吃出烤天鹅的美味来。

我趁他们吃红薯的当间，偷窥一下他们的表情，还好他们都陶醉在美味之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这时我的血管儿和神经才慢慢地松弛下来。

我在大学里学机械制造专业。学费不算贵，四千多元。如果当年我考得再次一些的话，那我就和这些同学们没缘分了。不过还可以再考，我的父母曾经说过，你尽管考，考到哪里我们供到你哪里。考上大学供大学，考上博士供博士。还好，我觉得学习并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别人起早贪黑地学习，而我用正常的学习时间，就能把课本里的知识掌握个八九不离十。高考第一年就如我所愿。

开学那天，父母一起把我送到学校。母亲看着宽阔平整，绿树成荫的校园笑着说，这场地可真宽展，能在这里打粮食可真带劲了。父亲白了母亲一眼，赶紧说，你就不能小声点？让别人听见丢人现眼的！母亲尴尬地笑了笑，算作回答。

来到学校报到后，学长把我们领到寝室里，同学们的父母都在帮自己的孩子打扫整理。家长们互相寒暄后，母亲开始帮我铺床叠被，收拾东西。母亲发现床铺上没有床垫子，就说，早知道没有床垫子的话，我再把家里的那桶绿豆卖了，足够做个厚厚实实的棉垫子了，铺上棉垫子冬天冷不着，夏天压不着。光是一床褥子，你看看这薄的。不过咱也不着急，我这就回去给你做，保证下次回来的时候让你带上。

我一听到母亲说卖绿豆的话，心里就不由得紧了一下，幸亏同学们和他们的父母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并没有在意母亲的话，我悬着的心才暂时落下来，母亲给我铺好床，又给我把床围上贴了一些花花纸，我把我以前自以为很漂亮的照片和一些喜欢的卡片用双面胶贴到花花纸上面的白墙上。又在白墙上粘了几个塑料挂钩，以便挂些围巾、发卡、头花之类的日用品。我的床铺经过这么一布置，就有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母亲给我收拾完床铺。又到厕所里拿起刷子使劲儿刷着便池里上一届学姐留下的尿碱，一边刷一边说，这些孩子们倒着急地回家见爹娘，啥也不管不顾了。

父亲那天特意换上那件米白色的长袖T恤衫儿，干净的裤子，干净的鞋子，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他坐在地下的一只凳子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嘴角露出一丝丝的微笑。

母亲帮我一切收拾停当后，就把我拉到寝室外面，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不要和同学闹矛盾；不要没事老往街上跑；不要把时间荒废了；不要早早地就急着找对象，那样会耽误了学习；不过碰上合适的也不要拒绝人家，但是你要知道自家的门槛儿，不要攀高门儿……

我的头像公鸡一样，一直点来点去，就差叫鸣了。

母亲说完，就一步三回头地和父亲走了。

回到寝室，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考，想想那两年我家庄稼地里的粮食、蔬菜都变成我银行卡里的数字，我心里就既兴奋又不安。

在学校，我谨小慎微地花着我兜里的这些钱。好像买一碗面条，买一个烧饼拿出去的不是钞票，而是浸透着父母汗水的几捧玉米或是刚从坭圪的土地里拔出来的几颗脆生生的卷心菜。

寝室里同学们的学费生活费大都是父母的工资和经商之类的收入。而我的学费却来自土地。我的父母对家里的八亩九分地顶礼膜拜。他们在家里供奉着神位和祖先的牌位。他们每年都要向他们烧香请愿，希望一年风调雨顺，庄稼喜获丰收。

记得上高二的那一年，因为当年雨水充沛，日光好，秋天的乡村一派金色的丰收景象。我们家的院子里、家里几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西房是土豆、红薯。院子里是红豆、绿豆、黄豆、白萝卜、白菜、大葱。东房堆满了玉米棒子。收玉米那几日，父母每天半埋在玉米颗粒中，父亲自己制作的半自动剥玉米工具同样也陪伴着他俩整日整夜不停息。几乎是几夜的时间，我家的几千斤玉米棒子就被脱胎换骨。

吃饭的时候，父亲看着我疑惑的目光说，趁早一点，玉米卖相好，颗粒饱满，能卖个好价钱，所以要赶工期。接着又对我说，假使你明年考上大学，这满家满院的庄稼都是你的学费。其实我早就想劝我爸做点儿别的，不要老盯着这几亩地累死累活的。正好我爸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就接着说，爸，你一天就知道伺候这些庄稼，就不能有些先进的赚钱理念？你看人家我们同学高强他爸，开着一个大装载机随便到咱们当地的哪个煤矿装装煤，铲铲矸石，一年下来也赚个十几万呢！还有人家李敏他爸爸，一年在外领着几个老乡施工盖楼房。李敏家在城里已经买了楼房，李敏放寒假暑假，他们一家要外出旅游两三趟呢！人家他们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你再看看我，浑身上下都是地摊货。父亲沉默许久，终于说话了，你说那么多干甚嘞，念你的书就是了。

接下来的几日是几千斤玉米颗粒要运到房顶上晾晒。父母每天把玉米吊到房顶上，晚上再吊下来。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播报说，最近几日没雨，但父母还是不放心，生怕天气预报突然在哪天有个闪失，荒废了这一年的辛苦。

我坐在家读书，实在做不到坐在戏院里看书的境界。父母每天晾晒玉米的过程，有点儿像我中学课本里学的伏契克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一句话，“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子也是七步，这个我很熟悉。”我甚至从这个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伏契克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心境。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间我就上大二。由于大二的课程紧，我礼拜六礼拜日就很少回家了。

这一年我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我的自信从无到有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因为我父母也开始做生意了。

父母的生意还是离不开土地。

这一年，大城市的商贩纷纷来我们农村订购树苗。树苗还不见影子的时候，商贩们就和农民们签订了协议，而且付了定金。父亲按协议上的条款粗略估算了一下。我的天呀，这种树苗可比种粮食种菜划算多了。简直就是好几倍的收入。

父亲很快就把我家的自留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种粮食，一部分种树苗。树苗可比庄家难伺候多了。父母穿的大雨鞋整日浸泡在地里，浇水，施肥，打农药，冬天怕树苗冻坏，又建拱棚盖帘子保温，半坡上的树苗浇水实在太困难，他们买了水泵、水管，从河滩里抽水浇苗。为了这些树苗能卖个好价钱。他俩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收购树苗的季节到了。农民们毁掉了自家的耕地，为收购树苗的大货车开出一条运输线。绿油油的树苗没多长时间就被商贩的货车鱼贯而入一趟趟的拉走了，农民们从商贩手里接过一沓一沓的红钞票，个个喜眉笑脸。父母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就能把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这一年我回家不再带烤红薯返校啦。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背包里都是鼓鼓囊囊的高档食品。去了学校的食堂我也毫不犹豫地把我饭盒伸到肉菜窗口，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到饭桌上悠然自得地吃起来。

如果说大一的女生像丑小鸭，那么大二的男生很快就变成白天鹅了。大学里的女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时髦漂亮起来。女同学们个个买漂亮衣服，买

好的化妆品，当然我也不例外，我用父母给我打到卡上的生活费，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和化妆品。经过这么一捋饬，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竟也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妖娆倩丽的我被我们系和其他系的很多男生追求。

母亲几乎三天五天就要给我打一次电话，电话里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询问我的钱够不够花，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吃饭一定不要不舍得花钱。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亏待了自己的身体，以后想补也补不回来。她还说家里的树苗长得实在喜人了，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多多啦！我和你爸今年也准备去苏杭旅游一趟呢。

我在学校里想象着我家地里的树苗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心里美滋滋的。想想一些大城市公园里、大街上、住宅小区，说不定就有我们家种的绿化树苗，感觉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我用我学到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我们家种树苗里的供求关系学，当树苗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树苗这种商品就要增值。当树苗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树苗这种商品就要贬值。这种供求关系是由市场决定的，人是决定不了的。也就是说，当前种树苗的市场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所以我们家的树苗才卖得如此好的不得了。

我的父母用付出一倍的劳动，得到好几倍的价值，这何乐而不为呢？

星期六星期天，我经常被同学们一同邀到城里看电影。电影票一张六十元或八十元不等，但我却毫不吝啬。我感觉有钱的生活真好。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大三的暑假了。假期我每天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考研，母亲却每天要出去。我问母亲要去哪里？她今天说外婆生病啦，要去看外婆。明天又说亲戚的孩子要结婚，自己要去帮忙。后天又说和村里的几个妇女约好，要去市里买东西。总之母亲每天都说有事情，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连续一个星期也没有在家休息了一天。

我感觉事情很蹊跷，这不符合母亲的性格，因为我和父亲都在家，她不会舍下我们父女俩每天出去，至少她应该给我们做午饭。我认为母亲一定



对我隐瞒着什么事情。

我决定跟踪母亲探个究竟。

一天早晨，母亲出门后，我迅速穿了一套老虎皮花色的连衣裙，然后戴了口罩，又戴了墨镜，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乔装打扮一番后，开始我的跟踪行动。

母亲走到公路上上了1路公交车，我跟在杂乱的人群里也上了1路公交车。公交车在市里的胜利桥站牌边停下的时候，母亲下车啦，她拐进一个小区走到9号楼单元门前，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按了单元门对讲机上的数字后，门“砰”一声就开啦，母亲一闪不见了。

我决定在楼下蹲点守候母亲的出现。看看她究竟进去做什么？我做好了等候一天的思想准备。

正好，母亲进去的这个小区有一个凉亭，凉亭呈八宝形状，雕梁画柱，金瓦翘檐，古色古香。我坐在凉亭里的长条椅子上，用凉亭的一根红色大柱子做掩护，拉开了持久战的架势。

我真没想到，四十多分钟的样子，母亲突然出来啦。她前面推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恐怕一阵风就吹倒了。我母亲和老妇人贴着耳朵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只看到老夫人一阵剧烈的咳嗽吐痰后，把吐了痰的卫生纸递到我母亲手里，母亲接过吐过痰的卫生纸，紧走几步扔到小区的垃圾箱里。这个场景映入我眼帘的一刹那，我的脑袋“轰”的一下，我很快说服自己镇静下来。他们路经小区花池的时候，老妇人看到一片盛开的月季花，用手指指点点，满面笑容的样子。

我趴在红柱子后面，看着我母亲推着老妇人继续向前走去，她们的背影慢慢淡出我的视线。

我沉浸在泪的海洋里。

我气喘吁吁地跑出了小区，跑到大街上的公交站牌前等待公交车的到来。公交车来了，我才发现我站错了方向。我捂着脸跑过马路对面，坐在返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不停地流。我嫌丢人不想哭，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回了家，我急心火燎地向父亲发问，不是说家

里种树苗赚了很多钱吗？为什么我妈还要出去当保姆？

父亲很平静地坐在沙发上。他点了一支烟，沉默了半天才说，唉！咱们家欠债啦！欠了两万多元的外债。都是因为种树苗欠的。现在咱的地，全部又种上庄稼了。

怎么？欠债啦？我妈不是说……我感到很惊奇。

父亲边抽烟边对我讲起了第二年我家发生的大事。

原来，我大三的那年，因为父母第一年种树苗尝到了甜头，他们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经济效益和成就感冲昏了头脑。他们想狠狠地赚一把，第二年，我家的八亩九分地清一色地全部种上了树苗，这一年我父母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他们花钱雇了邻村的两个壮劳力帮忙。

收树苗的季节又一次到来。父母和乡亲们一样，每天翘首期盼着商贩们开着大客车进驻地头。他们做梦都梦见自己的八亩九分地全变成一沓沓的红钞票。然而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他们太相信承诺和合同，他们不愿意随便打电话打搅别人的生活，一月过去了，母亲实在憋不住啦！建议父亲打电话问个究竟。父亲害怕打电话过去一句不合适的语句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他们把对方当成了上帝。只是在翘首期盼，在等待，再等待。

终于还是憋不住，电话打到商贩那里。电话那边传来一阵茫然：你找谁？哦，打错了！乡亲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是自己看错了号码了吧！再打一个试试，他们仔仔细细地把一个一个的号码拨出去，电话那边传来的是恶狠狠的声音：打错了！一直打干嘛？有病啊！烦死啦。

父亲母亲顿时傻眼了！这么大的事这可怎么办呀？父亲像傻子一样每天去地头看一遍，希望看出点儿名堂来。可是即便把眼睛看穿了，也无济于事，树苗不像蔬菜一样，能挑着担子出去卖，更不像粮食一样，这儿没人买，那里还需要的人。

冬天来啦！寒风呼啸。这些齐刷刷绿油油的树苗父亲曾经像孩子一样呵护伺弄过，可这时候已经

变成枯枝败叶；变成了庄户人家灶火旁一堆堆烧火棍；变成了一堆堆丢在河滩边，弃在地沟里的垃圾。

父亲沉默啦，那是一种思想意识极度崩溃的沉默。

母亲看到父亲整日抑郁寡欢，生怕父亲整出个什么病来。他对父亲说，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拨掉吧！明年咱们继续种菜种粮食，你在家种地，我出去打工。

听完父亲的叙述，我低下了头。

父亲掐掉烟头，又点燃一支。

我抬头看着眼前的父亲，不知道该说什么才

好。

八亩九分地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夕阳西下，夜幕缓缓落下来。我想，我妈该回来了。

(作者单位：古交指挥部)



## 乡 愁 (组诗)

□ 王恩会

荒芜中  
时光  
刻录了岁月的沧桑

就像，那几眼土窑洞  
成了  
烙在心底里的印，刺在背上

山野里的百灵，溪畔旁的牛羊  
你们可否  
懂得我的痛

秋风又起  
尘路漫漫  
思念从未走远

只是我  
却无法拾起  
不知跌落在何处的梦

### 满 秋

夜梦里  
俺把脚  
往起踮了又踮

无奈没够得着夜空里的星星

晨风中  
俺把手  
微微伸了伸  
如愿接住晨曦里第一缕阳光

风，没说什么  
她，送我四种不同的颜色  
蓝天 白云 红枫 黄菊

### 别 秋

不觉中  
你的背影已渐远

问了问  
谷垛上的麻雀

那片枫叶上  
都是你  
满满的情话

只是  
拙笔的我

无法给你一个回信

.....

### 日 记

那时候  
没有手机  
所有信息  
只靠心灵传递

纸叠的飞机  
在教室里放飞  
里面承载着——  
朦胧的心事

我却不懂  
那是不是爱情

曾经故意的向你  
借了半块橡皮  
却没擦掉打着电筒  
在被窝里写给你的日记

风干不了的记忆  
总会留下  
一丝丝甜甜的回亿

今天的你  
又为谁穿上嫁衣  
我，却始终珍藏着  
那篇日记.....

(作者单位：西曲矿)

# 安子讲故事

(四题)

□ 郭子林

## 一、老马识途

老马也是一个干部，干部好做一些出格的事。

还是能够公款吃喝的年代，到省城排队还没有办完公事就到了用餐时间。

中午离开家走得匆忙，牛皮哄哄的司机不等人。“快走吧。”还没有等老马有所反映，汽车的喇叭嘀嘀地响个没完没了。走到楼道里的老马听到司机的抱怨：吃球啥饭了。就让一伙人等你一个人呀。

跑步上车的老马肚子里的两个饺子也已经消化掉。

刚到上班时间办证大厅已是人满为患，排队吧。老马饿着肚子眼吧吧地瞅着一长溜的队伍。

“郊区的。”排队的郊区人应答着进屋里办事。

“矿区的。”又一个矿区的人高兴地应答着进屋里办事。

“市区的。”两个小时过去，市区的同行和老马大眼瞪小眼没有话说时，屋里的喊声救了他俩的驾。

排队，等待，没顾得上带水杯的老马只上了一次厕所，三个小时过去。

“县区的先吃饭，一个小时以后再办。”一句话把老马支应走，“呼”的一声门响，办事人员头也不回往外走去。

老马确实饿了，喊上司机和助手来到附近的小饭店，喝水时老马看一下手表，才五点半，太阳还挂在天空。

三个人，三碗面几个小菜，老马的面条还没有动一口，司机已经将几个小菜吃个精光，咕嘟咕嘟喝了茶水跑车上休息了。

“给几瓣蒜，再来点醋。”老马无奈地摇着头苦笑着讨好饭店服务员。助手还没有喝掉杯子里的开水。

“三十三块钱。”“发票呢？”服务员递上三十元整的票。“哎，服务员，我给了你三十三块钱，你怎么才给三十块的发票？”翻着白眼的服务员嚓嚓地又撕下三张一元的发票。

司机坐车里迷糊睡觉，老马颠颠地走很远的路办公事。

从省城回县区的路永远是那么遥远，但归心似箭，夜里十一点总算回到了县区的家。“老马，不能连饭也不管了吧。”牛皮哄的司机又将老马绑架到了县区还算热闹的夜市。

“二十七块。”老马送上三十块钱，找回三块。“发票。”县区的服务员态度好，很快送回两张十元的发票。

“还少七块。”“没有零的，只能给二十块的。”“拿三十的来，我给你找零。”老马从兜里摸出三张零发票找给服务员。

本想着就回家睡觉，喝了一口水就要离开饭桌，三缺一的麻友喊了去打几把牌。手气和心情一样不好的老马终于输完了六十块钱的发票。

## 二、打死你狗的

老马是干部，干部会干很多事情，尤其能干许多有智慧的事情。前面说过老马能拿发票打麻将也就能会干出许多人不理解的奇迹。老马在茶馆喝茶就演绎出了“打包茶水”的故事，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这里先不说老马打包茶水的怪事，先聊一聊“老马识途”的“救人”事迹。

我们县里每年都有干部下乡的任务。到郊区下乡也就吧了，怕的是真正地到兔子不拉屎的乡村帮扶。

已经是县领导的老马要下乡了，他可不是下乡帮扶，他是下乡检查工作，看一看他派下去的干部工作如何，能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

一个小时的乡村公路还算平坦，村村通工程真是帮了农民朋友们。喝茶水吸烟，聊几句闲话，客套过后，下到村里点上的干部也都请回来了乡政府。

秘书给老马将茶杯放好，笔记本和削好的铅笔搁桌子上，秘书退到后排记录。老马“嗯嗯”了两声，抬眼扫了一下会场，见众人都微笑着看他，老马很满足，将那个麦克风往眼前拽了拽，会议要开始了。

“嗨”的一声巨响代替了老马的开场白。乡政府的会议室没有保安，更没有武装人员，谁想来直接推门即可，当然用脚踹门也能行。这代替了老马开场白的开门声就是用脚踹来的。

“你们这是啥球的下乡帮扶队了，就是祸害人了。”

边嚷嚷着冲进会议室的是乡驻地村里的二戈揽。“二戈揽，你做球个啥了？人家开会了，你快滚出去。”坐在靠门边的乡党委书记起身拦住那个叫“二戈揽”的家伙，乡长也从后面拽住了“二戈揽”。

“滚你们家妈的一边去。老子找县长了，和你俩没球关系。”二戈揽甩开两位领导往老马冲来。乡武装部长、副乡长、副书记，连同老马的秘书都挺身而出，早就当了领导的老马有城府，不动声色，看一伙人吵嚷。同时老马也观察到对面的政府下乡干部小刘脸色不太对。“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了。”老马想好了主意，那伙人吵得更凶了，还加进了女人的争吵。

“乡长，书记，你们放开他，让他说。”老马拍案而起冲那伙人大声叫喊。

领导发话了，一群人都停止了吵嚷，那个“二戈揽”也安静下来。

“你，过来，坐下说。”老马手指二戈揽，秘书立马上前将二戈揽带在离老马不远不近之处。

“有啥事，你说。不要吵，好好说。”老马慢条斯理说着话还端起了茶杯抿一口茶水。

“不能活了，不能活了。领导呀。”若不是秘书拉住，二戈揽就要冲撞住了老马。武装部长攥紧拳头迅速地来到老马身边。

“坐下说，让你坐下说。怎就活不了了？坐下说，坐下说。”老马指着旁边的椅子，秘书强按住二戈揽。

“那个灰鬼闹了我老婆咧。”刚一说话，二戈揽就又要站起身。这一次武装部长出力了，一巴掌就拍在二戈揽肩上，二戈揽这次是坐牢靠了。

二戈揽坐是坐下了，但话却是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让人听不下去。

老马他们有个下乡干部到村里除了帮扶还混上了农民的婆姨。男人找上门来。刚才那女人的声音就是受害者来证明的。

二戈揽说完了，整个会场都哑巴了，二戈揽不说话，他婆姨不说话，没有一个人说话。老马看见对面的那个干部脑袋深深低下脸就要钻进裤裆里，二戈揽不说话，但死死盯着那个干部，两眼放光。

“反球了你了。还是不是干部。老子找死你。”



打死你狗的。”

老马起身一下子就窜至那干部跟前，不等人们反映明白，老马的巴掌巴巴地扇在干部的脸上。老马一手打干部的耳光，另一只在干部的脊背后面戳，一边打一边骂。当然老马骂的那句话只有犯错的干部听得见。“快跑你妈的吧。”

众人们跑来拉老马时，干部早已连滚带爬地逃了。

“这是啥球的干部了，一定要开除了狗的。气死人了，气死人了。”老马拍着桌子骂娘，场上的人们不说话，甚至没有了喘息声。

“快走你妈的吧。”老马听见了武装部长悄声地骂二戈揽。

二戈揽走了会议也就结束了。过了一个星期，犯错的干部被派到离县城三十公里的村子下乡了。

### 三、铁子上大学

铁子和明子同住在山西省偏远山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区村庄。铁子比明子大十岁，铁子高考那年明子要上初中。

明子的爸爸是干部，公社的党委书记，二十四级干部，月工资二十二块五毛钱。干部的家大院落宽敞，公社的邮电所就驻扎在明子家的院子里。

七月份高考刚一结束，铁子回到家扛上镢头，挑起粪桶，走进田地，一米六出头的小伙子俨然一位朴实的农民。

1964年8月10号，五十多年过去，铁子仍然记得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日子。父亲病倒在床上，母亲早早地去农业社地里干活，家里的自留地由铁子和弟弟负责，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1962年出生常常哄在母亲的怀里要奶吃。母亲到农业社地里干活，三弟的哭喊实在让铁子心烦。掏了满满两桶毛粪，铁子往自家的山坡地上爬。

“考不上怎么办呢？”路过明子家，铁子偷偷地朝院子里瞅瞅，很快又加紧步伐往田地里。明子家里有邮电所，公社几千户人家的信件电话都要从

这里传出。铁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那所院子里。

艰难地爬上田埂，铁子不敢休息，庄稼正拔节旺长，浇了毛粪还要将谷子锄一遍。

挑了两担毛粪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铁子家的午饭往往是下午五点钟。一天两顿饭，自铁子上大学离开家到改革开放前，农村两顿饭的习惯就没有改过来。

“铁子哥，铁子哥。”党委书记的公子明子兴冲冲地往铁子家里的地里奔来，十多岁的小孩子爬坡还将一个大信封含在嘴里。

轻轻放下毛粪桶，铁子转身看那爬上坡的明子。

“你的通知书。”小学读完的明子认得信封上的几个字。

铁子甚至没有擦一下手，从明子手里夺过信封。“山西大学。”一行字映入眼帘，这行字让铁子疯狂了。

信封往黝黑的二股筋背心里一塞，两手同时掀翻了两个毛粪桶，稀拉拉的毛粪满地溢开。铁子狠狠地揪住明子，用力往远处一扔，迅速地冲上去将明子摁倒，地里的谷子倒下一片，铁子骑在明子身上，抓了黄土往明子脖子里塞，直灌得明子哭爹喊娘。铁子从明子身上跃起，一个跟头翻出去老远，刚站起身就向明子冲来。“疯了，铁子哥疯了。”顾不上脖子上身上脸上的黄土，明子出溜着下山跑往家跑。

“再也不用拨弄土地了。”当然兴高采烈的铁子回家时还得挑上那个空空的粪桶。

不识字的父亲看着同样不识字的母亲，上大学，钱从哪里来？母亲直管朝火炉上的铁锅里加水，没有几粒米的和子饭土豆煮化了。

“伯伯。”递上录取通知书铁子不会说话了。接过通知书的明子的父亲——二十四级干部的公社书记还是露出了满脸的笑容。这个公社，这个公社书记的程家自古以来就没有过大学生。明子很快喊

来了同村的长辈村长。

“呢。”公社书记递给铁子通知书也递上了十元钱的一沓子钞票。“去各家寻吧。”

铁子、明子相跟在村长的屁股后头挨家挨户求人去。

公社很大，村子不大，村子里都是程姓，公社书记还没有吸完两袋旱烟，铁子们回来了。

铁子手里、村长手里满满的成摞的钱，油腻腻的毛票铺了书记家一炕。

开学的那天铁子还是很高兴的，除去口袋里的几毛买车票的零钱，贴身的内衣里还有公社书记用零钱换来了九张十元大钞。

#### 四、七盏面灯

琼，是一个男孩的名字。或许是对琼瑶小说痴迷，或许是读了诗经，熟识了那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于是过了而立之年给自己起了这个琼，琼还是一位民间诗人，因其诗也有意境，“在春天约雨”就是他的诗句。

琼出生在农村，20世纪的中国农村很穷，琼也和小伙伴们一起演绎过偷鸡摸狗的故事。晋西北的农村虽说穷，但过年的讲究一点也不少。正月十五闹花灯各家各户也捏面盏，普通话是面灯。

面灯也叫面盏、棉花灯，一种元宵节面食，传统岁时风俗。是用面粉做的各种形式的灯盏，以食用油作燃料，多用谷物秸杆缠上棉花做灯芯，故称棉花灯。大多数人家在这一天要捏12盏类似碗状的面灯，每盏面灯的边缘捏上精致的褶，一盏灯代表一年中的一个月份，12盏面灯代表一年12个月。如果是闰年，还要多加一盏灯。

晋西北的面灯是黄米面制作，黄米面蒸熟后，家庭主妇开始做糕，糕是圆形的扁平食物，馅可以是豆类也可以是枣子，做糕的同时也做面灯。面灯比糕要高一些，同平常人家的小酒盅样高，基本是圆柱形。圆柱形的面灯捏许多好看的褶，似水波纹样的流线，面灯的中心凹着，麻油滴进去，新棉花

搓成线绳，短短的一节是灯芯捻子。正月十五的晚上这面灯要点上，灯芯燃完了人们就吃了面灯，同吃糕一样。正月二十五的填仓节晋西北也制作面灯，这个节日的面灯做法同十五的做法一样，只是填仓节的面灯要比十五的面灯高出许多，灯芯也用谷子秆缠上棉花，今天人们常用的一次性纸杯般高。填仓节的面灯要祭祀天地爷，土地爷，甚至是河渠里的漕爷。

这一天，琼和表哥商量好了，趁着天黑去偷吃亲大妈家的面灯。

天将将擦黑，琼和表哥悄悄溜进大妈家的院子躲在放柴禾的小茅屋里。“天怎么还不黑呀？”小哥俩嘀咕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小手。琼和表哥都穿了过年做下的新棉袄，但没有内衣更无外罩，寒风顺着袖口领口直往胸前钻，小哥俩上牙打着下牙哆嗦着。琼冻得实在不行了，正要钻出去看看大妈的院子，此时“吱呀”一声门响，大妈出门来。出了门的大妈颠着小脚先关上了院子的大门又捱摸着回了屋，不一会儿，大妈又出来了，这次大妈端着好大的一盏面灯，面灯盛放在碗里，大妈将面灯虔诚地摆放在天地爷的龛前，行了礼的大妈转身还没有回到屋里，俩个小家伙如百米冲刺般冲向天地爷，表哥比琼手快，抢了面灯，是带着碗抢到的。琼见大妈转过身来，立马往院门跑去拉开门栓，俩人拼命往外跑，逃跑的琼听见大妈喊：把碗留下。小脚老太太撵不上飞般的孩子。

哥俩跑到无人处没有瞅一瞅面灯长啥样，表哥掰了一小块给琼，琼还没有吃完小块，表哥的大块已经进了肚子。长大后，琼听大妈讲当年的故事，那盏面灯是她精心制作的，面灯上扎了五个眼，每个眼里都滴了麻油，为防止小孩们偷吃，大妈特意先关上大门才点的面灯，谁知俩个小家伙会提前藏在柴房呢。琼每次讲他和表哥偷吃大妈的面灯都会笑得肚子疼。

琼长大了到一家企业上班。因会写诗，娶了漂

亮的南方媳妇，单位还安排其管材料。管理材料是个肥差，有人需要电线、启辉器等的小物件都得求着琼。生活条件好了，琼在离单位不远的农村租了一家小院，农家小院屋子很多，琼只占了其中的两间大屋。刚开始主家还和琼一起住，看着琼家一岁多的小男孩整天活蹦乱跳地在院子里玩，而自己十岁的男孩不是头痛就是肚子痛，主家说完你家的孩子真皮实的话后搬走了，留下一处偌大的院子让琼一家人住。偌大的院子被琼的媳妇开垦了近一亩地种了菜蔬。

有邻家告诉琼说：这家的风水不好，是在一处坟地上盖起的院子。琼不相信，新社会的产业工人哪会信那一套。

夏天的日头总是早早地升起。场院外茂盛的大蓟草长得一人来高，紫色的花儿连着毛茸茸的梗随风摇曳，狗尾巴草的穗儿耷着毛低下并不沉重的脑袋，场院内的庄稼更是喜人，豆角蔓子和西葫芦秧赛着往高处爬。这也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人们向往的农家生活。这天院子的鸡们都跑出来咕咕地觅食，媳妇躺在床上不说话，两岁多的儿子光着屁股爬上爬下在屋子里玩，没有人喂鸡也没有人照管儿子，琼顾不上这些，随意洗了把脸骑上自行车上班，他要在工人们上班时发放材料。

哼着小曲跳下自行车，琼见儿子一个人撵着小鸡们玩。“你妈呢？”“在床上。”听见问话，小儿子冲屋子扬扬手又继续自己和小鸡的游戏。

“琼，我的腿不能动了，下不了地。”“不会吧。亲爱的，我来扶你。”同影视剧一样麻酥酥的对话。

“真的抬不起腿。”“我就来背你。”琼蹲在床边，但媳妇拼了命也不能上了他的背。看来是真出问题了。琼不再说什么，把刚从单位带回来的馒头塞儿子手里，要了朋友的车往老家去请母亲。管材料的琼用车很方便。

“是不是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了？”一直以在企业里上班为骄傲的妈妈问儿子。“不知道。昨天还

好好的。”有车子几十里就不算太远。娘俩还没有商量好要不要请神婆子看一看，车子已到了琼租住的院落。

“就去请悬子圪垛的婆子吧。”婆婆见躺在床上的儿媳妇精神也好，说话清楚，不是能到医院治疗的病症。

婆婆给媳妇洗涮好了，连床单被罩也洗好了，琼才气喘吁吁地领着神婆子到家。

神婆子进门也不说话，直接躺在琼的床上。

琼和母亲带着儿子在院子里拾掇，不知道屋子里发生了什么。

“也就日怪了。神婆子什么也没有干。反正我是没有看见干什么来。神婆子就在我老婆的床上躺了半上午，神婆子一走，我老婆就能下地走路了。”说话时琼还摘掉眼镜抹抹眼角。

“以后呢？”安子感觉还有背后的故事。

“当天下午神婆子就走了。告诉我妈，让捏上七盏面灯点上七天。”琼的母亲拿好面（白面）捏了七盏面灯，面灯的坑坑比节日里的要深，长长的棉花芯很长，要着七天的时间呢。

婆婆照顾了儿媳七天，其实是和儿媳种了七天的地。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琼是写诗的，生活总是诗意般的美好，他记不清楚头天喝了酒回家，只记住关院门，而没有关上自己住宅的门和窗。虽说是夏季，晋西北的山沟里常常会合刮起不知名的邪风。

（作者单位：古交市文联）



终于又打退了敌人的冲锋，赵连长抬头看了看太阳，日头已经到了正中。他从时间和距离上来推断，带着从白家庄煤矿缴获的战利品的大部队应该回到根据地了。那么，现在应该考虑突围的问题了。他举起了望远镜观察敌情，发现不光有从白家庄煤矿一直尾随自己的大队鬼子兵，还有自己的老对手太原县的日伪军，清源县的日伪军，以及刚刚赶来的交城县的日伪军。赵连长顿时感到形势严重了。在这么多的敌人群里，自己的百十号人根本没有突围的机会。虽然说等到天

黑可能有混水摸鱼的机会，可部队从昨天吃了晚饭后，先是以无一伤亡拿下了敌人重兵防守的白家庄煤矿，后是把从太原城坐火车赶来增援的大队鬼子兵吸引上了庙前山主峰，接着又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他自己的肚子早就饿得不行了，那手下的战士们肯定都是疲惫不堪了。站在这一览众山小的庙前山主峰，这大冬天的连口水也找不到，更不用说饭了。

眼看山下炊烟四起，肯定敌人是在埋锅造饭。赵连长知道敌人一时半会的不会炮击，他急忙命令把牺牲了的烈士就地掩埋，把耿指导员在内的伤员都抬进防炮洞。忙完了以后他坐到指导员的跟前说：“老伙计，看来情况不太好。”

耿指导员瞪眼了，他问道：“怎么了？敌人不是让咱们打退了吗？”

赵连长压低了声音说：“敌人是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

耿指导员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又来了援兵。三连现在面临的局面比小娄峰事件时还要残酷，比在交城县的葫芦沟为掩护分区机关转移打阻击时还要严峻。他严肃地说：“老伙计，只要你看准了机会，就带着能走的兄弟们突围！我带走不了的伤员们打

掩护，咱们三连不能全死在这庙前山！必须留下几条根！能冲出去几个算几个！”

赵连长摇摇头说：“虽说咱们从白家庄军械库带出来的弹药不少，李主任给咱们留在山上的手榴弹也不少。可就是没有吃的，恐怕到时候弟兄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耿指导员沉默了，他知道赵连长说的是事实。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老伙计，咱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赶快召集各排排长和班长过来开个会，就是死也不能让小鬼子小看了咱们八路军！”

□ 高松如

赵连长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忽然，一班长兴奋地跑过来说：“连长，指导员！武委会的李主任他们又上来了！”

赵连长立马站起来拉住一班长说：“在哪儿？快领我去！”

赵连长在一班长的引导下终于握住了清源县武委会李主任的手，他急切地问道：“李主任，你们是怎么上来的？”

已经有二十多个战士接过了十几个民兵肩上的担子。李主任回身指着十几个擦汗的民兵们说：“眼看敌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三连的同志们没有吃饭，最后侦察到西面没有敌人，我就赶紧叫上这伙民兵给同志们送饭来了。”

赵连长急切地问：“什么饭？”

李主任笑着说：“今天是正月十六，按咱们清源的乡俗年还没有过完，还在闹红火。我知道同志们一定是又渴又饿，所以给同志们带来了羊肉片儿汤！”

赵连长兴奋地回头叫道：“真的是又解渴又耐饥，一班长！快招呼兄弟们吃饭！通讯员！快通知各排排长，班长到这儿来开会！李主任，你也参加

## 激战庙前山



这个会！”

晋绥八分区十七支队三连的紧急会议召开了。躺在地上的耿指导员首先说：“同志们，咱们三连最严峻的时刻来到了……”

赵连长急忙挥手打断他的话：“同志们，我原以为咱兄弟们今天就全光荣在这庙前山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兄弟们还能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耿指导员赶紧欠了欠身体说：“老赵！你怎么了？”

赵连长依然兴奋地说：“同志们，咱兄弟们打鬼子都不含糊！可是，谁也想活着看到打走小鬼子的那天！这一天咱们能盼到！吃完饭后所有的伤员都先撤……”

耿指导员急忙问道：“山下都是敌人，能往哪儿撤？”

赵连长当即反问道：“李主任他们能绕上来，咱们怎么就绕不下去呢？”

一直没说话的李主任发言了：“这可不一样！俺们总共不到二十个人，还是分散开绕上来的。咱们三连有一百多人，这大白天的一动敌人用肉眼就能看见。所以，不能走西面。”

赵连长挥挥手说：“我知道，敌人用炮一轰，咱们三连可就全完了，可咱们为什么要选在白天撤呢？不能等到黄昏时再撤吗？”

一班长一拍大腿叫道：“对呀！连长，指导员！李主任送上来的手榴弹还有不少，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足够用！现在又吃了李主任送上来的片儿汤，晚上急行军也没有问题！”

耿指导员流泪了，他说：“同志们，这就是人民战争！看来是我笨，赵连长居然能从李主任送上饭来想到这个点子，真不亏是贺老总亲自命名的模范连长！”

赵连长站起来说：“现在我命令！大伙儿抓紧时间吃饭，一定要在敌人炮轰前把伤员们转运下去。一班长，九班长！”

一班长，九班长应声立正。赵连长又说：“等一下你们两个人护送民兵和伤员们下去，顺便记一

下路。二排长，你带人绑担架！”

不多说话的李主任说：“赵连长的这个方案好！那我就留下来带路，因为这西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小鬼子才没有派兵。”

赵连长拍拍李主任的肩说：“李主任，首先我代表咱们三连谢谢你和清源的父老乡亲们了！你看这防炮洞是你带民兵们挖的，这么多的手榴弹虽是白石沟兵工厂造的。可都是你带人搬上山来的。俺们正饿得不行的时候，又是你带人送上来的羊肉片儿汤。黄昏突围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让一班长和九班长护送你们下山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熟悉一下没有路的路。还有，安置咱们的伤员也是要紧的事情。”

李主任点了点头。耿指导员说：“同志们，抓紧时间吃饭，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看来突围有望，各排排长和班长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赵连长一挥手表：“各排，各班分头准备，散会！”

庙前山主峰北面，清水大佐又举起了望远镜。他一直很纳闷，这庙前山主峰上到底有多少八路军呢？这么密集的炮火轰击了好几回，战无不胜的皇军怎么还是攻不上去呢？他坐火车到了白家庄煤矿时，了解到是晋绥八分区的八路军袭击了煤矿，就电令太原县、清源县、交城县的驻军紧急进山增援，截击从白家庄煤矿撤回八分区的八路军。可交城县的龟田少佐来的最迟，中午时分才赶到庙前山下。气急败坏的清水不问原因就甩了好几个耳光。龟田少佐表示要亲自带头冲锋，所以清水把希望又寄托在了龟田少佐的身上。

各部都报告吃完了午饭准备就绪，清水大佐放下望远镜挥了一下手，鬼子炮兵马上就开炮。顿时，庙前山主峰就淹没在炮火的硝烟中。炮声还没有停止，清水又挥了一下手，龟田少佐就甩掉大衣，高举着指挥刀向主峰冲击。大队的日伪军紧跟着龟田向主峰攻击前进。

炮声刚停，赵连长就钻出防炮洞。他拍了拍身

上的土后就大喊道：“各班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三连的战士们立刻搬着手榴弹箱进入阵地，赵连长也手握手榴弹盯着越来越近的日伪军。敌人渐渐地接近了主峰，赵连长已经认出了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老对手，交城县的鬼子少佐龟田！真的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快爬上山顶的龟田少佐不光是看见了模范连的军旗。连八路军战士头顶上的棉帽子都看清了。他心中奇怪八路为啥不开枪？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他的指挥刀一指，身后的大队日伪军都开枪射击。突然，头顶上飞来了数不清的手榴弹。这个时候的龟田终于明白了八路军为啥不抢先开枪，也知道了大日本皇军屡次攻击都攻不上主峰的原因。可他知道的也太迟了！龟田站在那儿没有动，身经百战的他知道此时此刻无处可躲。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日伪军人群中爆炸，龟田手中的指挥刀首先掉在山坡上，他的身体也慢慢地往下倒。后面的两个鬼子军曹拼命抢上来抱住了龟田就往下退，能走动的日伪军也跟着往下退。庙前山的山坡上又是日伪军遗体一大片！

眼看着敌人又退了下去，赵连长站起来大喊道：“各班留下一个哨兵，赶快都回防炮洞！”

三连的战士们都拿起了武器，有序地跑向防炮洞。赵连长拉住了一班长说：“今天突围时你殿后，有信心吗？”

一班长马上立正道：“保证完成任务！”

赵连长拉着一班长边走边说：“记住，有机会就干掉那个叛徒方平！”

一班长又站住立正说：“是！那小子对咱们的危害太大了！”

赵连长又拉上一班长边走边说：“记住，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一班长又站住立正说：“明白！但有击杀那个叛徒的机会，就绝不放过！”

清水大佐愤怒极了，难道说十七支队的人就全

在这庙前山主峰了？皇军怎么就攻不上山顶呢？他命令炮兵把剩下的炮弹全打光，这一回一定要把土八路全炸光！

从庙前山主峰南坡退下来的清源县警备大队长方平时刻不离鬼子少佐腾目的左右。这几次冲锋全是警备队打头阵，所以鬼子兵的损失小，而伪军的伤亡大。心虚的方平光怕有人在背后打他的黑枪！对于八路军老是铺天盖地的手榴弹，腾目少佐很是不解。山头上的这股八路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手榴弹？在皇军好几次猛烈的炮轰下，八路军怎么还能有这么多人？他边喘气边问方平，方平摇摇头说：“我离开八路军已经有五年了，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再说了，土八路把咱们的密探都打掉了，这几年我可真成了睁眼瞎，他们的内部情况我可是真不知道！”

腾目的眼睛一直盯着方平，叛徒方平知道不给小鬼子办点事是不行的，过了一会儿后方平又说：“太君，我看八路军手榴弹的威力不大，一定不是正规产品！”

腾目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道：“你的，什么的，意思？”

方平靠到腾目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也日怪山头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手榴弹，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土八路自己造的。下一步，咱们应该重点打探土八路的兵工厂在什么地方。然后……”

方平的双手作了个合围的手势，腾目少佐轻轻地地点了点头。腾目的心里很明白，如果不打掉土八路的兵工厂，今后自己还要吃更大的亏。

飞过来的炮弹在庙前山主峰上接二连三地爆炸。躲在防炮洞里的一班长大声说：“连长，李主任的这几招真管用！我想，鬼子指挥官的鼻子一定气歪了。你看，光咱们一个连就把这么多的敌人拖在这儿快一整天了！”

捂着耳朵的赵连长听清了一班长的话。他知道集结在自己周围的日伪军肯定超过了两千。他也大声地说：“他调过来时间不长，说明李主任在汾阳、孝义一带打过仗！他给咱们弄上来这么多的手榴

弹，又挖了这几个防炮洞。说明他很有战略眼光！这就叫人民战争的指挥艺术！要是咱们连光趴在山头上，早就让小鬼子的炮弹炸没了！”

炮声终于停了，赵连长首先钻出了防炮洞喊道：“哨兵！敌人到哪儿了？”

战壕里的哨兵抬起头看了看说：“连长，敌人刚开始爬山！”

赵连长回头喊道：“赶快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赵连长又抬头看看西面的太阳，拉住了刚钻出来的一班长说：“这冬天的白天短，等到打退了敌人的这次冲锋，也就差不多是黄昏了。”

一班长说：“明白，那你就带人先撤，我殿后！”

又是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日伪军又是倒下了一大片。面对退下来的日伪军，清水大佐急疯了！他扔掉了大衣抽出来指挥刀大喊道：“通通的，通通的！”

退下来的日伪军掉过头来重新集结，在清水大佐的威逼下又重新向山顶攻击。

太阳接近了西面的山头，赵连长站在防炮洞前大声发布命令：“一排长！给一班补够十二个人！其余的抬上伤员，九班长走前面，撤！”

赵连长回身拍拍一班长的肩说：“兄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到交城县的关头村集结，一定要把这几个兄弟都给我带回来！”

一班长立正敬礼道：“连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眼看着全连的队伍消失在晚霞中，一班长才回过头来。

哨兵急急奔过来说：“班长，敌人又上来了！”

一班长微笑着说：“看来，敌人连炮弹也没有了。咱们还有三四箱手榴弹，全搬到阵地上去！你们六个到北面去，你们五个跟我到南面！记住，每个人留下一颗手榴弹，其余的就全甩给敌人！扔完了手榴弹就全回到这儿来集合！走！”

十二个八路军分头跳进了阵地。一班长想干掉

叛徒方平，所以他选择了南面。当他架起机关枪寻找叛徒方平时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根本看不清敌人的面目。他叹了口气说：“便宜你这个叛徒了！”

扔完了手榴弹的十二个八路军又回到了防炮洞前。一班长正清点人数，一名战士喊道：“班长，南面的敌人上来了！”

一班长指了指身边的两个人说：“你们两个跟我留下，其余的马上撤！”

太阳已经下山，天色渐渐地暗了，腾目少佐和方平带着大队日伪军终于跳进了庙前山主峰的战壕。由于没有遇到任何人的抵抗，腾目命令日伪军搜索前进。方平忽然看到飞来三个黑呼呼的东西，从闪烁的导火索的火光中他判断出是手榴弹，急忙推倒了身边的腾目。手榴弹的爆炸过后，方平扶起了腾目，方平突然看到北面有人影闪动，急忙说：“太君，北面有人影，就是看不清是什么人，咱们怎么办？”

刚刚死里逃生的腾目举起了指挥刀喊道：“统统的，开火！”

方平也挥着手枪大喊：“弟兄们，给我打！”

一班长带着十一名战士走出了两里地，回头看庙前山主峰上还在激烈交火。一名本地籍战士说：“班长，今天是正月十六，比在咱们县城看焰火热闹多了！”

一班长笑着说：“让他们狗咬狗去吧！咱们赶快去交城县的关头村找连长！”

（作者为原西山铁路公司职工）



# 途 生

□ 刘国明

刚进监舍的时候，一帮犯人就对我进行了殴打，其中一个看上去像老大的则对我进行了人格的侮辱，让我叫他胖哥，并进一步地叫我从他的胯下钻过。我当然不肯，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顿，鲜血顺着鼻梁骨直往外流，幸亏声响太大，惊动了值班的狱警，我才逃过一劫。夜里，我已是疼困之极，在睡梦中又被大胖一伙把我打醒。这样一天挨两次毒打，第二天早晨，我已起不了床，不能出去集训与劳动。看守所狱警叫来医生看我伤的情况，批准我在监舍里休息一天。我看着徒壁四白，除了几张床再无它物的监舍，不由得想起审判那天的情形……

“张明，因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在……”

我也不知怎么被警察带进了监舍的，两条腿就好像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上。母亲那满脸的泪水和小琴那呆呆的目光，让我在被带走的时候心里好发慌，好害怕，好舍不得，好……

监狱生活可以说是对我所犯罪行的严厉惩罚，如果青春能够像传说中的月光宝盒一样，可以有针对性地重来一次，我会对那些所犯的错坚决地说不。可惜现实生活中没有月光宝盒，可惜一些错既已成

事实你就必须去尝它的苦果，可惜一些爱情既已过去你就真的不会再回到原来……

我和小琴的事要追溯到五年前。那时，我刚上班不久。好不容易逃离上学苦海的我心里的喜悦是不用言表的。在学校就学习不好，虽然母亲多方努力、督促，但到后来看我确实不是那块料也就不管我了。

第一年，我还表现可以，上班、下班、回家，仿佛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可是，这样的日子一长，我便感到了生活的单调与枯燥。

我开始出入网吧，结识了一个朋友叫大雄。

大雄是在我一次上网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那天玩一个网络游戏“红警”，大雄和我是一方与前排的那几个是对手的网友一起对战。大雄是这方面的老手，在他的帮助与授意下我俩取得了战争的最后一胜利。那一天我非常兴奋，从早晨一直玩到晚上十点，回到家后还沉浸在那游戏天地中。

这样，我一有空，便电话联系大雄，大雄也总是准时赴约，几次下来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网络游戏玩得我实在是有点腻了，更何况，我也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于是我打开了自己的QQ，唉，



今天真扫兴，一个在线的也没有。刚想下线，突然一想何不搜索一下看有没有靓一点的美眉？我就点击搜索器。嘿！还真有。一个叫听雨的网友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她设置了加入限制，须将自己的申请发送出去得到对方同意方能加为好友。

“你好，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我用老套的话发送了自己的请求。

嘀、嘀、嘀，一会对方回了讯息。“你为什么要加我为好友？”

“因为你的名字好听，而且我也喜欢雨”我口不应心地答着。

经过几个回合的短信速递，听雨终于接受了我的请求加入我为好友。我也加入了她。

“你为什么喜欢雨？”听雨问我。

“因为雨让人的头脑清醒，能回思往事，可以让真情实感得以去表露。”我迅速在键盘上啪啪打着。我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畅通无阻而窃喜，因为在学生时代我就对语文感兴趣。

“你也喜欢在雨季听雨？”

“是的，而且我还喜欢独自走在雨季，让雨水淋湿我的全身。”

“那听雨后的感受是什么？”

“是一种朦胧美，就好像隔着帘子看美女，就如同隔着网络来看你。”

“你讨厌，谁让你拿我打比方。”

“我想，你一定是个长发美女。”

“不是，你猜错了，我长得很丑。”

“一般说自己丑的女孩其实长得都很漂亮。”

“到时候，你一定会失望的。”

“那到时候我就一睹芳容，看我猜得是对还是错？”

“谁答应见你了？”

“那你什么时候让我见？”

……

“哎，你在想什么？”我又问，因为听雨有好长时间没有给我回消息了。

“噢，我刚才死机了。”听雨说。

“我要下了，有好长时间了，咱们改天再聊吧。”听雨旋即又发过消息。

“那下回是什么时候呀？”

“只要我们有缘，就会见的。”

我把和听雨的聊天告诉了大雄。大雄对我说别美得太早，他敢打保票，像我这样的，没几次管保人家就不和我聊了。我心想，哼，这只是你的看法，我才不会那么运气差呢。

第二天，网吧一开门我就早早地上了线。刚打开QQ，便看见了听雨。

“嗨，你好呀。”我说。

“你好。”听雨说。

“今天没有去上课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学。”

“因为，像你这样的年龄应该是在学校的。”

“那你呢？”

“我呀，早上班了，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再说，学习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这是你说的，有点知识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在闲暇时多学习。”

“你真好，谢谢你的关心。”

“谢什么呀，谁让咱们志同道合来着。”

“你怎么知道我们志同道合？”

“因为都喜欢雨呀。喜欢雨的人心灵就比较纯洁。”

“是吗？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

“我想看看我们的听雨是不是像雨季一样清晰纯洁。”我发出了要与她见面的请求。

沉默，像凝结的空气。好长一会儿，嘀、嘀、嘀地才响起了回声。

“我长得很丑的，我怕把你吓着。”

“不会，我交往重在心灵。”

“那，那我们怎么相见？”

“明天下午，在五一广场吧！我穿一身蓝。”我答复着。

“噢，我穿一身牛仔服。”听雨说。

我如约地来到了五一广场，广场上人很多，谈情说爱的一对又一对相拥相挽着在广场上溜达。我远远地看到广场的一个角落有个女孩，穿着一身牛仔衣，凭直觉我觉得她就是听雨。于是我走了过去。

“你是‘听雨’吧！”我微笑着问。

“你是，你是‘大跃进’？”听雨问我。

“是的，是的。”我说。

我打量了一下听雨，见她一米六左右的个子，瓜子脸，丹凤眼，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特别是她的那双眼睛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眉毛很浅，能看出用眉笔纹过。

我买了两瓶“绿茶”饮料，在广场上同她溜达。原来她叫李琴，是山西大学的一名学生，今年毕业。

“你平时喜欢什么呀？”她问我。

“我呀，兴趣比较广，喜欢看看书，不过是文学方面的，也喜欢溜冰。”

“你喜欢溜冰？”

“是呀，而且还溜得不错呢。”我看着她那略带惊讶的表情说。

“我也会溜，那咱们改天一决高低好吗？”听雨毫不示弱地应战着。

我一阵高兴，她居然用改天了，说明她并不讨厌我。我一阵暗喜。

晚上，我们在广场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店吃了点炸鸡、汉堡后便分手了。我高兴地回家，心想准可以甜美地睡一觉。不料，已经很晚了，就是兴奋得睡不着。

我爬起来，来到我家附近的网吧。进去一看，大雄还在昏天黑地地玩网络游戏。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就把和听雨的交往告诉了大雄。大雄问我，上了她没有？我说，我们只是聊天、吃饭之类的。

大雄就笑我，说我是只雏鸡，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享受，改天要带我好好地去享受一番。我一听，不以为然地说：“好呀！那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

在与大雄的交往中，我越来越觉得上班无味，从一开始的一天两天不上班再到后来的持续托假休息。

大雄不但在网吧里是个高手，而且也是个K歌之王，卡拉OK唱得非常棒，歌厅老板也跟他很熟，他带我经常出入这些场合。我也从一开始的陌生到后来越来越喜欢这些地方。

网吧，我也很少去了，跟小琴的联系也已不在网络。我把听雨叫做小琴，因为我觉得小琴更符合现实一些。我在征求她改用小琴后的意见时，她说无所谓，反正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好长时间的不上班，已经让我口袋空空，而大雄也是个无业青年，却整日出手大方无拘无束。有一天，他邀请我去潇洒一番。

我们来到“渤海湾”桑拿，要了一个两人包间。然后到桑拿一蒸，回到房间后叫来了两个按摩小姐给按摩了一下。事后，各自点着烟在床上吞云吐雾起来。

大雄用洞悉一切的语气问我：“手头又没钱了吧！”

“是啊，钱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可是没钱还真不行。”我忙说，也感到了没钱的不适。

“那，你就不想闹点？”大雄弹弹烟灰问我。

“怎么闹呀？不上班去哪弄钱？”我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

“唉！真是死脑筋，现在闹钱的地方还不多，只要你肯做，那钱就会滚滚而来。”大雄一本正经地跟我说。

“是吗？那你快告诉我。”我一咕隆地从床上坐起来。

“现在不是健力宝等饮料里有中奖的信息吗，

我们演个双簧来骗钱不就成了。”大雄说。

“那不是犯罪吗，逮住要坐牢的，我可不干。”我犹豫地说。

“怕什么，那是什么事呀！再说现在的刑事案件那么多，警察才懒得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大雄在一旁动员我。

大雄和我前后来到了人头攒动的火车站附近。七月的天气，已是很热，见有很多的男女老少手里都拿着报纸、纸片之类的东西往身上扇着，以解除酷热。我的心咚咚地跳着，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这时，大雄把事先盖里印有大奖的健力宝拿出，若无其事地拉开盖。

“呀！我中奖了。”大雄装作特别激动的样子说着。

我赶快凑到跟前去看，帮腔作势地说：“啊！是呀，你中了，起码可得五千元呢！你还不赶快去健力宝公司或指定经销商处兑奖？”

“可是，我的身份证，这次来太原出差给丢了，这可怎么办呢？”大雄着急地说。

我们的谈话很快地引来了周围人的关注，不一会儿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

“这奖看来，是与我无关了，要不你买了去吧！反正是不记名的，谁拿了都可以去兑奖。”大雄对我说。

“好呀，多少钱呢？”我问。

“起码，你不给我一半？两千五。”大雄说。

我摸了摸身上，只摸出五百多。就对大雄说：“我也是在太原出差，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只有这些，能不能把它卖给我？”

“你开什么玩笑！五千的东西你五百就要拿走，不行！不行！最少也得两千。”大雄说着。

周围的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不停地还有人往里挤。

“小伙子，这东西真能兑奖？”一个老大爷走过来问。

“当然能了！有好多人人都兑过，这家公司是家大公司，以兑奖的形式让消费者来买它的商品。”大雄解释着。

“是呀，大爷，你可以到他的经销商那里去，就在新建路上，你看这里不是印有地址吗？”我在一旁帮腔地说。

大爷犹豫了一会儿从他那包里拿出用手绢包着的一叠钱，哆哆嗦嗦地拿出两千元，给了大雄。对大雄说：“你可不要骗我，我是专门从忻州来看在大学读书的孙子的。”

“大爷，您就放心吧！我要能兑说成什么我都不卖。”大雄说着接过了钱。

我拿了从大雄那里分得的五百元钱，又激动又惭愧。我给小琴打通了电话约她下午六点一起去看电影。小琴现如今也已上班，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平时总是很忙，只有周末有时间出来跟我约会。

下午六点，我来到“影都”影院，在我们见面的老地方见到了小琴。小琴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穿着一身白底淡花图案的连衣裙，头发染成当今非常流行的桔黄色，脚底穿着凉鞋，而且脚指甲也染成了红色，脖间、手腕上系着时尚的饰品。

“你今天可真漂亮，让我眼前一亮。”我笑咪咪地对她说。

“你讨厌啦。”她也笑着狠狠地捏了一下我的胳膊。

我们手挽着手走进放映室。里面黑压压地已经坐了好多人，我们在后排找了两个座位坐下。里面放映的是一部时下流行的影片《庭院里的女人》，在看到精彩的枪战镜头时，她紧紧地靠着我，揪我的衣服。我有几次想把她搂在怀里，但是不敢。随着剧情的推进，激烈的场面一幕又一幕，我再也不忍心看她那担惊受怕的样子就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一抱完全打断了她的观看。她在我怀里一抖，挣扎了两下后就乖乖地贴在我怀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少女的芳香沁入心脾，虽然，按

摩小姐给我按摩过，但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更何况现在在我怀里的是冰清玉洁的小琴。我紧紧地抱着她，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幸福居然这么突然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她在我怀里乖巧得像一只小羊，我仿佛可以听到她的怦怦心跳，现在灯是暗着的，如果有灯光我想此刻她的脸一定是红扑扑的，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仙女。

我们出了影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广场上的七彩灯光把这座城市点缀得是如此的美丽。而我俩就像这美丽城市的一个漂亮的装饰，离开哪一个都会觉得单调与欠缺。我们手挽着手在广场上溜达，看着广场上的风景。

“大都市的人多么幸福，晚上吃完饭后可以欣赏这么漂亮的夜景，而村里的人多会儿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她说说着不由得一声叹息。

“是呀，现在的农村条件不好。但也有富裕的呀，有的还比城里强嘞。”我笑着说。

“可是有几个那样的村子呀，我小时候在村里长大，就特别想有一天走出村子，我从小就特别崇拜那些有理想有志气的女孩……”她给我说着她的故事。我听着，不由地觉得她不但温柔而且也有刚强的一面，不由得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吃完饭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幸好灯火通明的路灯把整个市里照得就跟不夜天似的，我打车把她送到她们宿舍门口附近。

下了车，夜里的风吹得她直哆嗦，我也感觉到有点冷。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温柔地贴着我，对我说：“天已不早了，赶快回去吧！”眼里透出无限的关心与温情。我把嘴紧紧地压在她的嘴唇上，不让她再说下去。她躲避了几下后就迎合了上来。透着月光，我看到了仙女，她的脸红扑扑的，微风已经吹乱了她额前的头发，有几根散落眼前。她喘着气，把额前散落的头发重新梳理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第二天醒来，还感觉昨天发生的事像是一个梦，但随后摸了摸自己

的脸与嘴证实那不是梦。

我和大雄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骗了十多万元。我们从火车站骗到长途汽车站，从长途汽车站又骗到广场等人比较多的地方。辗转了几个地方后，我有点害怕就对大雄说：

“要不咱们算了吧，别干了，我老有点害怕。”

“怕什么，这么好赚的钱你不赚，以后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再说犯一次法也是犯，犯两次也是犯，你怕什么？你不干了，我一个人干，很容易被发现的，如果我被逮住，你能逃脱了关系吗？咱们现在是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就得行动一致。”大雄气呼呼地对我说。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大雄干，在赚了钱后一顿大吃大喝，然后洗个澡去歌厅舞厅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我以前爱写个日记溜溜冰什么的爱好也全给丢了。

“你怎么两个礼拜都没联系我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小琴的声音。

“哦，我最近工作忙，老是加班加点的，所以就……”我胡乱地编着理由，但心里也好想见她。

“那这个周末你有空吗？”她主动约我。

我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这个礼拜我和大雄刚做了两起，应该是避避风头，就随即答应她。

星期六很快到了。我给小琴打了手机，约好一起去“北极熊”里去溜冰。不一会儿，她就坐着公车到了。她穿了件绿色条绒紧身裤，上身一件白色的小夹克，显得特别秀气。我有两个礼拜没见她了，一见她不由得把她抱了起来。她也嗔怪我两周没给她打电话。

我们在溜冰场上滑着，像两只飞翔着的小鸟，她也比我想象中滑得好。我牵着她的手在池中滑着，引来了很多人羡慕的眼神。

休息下来的时候，她搂着我的脖子笑嘻嘻地



说：“要不咱们结婚吧！”我一愣，旋即也笑了：“可我很穷，怕娶不起你这个大学生呀！”我捏了捏她的鼻子对她说。

“那你现在可要攒钱了，到时候不就能娶上了。”她搂着我的脖子，眼睛看着我对我说。

我心里沉甸甸的，看着坐在我怀里的小琴，对她说：“我这人不好，而且毛病还很多？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小琴摸着我的下巴，对我说：“我喜欢你老实，而且还有安全感。总之，喜欢就是喜欢，是没有理由的。”

晚上，我们来到一家中档饭店里，要了几样我们喜欢吃的菜，给她要了瓶“可乐”而我要了一杯酒。

“今天玩得可真开心，是我最痛快的一天。”她高兴地对我说。

“是吗，那你晚上还玩不玩啦？”我问。

“玩，当然玩，要不咱们就一起去‘西部歌城’去蹦迪吧！”她兴致勃勃地说。

我看着她那浓浓的兴致也旋即答应了。

一进迪吧，那充耳的音乐让我们的每一根神经也跟着跳动。借着酒兴，我在吧台中央疯狂地扭着，仿佛要扭去我的所有伤心的事，甩去我的一切不愉快。小琴也站在我的对面，同我一起摇摆。

蹦完迪，我搂着满脸兴奋的小琴，把她送到了宿舍门口，吻了她。转身要走时，她对我说：“进来坐一会儿再走吧，她们（同宿舍的那两个）不在”，眼神里充满深情。

我跟她进了她的宿舍。只见宿舍里摆设的很是整洁，一张刘德华的彩照贴在她睡的墙壁上。

我紧紧地拉着小琴的手，搂着她坐在床边。她偎在我的怀里，呢喃地对我说：“我喜欢你张明！你什么时候娶我？”我把小琴也搂得更紧了，深深地把唇压在她的唇上，吻她。她躺在我的怀里，主动地迎合着，主动地吻我，把我的舌头吸在她的嘴里，让我透不过气来。她脸红红地对我说：“要不

今晚就别走了。”我把小琴压在身下，她的肌肤在灯光下白得如雪，滑得如玉。在我的身下仿佛变成了一支驯服的羔羊，而我就像一只狼，注定要带给别人伤害的狼。

第二天，在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给我做好了可口的早点。不过是一杯热水和几块非常香甜的面包。她喂我面包和水，看着我笑。

我主动打电话找到了大雄，告诉他我不干了。他非常地生气，打了我一记耳光，骂我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钱途”。我说是的，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动员我，我就是不干了。大雄最后央求我，对我说等赚到二十万我们一起金盆洗手。

我又跟大雄在长途汽车站做这骗人的勾当。在一起买卖正要得手的时候，警察神兵天降般地出现了，把我和大雄逮了个正着。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所里，要我们交待事情的经过。一开始，我们两个要么死不承认，要么就谎称中奖的事是真的，但在警察掌握了大量证据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交待了犯罪事实。

我的这些事小琴是根本不知道的。自从我和小琴有了感情的那一天，我无时无刻地不在受着良心的谴责。爱情让我在云里雾里般地飘腾，而我骗人的犯罪过程却让我像做贼一样地东躲西藏，受着良知的折磨。

小琴来狱中看了我好几次，每次来都给我带好多的好吃的以及一些日常的用品，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提前出狱。

我看着小琴那强打微笑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我承认我爱小琴，但是我不能耽误了她。出狱后我也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而小琴也不小了，不能让她等我，那样我只会更加地伤害她。我在心里痛苦地想着，强下决心地拿定了主意。

每次，小琴一来狱中我就骂她，说我根本不喜欢她。跟她在一起只是逢场作戏，随便玩玩。她被

我骂得眼泪直流，最后哭着走了。而她走后，我就又每天地想她，想多看她两眼。

小琴在我的骂声中，来得也越来越少了。好长的日子我都没有见到她了，在我心灰意懒的时候，监狱的狱警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迫不及待地抢过信，撕了开来，果然是小琴，果然……

张明：

我爱你！我知道一开始认识你就是我的错，但是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你根本不喜欢我而我却对你那般地一往情深，老天爷也真会捉弄人。我特别怀念我俩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开心也是最快乐的日子。

明，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已结婚了，同事给我介绍的一个。希望你能在狱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地做人，不要再干那些投机倒把的事情。

小琴

看完她的信后，我心如刀绞，我在心里无数遍地喊：琴我爱你！琴我爱你！让痛苦的泪水尽情地在脸上流淌。我回忆着琴，回忆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剧场、回忆我们一起散步的广场、回忆着我们一起溜冰的溜冰场，以及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见面时的穿着服饰……

我看着那空荡荡的狱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地提起了多年来一直没有动过的笔给她写了一封回

信。

小琴：

在接到你的信后，我首先祝你新婚快乐。我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关爱。也特别怀念你我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恨自己交友不慎，误入歧途，让本属于自己的幸福给白白地葬送。

你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我会把它们永久地珍藏在心里直到老去。最后祝你过的幸福！快乐！

张明

在写完信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心就像一颗沉入大海的石头，一时间没有了可以凭藉的痕迹。想想这些年的经历，想想自己犯罪的那些日子，想想与琴在一起的那些甜蜜，又想起了远在狱外的妈妈，不觉双眼模糊……

（作者单位：西山热电公司）

题字：周永胜



### 西山周先宝等人作品在山西煤炭系统职工 第十届书法美术摄影展览中获奖

简

讯

2019年8月23日，由山西省煤炭文化体育联合会、山西煤炭系统书法美术摄影家协会主办、轩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轩岗煤电杯”山西煤炭系统职工第十届书法美术摄影展览在原平市“吉祥花园”文化活动中心开展。西山职工周先宝、李晓鹏作品获书法十佳，崔超作品获美术十佳，刘志刚作品获摄影十佳；郭书平、王海燕作品获书法提名奖，王勇凯作品获美术提名奖，张文革作品获摄影提名奖，赵润生、赵芳等21人作品分别获入围作品奖，西山文联获优秀组织奖。

（玉荣）

# 山花烂漫

(中篇连载)

□ 王补清

## 题记

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生活！

## 引子

据说，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时令刚刚进入农历三月，满山遍野的山花就开了。五颜六色的山花花与满村满巷粉红色的桃花、杏花交相辉映，把一个个小山村装扮得多姿多彩，妖娆迷人。

这是一条偏僻的山沟，名叫月泉沟。也是一条众所周知的穷山沟。吕梁山的余脉，自南向北无限延伸，连绵起伏的山峰，高低间杂，纵横交错，形成了沟沟垄垄、坑坑洼洼的地势地貌，展现在天地间，仿佛疥蛤蟆的背，给人一种永远走不出去的悲伤和荒凉。

土生土长在这个山沟沟里的人，种地为生，靠天吃饭，老实巴交，与世无争，走出大山的机会很少，经见的世事不多，更没有经历过像今年这样早到的春天和这般灿烂早开的山花花。有人说，春天

早到，今年可以早种早收了。山里刨土生活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把各种现象和问题与自己的春耕秋收联系在一起。有一位老人左手捻须，右手伸出手指左掐右算一番说：“此象可能为凶兆，说不定会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

有灾难降临的说法，很快遭到了几个年轻人嗤之以鼻的反驳。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这穷沟僻壤的山圪崂，山高水浅石头多，风不拉屎，鸟不生蛋，连当年打进来的小鬼子也嫌穷怕吃苦泄了气，便没有心思再往前打了，于是才有了当时三十里山下是“敌站区”，三十里山上是“红色根据地”的奇观。如今山上树少草稀，地里种啥不长啥，家里要啥没有啥，平日里人们就难活难熬，如今假若再有个七灾八难，还不是一样的死毬法，有啥可担惊受怕的……老者听了，一脸不悦，训斥了几句“年轻人不知好歹不掂轻重”的话，起身拍拍屁股走了。他身后随即弥漫开来的黄尘土雾，把好多人呛得直咳嗽。

清晨，报晓的鸡鸣声刚刚叫过第三遍，老汉李贵存从土炕上一轱辘爬了起来。一大早起床，一来是人老觉少，二来是老汉心中有事睡不着。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看去研究春早花儿早开的景象，只把一门心思放在了拾掇整擦种地的农具上。他觉得自己去年吃了亏，自留地八分多莜麦和黑豆还没有熟透就被冻死了，收割回来打碾后，几乎全是瘪粒。生产队的收成更差得没法提，产量不及以前的一半。原因是去年春迟地消慢下种晚，秋天上冻又早，庄稼没有成熟就遭了霜冻。明面上是老天爷喜怒无常故意糟践捉哄人，根究起来，是那嫩根子队长侯三不懂得春早种啥春晚种啥做下的瞎瞎事。害的全队老老少少跟着挨饿受恹惶——好多人家吞糠咽菜难为生计，靠挖野菜吃榆树皮的人家十有八九。侯三还厚颜无耻不知羞臊，会上会下嚷嚷说人们不服他的领导管理，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侍弄土地作务庄稼的劳动上。好些人听了这话更窝火生气，嘈嘈着要去找公社领导评理，他们几个老人好说歹说才劝住。古往今来当领导的穿一条裤子的事他们比年轻人经见的多了，生气吵闹也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眼下既要抗饥荒保命，还要抓先机抢时间保证春耕。

一年之计在于春。李老汉心里确实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好不容易今年盼了个春早地消花烂漫，早做准备早开犁早下种，还有不成熟的理。再说了，古人就有“一年打两春，黄土变成金”的说法，今年恰逢好年份，早耕早种是正事，其它的说得再咋个天花乱坠也是闲扯淡。李老汉默默地思考着，静悄悄地忙碌着，嘴角不时流露出一丝丝得意，心里笑话那些瞅新奇看稀罕的人们二货傻楞不懂事，不就是春早花开早吗，又不是什么“西洋镜”，还值得他们脸红脖子粗地斗嘴生气，白白糟蹋、浪费了这样好的早春时光。

那天早晨，当早春的太阳刚刚爬上东山顶，李老汉已经把农具收拾得妥妥当当了。他担心会落下什么似的，又仔细地检点、察看了一遍，才放心地直起了腰，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抬头眯眼瞅瞅初升的太阳，感觉时间还早，便撩起上衣襟，摘下裤腰带上别着的烟锅烟袋，麻利地装好一锅烟，划一根火柴点着了，用脚尖捻灭丢在地上的火柴梗，鼓着腮帮子深深地吸了两口，吐出一口口浓浓的烟雾，然后才撩起腿圪蹴在房檐下的台阶上，意犹未尽地慢慢地品尝起自己亲手种的“小兰花”的味道来。

李贵存老人一生勤快，好酒也好烟。他一年四季抽是自家亲手栽种的土旱烟。土地是山里人赖以生存生活的不竭资源，只要人勤谨，在河滩地畔，随便开垦一小块地，撒子播种后，旱烟叶的苗苗杆杆就会茁壮成长起来。但凡抽烟的庄稼人，几乎个个是作务烟苗烟叶的能工巧手。饥谨年月，你可以确信家家户户粮食不够吃，但觉不可以怀疑某某家的烟叶没有富余。尤其是像李老汉这样的老庄稼把式，旱烟叶是他的至宝，存量不仅富足，还有陈年的储存。可惜酒对当时的农村人来说还是一个奢侈的东西，只有队里每年拌莜麦子种后剩下那么有限的几斤，队领队作为犒劳他们几个上了年纪且年年拌子种的老人，才会让他们开怀畅饮一顿半顿。李老汉虽然喜欢喝酒，但从不嗜酒，酒量如何，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半斤喝过没有醉，八两喝过也清醒，与人们胡侃抬杠或干农活做家务样样不误事。现在，他蹲在那里抽着烟，只等儿媳做好饭吃过之后，队里一声召唤，他就可以麻溜地扛着农具出发了。他身旁的黑狗“大黑”，眯着两眼，圈伏着身子，静静地卧在他的脚前休息。细说起来，黑子也算是这个家的老成员了。八年前深冬腊月的一个早上，李老汉为年前故去的老伴上坟烧纸，归来的路上才发现了路旁深坑里九个小狗崽堆里唯一存活的“黑子”，本来老伴去世后老汉就觉得孤苦伶仃寂寞难耐，当时又触景生情地可怜起了受冻未死的小狗，于是毅然把它抱回了家，直到后来“黑子”长大成了全村最听主人话最懂主人意思的一条好狗，人们才开始相信了老辈们流传下来的“九狗出一獒”的说法的真实性。今天整个早上，它就紧跟在老人的身后游来晃去，像影子一样，彰显着一份忠诚与眷恋。



对面土窑里，儿媳秀云挺着大肚子，正在灶台前忙来忙去做早饭。她今年34岁，许是这几年生活苦、生孩子多的缘故，看上去却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她现在已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女儿14岁，在读初中，最小的儿子不到3岁，因为无人照看，还在炕头上围着拴着。今天早上，她和孩子们都早早起床了。大丫头带弟兄几个去看早开的桃花、杏花了，老公公也老早起来在院子里忙这忙那收拾农具，唯有丈夫枫林还在睡懒觉。她已经催促过两遍了，可他依旧赖在炕上不起来。已经三十好几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还是那副懒散的德性，她也没有办法。按理，她如今身孕在身，不宜多动，更不可操劳，可是不行呀，一家十多口人的吃喝拉撒，全靠她一人操持，根本没有她休息的机会和时间。

早饭照旧是榆皮面糊糊。那年月，不知是人饿肚皮大，还是老天爷总在捉哄人，天无调雨顺风，地寡收成少，倘大天地七灾八难的事年年发生。粮食不够吃或揭不开锅的人家占了全村大多数。像他们这样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能不断顿喝到榆皮面糊糊，全凭了老公公的勤快与细致筹谋。

榆皮面糊糊是用榆皮面搅杂上一些玉米碴、小米粒混合熬成的一种粥，内中榆皮面自然占了最多的份数，小米和玉米仅是一个配股。榆皮面是把老榆树的皮剥下来，去掉外面的那一两层粗皮，把里面比较细厚的那些皮肉晒干、捣碎，磨成面，既能当面又能熬粥。饥谨岁月，山里人吃野菜草根要等季节，榆树皮却是可以经年继日地取摘或保存下来。山野老巷树木多，榆树尤为繁茂，仿佛几十年前栽种它的老祖辈们，已经预感到了今天人们生活的困境，特意为后人准备了这一份“救命的稻草”。榆树皮最大的好处是数量多，吃起来光滑、顺口，耐饥又不闹肚子，不像其它杨树皮、柳树皮，一味地苦辣酸涩，人吃了当下就会现施现报拉稀生病，甚至还能害了人命。

吃榆皮面闹出人命的事在李老汉之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伤人害病的事例却不在少数。只因山乡偏远，信息闭塞，相互之间缺少沟通。再者，饥年荒月，饿急了的人们只为图一时的活命，哪里

还顾得挑这捡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辈们，曾不厌其烦地向后代们描述过吃榆皮面情形和味道。他们说，那是一整坨黏黏糊糊的东西，黄黄的，滑滑的，好咽难消化，最要命的是吃起来咬不烂、扯不断，滑不溜秋还藕断丝连，咽在肚子里一天都会觉得不饥不饱，说白了，这种饭食完全是一种填肚子撑肚皮日哄人的东西。也只有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穷山沟里，人才会有那样的吃食，它是人们和老天爷对抗着争生保命的最普遍的“食粮”。

李老汉喝榆皮面糊糊丢了命的事，揭开了榆树皮也能致人死命的狰狞面目。

那天早晨，秀云刚把糊糊熬熟，一碗一碗舀好后放在炕头凉着的时候，炕上的孩子哭闹着醒了，她赶忙丢下手头的活计去喂奶哄孩子。枫林已经起床，他看到几个孩子还没有回来，趁凉粥的功夫出去呼叫孩子们回家吃饭。榆皮面粥不像其它，需凉到半冷不热的时候才能喝，刚出锅或热的时候根本动不得，它的粘性和热度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范围。李老汉那时正好过足了烟瘾，他心里惦记着上午出工的事，站起身在自己的鞋底上“啪啪”两声磕掉烟灰，径直走进窑洞，端起了粥碗。山村孩子贪玩调皮，往往饭时还不见踪影，大人们活多事杂，常常不能等孩子先吃先忙的时候最多。李老汉那天本来也没有打算先吃，他只想试一试糊糊的冷热，万没想到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当他对碗吹了两口气张嘴准备吸溜一口试试冷热时，那一碗糊糊粥竟像得到了什么魔法指令一般，成排山倒海之势，一股脑地钻进了他的嘴里，让他咬不断，咽不及，只感到一种烧心烫肺、揪心挖肝的疼痛和难受，一口气没上来，便顺着炕沿栽倒在地上，他手里的饭碗也摔出老远，“咣当”一声碎成了好几片。闻讯而至的“黑子”趿拉着尾巴挤靠在门口，脑袋使劲地向窑里探伸，对着倒在地上的老主人“汪、汪、汪”狂吠……

李贵存老汉死了，一碗榆皮面糊糊要了他的命。儿媳秀云哭得死去活来，嚎啕中嘴里反复叨念着老人家生前的千般仁慈和万般恹恹可怜，好像翻阅着老人厚厚的人生经历，惹得好多前来围观的婆

姨媳妇眼软的跟着一起掉泪。也难怪。秀云从小父母早亡，十几岁就嫁到了李家，十多年来，早已把唯一在世的老公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孩子们也一个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尽管他（她）们还没有完全懂得人死的真正含义，但看到平日里背他们抱他们的爷爷就那样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的姿势，早已吓得抱成一团、哭成一片了。

这个时候，唯一没有哭啼的是老汉的亲儿子枫林。他没有像妻子和孩子们一样哭声顿天，而是怔怔地盯着老人慢慢变僵变硬的遗容发楞，似乎去世的不是他的亲爹亲老子，而是两旁外人。其实，此时的枫林心里也是痛苦万分，只是他的痛苦还夹杂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成分。早上，当他领着孩子们即将跨进自己家的院大门时，妻子凄厉的哭声就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他的心窝，让他有了一种猝不及防的疼痛和万分异样的悲凉。他几步奔进窑洞，面对着老爷子倒在地上死去的那一刻，脑海里第一个显现的念头不是失去老头子的痛苦和惊骇，而是今后自己及全家人该怎么过的忧虑和担心。这似乎是有违常理，却是他当时真实的思想动态。直至许多年后他迈出了舍家忘本抛弃妻子的可耻那一步，他的心里才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一样的轻松——因为他从小懒散的本性，就决定了他一生不愿负责也负不了责任的懦弱与无情。

李老汉突然猝死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村舍整条山沟，尤其是吃榆皮面会死人的事实，传得像风一样快。那个年月，唯一能解救人们饥苦的榆皮面，也显露出了它的另一幅嘴脸。人们在端碗吃榆皮面面条或喝榆皮面糊糊时，开始对这种久已依存和信赖的东西有了一份怯生和怀疑的心理。就像贪嘴想吃蛇肉的人，既害怕蛇的腻滑和凶残，又贪图蛇肉的味美与纯香。人们惊疑和犹豫不决的心态，很快又造就了榆皮面接二连三伤人毁人的悲剧：王家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匆匆走了，据说她大清早还早早起来扫地做饭喂猪喂狗喂鸡，累了乏了喝了两碗榆皮面糊糊就腹胀撑死了；山底村的一个年轻后生，一上午在地里顶着红日头拔谷苗锄地，中午回家刚吃了第一碗榆皮面面条就口吐白沫咽了气……

种种传说，众口不一众说纷纭，最终留给人们的是对榆皮面的渴求和憎恶，以及饥肠辘辘的饥饿与无可奈何的期盼。

## 二

枫林为老爹送殡发表的日子定在了四月二十。这个日子是请当地有名的“阴阳先生”曹三楞“曹半仙”测定的。农村乡俗，老辈们就留下了红白喜事看生辰测日子的习俗。尽管饥年荒月，规矩却不能破。因人多家穷，家里粮食奇缺，李老汉的丧事本该从简，枫林却执意想把事办得体面一点。秀云不能再说什么，一者老公公与老伴一生孤苦辛劳，能体面地安葬也是对老人一种孝道的补偿；二者，枫林多半生事不经心物不掌手，先前家里家外一应事务全是老爹经揽操心，如今老爹不在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将要靠他一人担挑，能让他多处事及早得到锻炼也是好事。抱着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目的，李老汉的葬礼事宜拉开了序幕。

首先安排几个本姓家人帮忙通知远近的亲戚友好发表报伤；再着平日里相处得比较近的邻里朋友帮助叨借桌椅板凳碗碟盆勺；又安排几个本家近亲老成力壮的家人父子去动土打墓；至于借米借面筹备吃食的事，只能是主家夫妻俩人抛头露面亲自出动了。农村人情厚重乡风淳朴，不要看平常各家门离家户各过各的日子，但凡谁家有个起房盖屋事头事宴的大动静，便成了全村人的事。在李老汉的丧事上，村里人户有粮有面的借粮借面，有物的借物，几乎家家动弹户户伸手，一应事宜都按预计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是进展顺利有条不紊。唯一出现纰漏的是打墓的这一块。

那天，枫林陪曹半仙到达主坟地后，曹半仙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绕着坟莹连续转了三圈，嘴里啧啧称奇：“此坟坐南面北，临山跨沟，土黑莹满，树高叶繁，旭能面朝阳，暮可接落霞……不愧为难得一见的风水地！”接着，便催促枫林赶快焚香上供，他自己手中的罗盘也准确无误地安放在了将要打墓的具体位置上——正好紧靠在枫林爷爷的坟脚跟。枫林有些纳闷，他以前也为去逝的本家父子们

打过坟箍过墓，从来没有见过挨靠得这么近得坟墓。更没有按常规与奶奶的墓穴并靠在一起。曹半仙不无得意而又故作神秘地只言片语解释了此举的非凡意义，说：“要依托主辈们升腾发达的鸿福！”然后，左叮咛右嘱咐地告诫枫林动土打墓的时候一定要盯在现场注意分寸，万不可私挪乱动坏了风穴……枫林从他严肃认真的神色上领略到了其中的深意，自然不敢怠慢，心里也盘算好自己要亲自带头动手打墓。可惜他平日里事不经心没有经过调教历练，回家后竟被一摊子凡俗琐事搞晕了头。隔日安排打墓时，尽管几乎是本家父子中老成实受人选，自己也曾跟随他们去了坟地烧香摆供破了土，但却没有算计安排好中午送干粮的人。农村为死者打墓有一气呵成的乡俗，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就返回家里备水取干粮了。按照事先安排和正常的估算，墓穴完全成型完工也要等众人吃过于粮以后。他似乎忘记了墓穴的特殊位置和曹半仙的特殊安排。而事情的变故恰巧发生在他离开的那一刻。

当枫林离开的时候，墓穴已经完成了直筒的工程，仅剩下了置棺木的窑窝窝了。本家弟兄李兔拴挥锹掘土正干的起劲，不觉中已打通了老祖辈的坟穴，那时，出现在众人眼前的不仅仅是老祖辈墨黑的棺木，还有互相交错成网状的托顶起棺木的芦苇根，隐隐中还有一白一黑的两只鼠类一般的小东西正在那里撕咬打闹。人们楞住了，脑海中显现的是对眼前事物的惊奇和难以置信。这时，蹲在墓穴边上抽烟的李二则突然跳入洞穴，一边挥动镐头刨挖芦苇根，一边口里喊着：“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顷刻间，芦苇根被挖断了，两个小东西也不见了踪迹，墓穴中仿佛有一股青烟袅袅升腾，功夫不大即烟消云散了。

李家坟地里发生的这一切，在李二则的调唆下没有任何人向李枫林透露半点信息。在农村人的眼里，停坟定莹是特别庄重的事，古人“养一个好儿不如停一座好坟”的说法，深深影响和左右着世世代代的山乡人。言下之意，是指有一个好儿可能只是一生的荣耀，停一座好坟地，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的命运和生活。基于这种思想，坟莹合适与否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而毁坟败莹同样也是最受人谴责的行为。那也是人们衡量一个人甚至其一家人无形的标准和尺码。李家坟地里发生的事，自然成了几个打墓人心照不宣的秘密，直至多年后，李枫林家破人散，李二则也做下了天理不容的“糊蠹事”，败坏李家坟穴的事才像不能包住火的纸一样，翻展出了他丑陋的面目。李姓两家的败落，无形中又为世代笃信奉守的山乡人提供了有理有据的印证。

李老汉的葬礼如期举行。枫林作为家里的长子，赶在外地下煤窑的弟弟枫民奔丧回家时，老爹的葬礼已经安顿齐备。乡村红白喜宴办事的排场浩大繁琐：前前后后三天时间的铺排，比起城镇地方一顿饭了事打发亲朋走人的做法，显得既淳朴厚道又奢侈浪费。事宴头一天是“认亲日”，所有参加事宴的远近亲戚都会在这一天提早到来，这一天的饭食也就是旧亲新友团聚相认的“子孙饭”；第二天是正式的“待客日”，所有的朋友交好无论路远路近总会在这一天聚齐，也是整个事宴的高潮所在；第三日是“拜客日”，中午饭后，各路亲朋都会告别回家，戚散主人安，整个事宴也就基本结束。参加事宴人员的数量、吃食的丰盛程度，也是人们评判这个事宴和这家主人或豪爽或吝啬的口碑。这种评判会在事后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等同与这家人以后做人做事的标碑。李老汉的葬礼，完全遵照了这样的程序，和以前所有过世的老人们一样完成了他人生的所有旅程后入土为安。只是在他的丧礼上和他下葬后所发生的一些事，给原本普普通通的事宴烙下了好多令人难以忘却的印记。

### 三

早在老爹咽气后的第二天，考虑到饥年荒月家里境况不好，枫林掐划半天，丧事的初步状况大致这样：人数最多60人左右；饭菜的安排是：头一天“子孙饭”莜面栲栳菜；第二日早饭油糕午饭宴席，第三天白面馍馍大烩菜。饭食这样安排，完全遵照了当时当地事宴的标准和人情风俗。第四日“请



人谢客”是李庄村有别于其他乡村的特殊规矩。李庄村是公社所在地，各级机关如供销社、信用社、医院、学校、粮站、兽医站等配备齐全，不知是平常与机关里的人走的近交往密切，还是带有表现自身地位不一般的意思，村里但凡办过“大动静”的人家，办事最后一天，都要无偿地请各个机关的头头脑脑和工作人员吃一顿饭，事宴才算圆满结束。

李家的白事宴如果按正常进展，人数和吃食几乎相辅相成，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万万没有料到，那天来参加葬礼的人数将近100来人，远远超出了自己设定的范围。这么多人的阵势固然排场，但吃喝用度也是绝无仅有的。那年月，家家食物紧缺，度日艰难，枫林家虽然没有旁人家过的辛苦，全凭了老爷子生前的勤劳和节俭，家里才没有短缺过榆皮面糊糊、山药蛋。如今要承办百十人的事宴，委实有些相形见拙。但事已至此，局面已无法更改，只能硬着头皮尽力而为。古语说“穷舍命，富抽筋”这一点枫林倒是秉承了其父的品性，他倾其所有，甚至把准备好耕种的子种也拿出来，又到处拼挪叨借，才勉强凑够了这一番的吃食。事宴办得很隆重，甚至超过了预期规模，他家从此也就落下了不少亏空，最终还有280元钱的外欠。这部分外欠款，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算不得什么。可那时家贫孩子多，如此亏缺，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直至几年后枫林离异出走，作为家庭的一部分“财产”压在了秀玉和孩子的身上。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实际上，参加李老汉丧礼的人，多一半是感念老人在世时的义气和恩德。老汉一生耿直，心地善良，平常村里谁家有事需要帮忙，他总是诚心实意，殿后忙前，处理事情不但果敢公正，还能事无巨细地为别人着想。尤其是担任村护林员的那些年，更是仁义满乡里，恩威一道沟。月泉沟沟口至沟底一道河滩四十里，两头窄中间宽，仿佛一个捻毛搓线的拔棹，一条由众多山泉汇集而成的月泉河，经年累月奔腾不息，流经整个沟川，最终在沟口处与汾河交汇，成为了汾河源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庄村地处山沟中段，沟宽地平，坐北面南的村庄成扇形状静卧在河川北岸，河对面的南梁脚底，

一片平展展的耕地成为了李庄村繁荣的资本。其他村河宽沟窄的地形地貌所形成的坡洼梁崝地，的确无法与李庄村的平地相提并论。李庄村东、西、南三面环绕的一片片参天树木，更是李庄人的骄傲。其实，人们都清楚，李庄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全得益于月泉河的恩赐——涓涓流淌的河水流经到李庄村西头时突然打了一个弯，形成了径直向北山底的村庄冲击的姿势，似乎村中有一股神奇的引力在召唤着它。村里人当然不示弱，何况这里历来是乡镇各级机关所在地，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村里人因地制宜，及时在村前修筑了一条两米高的拦河坝，不仅疏导了河水的走向，也把村南平展展的一片土地保留下来。而那几片茂密的树林，既是村里人的财富，也给李庄的头头脑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物资匮乏的年月，野菜树木成为了人们的生存线和生活源。填不饱肚子的人，总要到树林里剥树皮、挖野菜；没有柴烧的人也要到树林里拾树枝、搂树叶；更有甚者，居然能连夜把树木偷走……李庄村委的护林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树木丢失的事依旧时有发生，直到李贵存老汉被选派为护林员后不久，这股歪风邪气才彻底杜绝。曾有人问及他惩治偷树贼的“法宝”，老汉只是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以心换心”。后来，李老汉“整治”偷树贼的故事才慢慢传开。同时流传开来的还有他的仁义和机智。

据说那是老汉上任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半夜时分，临村偷树的几个人悄悄摸进树林，锯扯斧劈，很快就把一棵树撂倒了。当有人又准备对另一棵树下手时，只听一个声音说：“不要贪多咬不烂，赶快收拾了走人，小心……”众人方才醒悟似的觉得在理，听说现在李庄村的护林员李贵存能耐不一般，千万别给他碰上了惹出麻烦。不过依据以往那几个护林员的情况揣摩，现在深更半夜，此时的李老汉也一定在家睡得和猪一样。他们如此猜测，毕竟做贼心虚，赶忙拾掇完毕肩扛手抬溜之大吉了。让他们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黑不隆冬的夜晚，慌乱中的他们只顾偷树抬木头赶路回家，却没有发现自己的行列中多了一个人。



等回家后发现了夹杂在他们中间的李老汉，偷树人惊呆了，一个个好像锯了嘴的葫芦。面对众人的慌乱和惊疑，李老汉却显得悠闲自得，蹲在脚地上抽起了烟。后来的结果是李老汉主动向队里承担了丢失树木的重任，并赔偿了一棵树的损失。铭刻在他心底的是对偷树人家境窘迫的怜悯和同情。偷树人却对老人宽厚仁慈的本性萌生了敬畏和尊重。李庄村的树木，从此得以保全和安宁。李老汉为人处世的名气也影响了整条月泉沟。后来，直到他老了跑不动了从护林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直到他不幸猝死后众人自觉参加他的葬礼。那几个砍树人尤其热情尽心，不仅跑前跑后帮忙照料事务，还亲自给老汉抬棺培坟，以此表答对老人的怀念和敬佩。人心都是肉长的，从李老汉身上，他们深刻体会到了为人处世的深刻内涵。如果当初不是老人网开一面饶恕他们的过错，还替他们承担了责任，这个时候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脸面和机会站在人前走在人前。他们感恩的举动成为了老人葬礼上说道不尽的话题，与此同时，老人生前的义举和仁义，像川流不息的月泉河河水一样，久久地流传在人们的心田里。

#### 四

李老汉的棺木在一阵阵悲悲戚戚哭哭啼啼和吵吵嚷嚷中入土为安了。枫林却做梦也想不到“坟脉”被人过手脚。更没有料到自家饲养多年的狗，竟然“离家出走”了。

家犬“黑子”一身黑皮毛光滑油亮，全身找不出半根杂毛，从李老汉把它捡回家算起，已经整整八年了。黑子灵敏乖顺，从小到大总跟在李老汉屁股后面形影不离，老人看林护树撵猪驱赶牲灵，它总像一个“开路先锋”；老人刨坡挖坑栽树打土坷垃，它是殿后的“将军”；孩子们顽皮打架闹别扭，它又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好帮手，一扑一叫，吓得其他孩子们哭天喊地屁滚尿流。它看家护院的本领也特殊，你找主人进院进家都可以，但离开的时候手里不能拿主人家的任何东西，否则它就会“汪、汪、汪”地追你咬你不放行。有一次，同村妇女桂香帮着秀

云在村口的石碾上碾米磨面，桂香一上午勤勤恳恳忙忙碌碌甚至和秀云说笑打闹拉扯推搡，卧在旁边的黑子理都不理她，只是偶尔抬起头看看她们，又俯下身子迷起了眼打盹。当磨面结束桂香离开时，准备拿走秀云送给她的半口袋喂猪的米糠，黑子冷不防翻身跃起，扑掉了她手中的口袋，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把口袋踩在前爪下，朝着她呲牙咧嘴汪汪狂吠，吓得桂香一脸惊慌满脸通红，最后只说了一句“死狗娃子，吓死人了！”便悻悻地离开了。害得秀云第二天又亲自背了给她家送去。“黑子”的“吝啬”和“无情”在全村出了名，但它护主恋家的秉性也成了全村狗的楷模。几乎所有养狗的人在打骂自家不听话或惹是生非的狗时总会说“打死你这个狗崽子……看看人家‘黑子’……”

在李庄村，李贵存老汉是个好人，“黑子”是条好狗，已然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实。如今，李老汉死了，也入土为安了，那条狗的结局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闲来无事的人想过，正常人是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那毕竟是狗的问题，说破了天，狗只是一个四条腿的畜生，好好坏坏也不可能和主人的生死联系在一起。但这一次，人们想错了也看走了眼，直到黑子一去不归，枫林和秀云才回想起它在李老汉死后的种种奇怪举动。

秀云清楚地记得，老公公咽气的那天早晨，第一个看到老公公倒下的是她，第二个是“黑子”。当时，它前爪站在门里后半身留在门外（因为它平常最听话，没有主人的召唤从来不会主动进入家门），眼里闪着光花，嘴里“呜呜呜”地叫着，好像是为死去的老主人哀鸣送行。也就是说，只有她和“黑子”见证了老公公倒地蹬腿咽气的全过程。枫林的记忆有些模糊，他只记得“黑子”这几天就没有进食，头天里倒出去的狗食第二天、第三天还原封不动摆在那里。稍后人多事忙，他再没有顾得操心狗的事。只是“黑子”每天总要到老人灵棚前后转悠晃荡一圈，然后依旧卧在大门碓的一旁，眯着一双失神的眼睛，看着人们进进出出，那模样，想起来总让他纳闷和惊心。再后来发生的一切好些人都是亲眼目睹：老爹发殡下葬的那天，“黑子”

也跟着去了坟地，当坟地里诸事完毕众人将要离开的时刻，只见“黑子”绕着老人的坟莹转了一圈，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向坟后的山梁爬去，人们又叫又堵，终究没有成功，眼瞅着它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山峦中。

老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黑子”离家出走，村里人的闲言碎语，给枫林一家人心头留下的阴影，绝不亚于李老汉的猝死。有好事人背地里叨念或猜测枫林一家人未来的生活景况，可惜枫林和秀云却顾不得那样多了，因为安葬完老爹的第二天凌晨，伴随着一声声婴儿坠地的啼哭，他们夫妇的第三儿子出生了。孩子排行老七，秀云提议取名青山。这个孩子为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的到底是困苦？是欢乐？还是难以忘却的遗憾或记忆？夫妻俩谁也说不清楚。

## 五

孩子刚满五日的那天黄昏，秀云和枫林发生了一场争执。

“孩子跟过去也不会受罪，二憨子虽然光杆一人，可人勤谨，吃喝不愁。孩子现在先由他妹带着，等会跑动了再回来和他一起过。说白了，人家只是图以后有个看家守灵的‘后人’。”

枫林一条腿擦在炕沿边，手里捏着半截卷烟，对妻子说。

“再咋说也是汗手汗脚的不成样，咱不能把孩子眼睁睁往火坑里推……”秀云搂紧怀里的孩子，生怕被人抢走似的。

“看你说的，好像我不是孩子亲爹。我也是考虑到咱人家穷，怕养活不过来。”

“你别说了，以后有咱们吃的，就有他的一口，饿死饿活一家人在一起，我穷死也不会让自家的骨肉分离……”

秀云尽管一脸的坚毅和果断，眼泪却不由自主地下来了。自从孩子出生后，几天里，丈夫两次三番说起要把孩子送人的事，让秀云既担心又伤心。枫林一看妻子的样子，知道今天又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了，才叹口气，把烟头丢在地上走出了窑洞，

向中街的小学学校走去。

## 六

早春的山村，山风料峭，初暖乍寒。暮色笼罩的街道上，影影绰绰的人影，正朝着小学的方向赶。枫林边走边嘀咕：“看来今黑间的这个党员大会不同寻常！”

枫林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在李庄村小学召开的一次党员大会，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他始终记得，那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中旬一个平常日子。

李庄村小学校坐落在地势平坦的中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组合型“三合院”：正房十间一溜排开，分别几个年级的教室；西房靠土坡而建，是老师的五间办公室；办公室比教室足足高出五六个台级。这些房屋的共同特点是丈宽九尺，入深一丈，土胚墙，木梁拱架结构。对全校二百多名师生来说，尽管显得拥挤和窄小，那里整日间回响的朗朗书声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当属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学校东侧，七八间正房背对教室而建，就比较讲究，虽然也是当年那个地区所流行的木架结构，但它粗壮的木梁和椽头，青一色的蓝色砖柱，丈宽入深一丈二大排间，彰显出超乎那个年代的非凡气势。那里便是全村大小八九个机关中最受村民们看重的公社兽医站。

那时候的农村，猪羊鸡鸭是一家人的油盐酱醋穿戴吃喝，骡马驴牛大牲畜是农民的主宰，兽医站自然也非同一般。把兽医站和学校连建在一处，可见，当时乡村人思想观念的侧重点。经常在学校召开公社、大队会议，从另一面说明了当时小学校在全村的重要位子。

枫林着急慌忙赶到学校的时候，三间房的一个大教室已经挤满了人。公社刚调任来的主任刘云山和曹干事正坐在讲台上，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军绿色的大茶缸，村支书温宝栓提着一个暖瓶一边殷勤地为俩人续水，一边大声吆喝早到和刚来的人们坐好站好不要挤不要吵。一队队长郝存富站在教台的左侧，自信而悠闲地吸着一根指头粗的卷烟。他身旁

围着的几个一队的社员，一边抽烟，一边说笑打诨，个个都像他一样，显得自信和满足。其实，在二队人眼里，一队社员从来都是这种态度。也难怪，同在一片蓝天下，一样的山地坡地平地，一队人均收入年年比二队人高。这种结果，完全是郝存富精打细算的功劳。相比之下，二队的队长和社员总在一队人面前矮一头。此刻，参加会议的一队人打诨说笑凑热闹，二队的人却在叽叽咕咕地相互指责埋怨闹情绪，目标当然是指向队长侯三。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直指其人。再者，今夜会议紧急召开，内容还没有明确，人们也就不敢过肆表露。尤其面对新到任的公社领导，那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老百姓心目中的“头顶的天”。所以，整个会场还是显得比较平静和有秩序。

枫林参加这样的会议不算多。李老汉在世的时候，一般情况是老头子参加，然后回家把队里布置的一些活项或决定简单“传达”给儿子儿媳妇。这种“传达”，往往是利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以闲谈闲聊的方式进行的。像今夜这样隆重又显得比较严肃的场面，枫林着实很少经见过，所以就觉得有些紧张，仿佛自己一到会场后，人们投过来的目光都像是一根根针刺一样，扎得他浑身不自在。特别坐在教台上的刘主任，对他有意无意的一种凝视，让他既有一份熟悉和亲切，又有一份畏惧和羞怯。

前几年，副主任刘云山在李庄村下乡时，经常到枫林家吃派饭。一方面是因为李老汉人缘好品性耿直说实话，作为下乡领导能时常听到社员劳动生产的不少实际情况，他就能及时发现问题从而适时调整生产部署和工作安排。而那些情况却是一个公社干部自己即使天天盯在现场也难听到和发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秀云做的饭菜总比别人家的细致有味。同样是几个山药蛋，或炖或炒或焖，秀云总会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做出别样的味道。就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是最难得的。为此，好多时候吃派饭，刘云山基本上是枫林家的常客。当然，刘云山也会把每顿饭两毛钱的伙食补助如数留给枫林家。为这两毛钱，秀云和枫林起先不要，生拉硬拽给刘云山往兜里塞，刘云山坚持要留，还说要留下，他以

后就再也不来家里吃饭了。秀云夫妇左说右劝还想坚持，李老汉说话了：“不要再拽腾了，留下吧，那是咱刘主任的一片心。”然后指使枫林说：“明天出去买点调料啥的，把饭做香喷了，比啥都强。”

尽管刘云山和李老汉一家人走动多，相处得不错，但他对枫林懒散的行为极不赏识，曾多次言差语间向李老汉流露出自己的意思，希望老人能给自己的儿子敲敲警钟。李老汉最清楚自己儿子的品性，只是儿大不由爹，一时半会他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多少年来，枫林依旧懒懒散散义无反顾。直到老人登腿闭眼入土以后，他才像一只睡醒了的猫一样，被迫走上了抛头露面为一家人支苦挣饭的路。刘云山因为调到其他公社过度了几年，今夜，两人会场相逢，彼此的改变都是不同一般的。

不多时，开会人员陆陆续续到齐。支书温宝栓首先带头鼓掌欢迎刘主任讲话。刘云山就开始发言了。他先肯定了李庄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所做的积极贡献，号召大家在大打生产翻身仗的同时，继续保持阶级斗争。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我们赶跑了！美帝国主义也彻底被我们打垮了！苏联“大鼻子”也让我们送回老家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多快好省地大干快干赶美超英……才几年时间，以前说话做事还有些腼腆的刘云山，如今也是谈吐自如，说天道地都能话语连篇了。

那个时候，包括李庄村的人在内，人们早已对领导干部如此这般的长篇大论见多不怪不足为奇了。刚刚挨过自然灾害的劳苦大众，已经习惯和麻木了这样的会议模式。每一张纸蜡黄的脸色，都显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情。

尽管刘云山的讲话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支书温宝栓却明显感觉到了人们的厌倦情绪，他就有些担心了。这些大话虽然是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必要和必要，但它对于整天劳碌奔波却难以填饱肚子的劳苦大众来说，委实没有实际意义。在山里地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黑天半夜蹲在这里没有多大的耐心听你漫天“跑龙套”。好在他的担心也很快与刘云山的感觉得以印证，乡亲们哈欠连天心不在焉的



表情举止，把刘主任的思想硬生生地拉回到现实中来。

刘主任不愧是久经官场、应变能力相当有水准的人，他迅速改变了话题，站起身来大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阶级斗争要抓，革命生产更要抓……一队的情况就很好嘛，二队咋就老要撵在人家屁股后呢——总拉下这一步，咱如何能“赶英超美”？如何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觉悟和立场的问题……温宝栓一听刘主任的讲话和政治挂了勾，很为侯三担心。其实他最清楚，侯三本人也是吃苦能干任劳任怨忠于职守的，只是经验不足，欠缺领导能力罢了，为此，在前年的推选会上，他才力排众议，把他放在了二队队长的位置上，目的就是想让他有一个成长锻炼的机会。此时若按刘云山“政治觉悟和立场”的说法加以推敲、引申，他这位当年的推荐人也脱不了干系。搞不好还会把自己几十年的党龄搭进去。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帽子”能“压死人”的时代。

温宝栓有些坐不住了，他突然站了起来，抢过刘主任的话说：“二队确实不像话，连着两年生产有亏空，人越过越穷，地越种越瘦，说白了就是谋划不周计算不到位的问题，看来，侯三同志还是缺少经验和缺乏锻炼，担任队长一职不太合适——我提议，侯三降职留用，担任二队副队长。二队队长，咱们今黑间就现场推选？”刘主任虽然懊恼他竖插杆子横打炮搅了自己的讲话，但对他处理侯三的做法还是十分满意的。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他深悉“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的道理。心说，你侯三以后要怨要恨，也只能怪你的老支书了。想通此节，他第一个带头鼓掌表示赞同宝栓的建议。

一听说现场推选二队队长，整个会场的人都像突然吃了兴奋剂似的一个个来了精神。二队人是为关系到自己全队人以后温饱问题的队长人选而焦虑上心。一队人则是担心这个二队队长是不是会成为一队以后的竞争对手着意留心。人群中李二则最活跃，因为在他的意识里，二队无论是党员还是积极分子中，论资排辈都没有他的资格老基础好，他多

年来的希望加盼望和精心算计苦心经营，看来今天就要有一个结果了。郝存福也在心里猜测着盘算着。这二队队长的人选，将是自己以后面对面的竞争对手，他不能掉以轻心。他尽管没有像李二则那样表现突出，可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就把二队里所有希望入选的人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在否定了李二则的同时，也否定了每个有可能入选人员对自己的威胁。因为二队自从多年前温宝栓提成全村支书以后，队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两三任，可以说是一任比一任差，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至于奔达跳腾最喜欢的李二则，以他的理解和判断，支书及全体党员社员，哪个人不了解他心短胸窄意识浅，做人做事往下黑手。前几天有人就向他透露了李二则在李老汉坟地的“作为”，他当时听了还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要知道，那可是坏人主坟也是有损自己“阴德”的事，换了旁人肯定下不了那样的狠手。他相信支书及全村人心里也明镜似的。现在，尽管时过境迁，连同主家李枫林在内，不知是确实不知道这件事，还是有别的原因都只字不提，他一个外人，尽管看不服心不顺，却也不便开口。只是在心底里，又把李二则看透看低了几分。所以，那一刻他敢肯定，李二则的人品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次他照样不会有机会。倒是李枫林，自从老爷子死后，像换了个人似的肯干吃苦，很有一些“浪子回头金不换”味道，倒也不失为一个“好苗苗”……

就在郝存福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时候，二队队长的人选也基本确定了下来。多年来蓄谋此位已久的李二则依旧落了空。而初出茅庐的李枫林却鬼使神差地被推选为了二队队长。多年后，当人们谈起此事的时候，说法和猜测还是众说不一。有人说刘云山刘主任感念旧情内定了枫林；有人说是支书看重了枫林敢打敢拼的那一股猛劲，又同情和照顾他人多家贫，才给他创照了这个机会；还有人说，是因为二队内部本身就有两股暗流交涌互不相让的势力在“兴风布雨”，制约和影响了全队的生产，刘主任和温宝栓对枫林的任用，就是针对这种势力的挑战和打击……总之，那一天晚上对李枫林的任命，改写了二队落后的历史，也改变了包括李二则



在内的好多人的命运，这是后话。

会议开到下半夜才结束。当人们吵吵嚷嚷议论纷纷地陆续散去之后，留下来的刘云山温宝栓郝存福以及枫林和曹干事又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刘主任对枫林既给予了勉励也提出了希望。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枫林说：好好干吧，我相信你能干出个名堂来……有不懂或需要慎重的事，多和老温郝队商量商量。再说，你家老爷子不就是一本“活字典”吗，多想想老爷子以前为人做事的行行道道，你就能磨练成一个八九不离十的“老农”了……直性子郝存福说话更痛快，他一把抢过枫林手中正在搓捻的一根卷烟棒，划根火柴点着了才说：“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咱哥俩齐头并进把咱村闹腾出个样子来，最起码让咱村的老老少少不再挨饿受罪就行了！”

## 七

第二天早晨，鸡刚叫两遍，枫林就起床了。他嘴叼一根卷烟棒，踩着麻麻黑的晨曦，先去东寨沟挑了三担水，把窑洞和东房里的两个水缸灌得满满当当，然后又搂柴撇坩针，为秀云准备做饭用的柴火。秀云在枫林起床的时候也醒了，只是孩子含拽着奶头不放，现在好不容易拍哄得又睡了才脱身。夫妻俩一个生火做饭，一个收拾整擦着家里院里一些杂七杂八的零碎活。小院在秀云手拉风箱的吧嗒吧嗒声中，弥漫着一种有滋有味的农家气息。与他们一墙之隔的李二则家的窑洞里，醒了的女人桃兰用手推推还在打鼾的李二则，催他快起来去挑水，说头天熬猪食用完了水，现在水缸还空着呢。睡眼迷糊的李二则开口就骂：“你娘X，不知道老子咋黑间开会回来晚吗，早起撵狼呀。”

上午阳光明媚。二队全体男女劳力在东寨沟的十几亩洼地里打土坷垃。去年秋天少雨干旱，秋末深翻过的土地坷垃棒球不成样，严重影响了现在的春播春耕。趁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组织劳力打坷垃是这两天一队二队最当紧的事。枫林领着大家来到地头，没有说多余的比如就职的客套话，只是稍微做了一下简单分工后，就自己一马当先带头打起了坷垃。他脚下的土坷垃在他手里镢头一起一落的

作用下，粉碎成一些细碎的土面面。身后男女劳力挥锹扬镐的阵营中，一向以拈轻怕重摆姿弄势的女社员张文爱，手拄铁锹把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眼瞅着枫林的背影发愣怔。李二则似乎也累了，他圪蹴在地中间，一边掏口袋卷着烟棒棒，一边斜眼盯着枫林的身影，心里恶狠狠地在说：看你小子能得瑟到几时！李二则自始至终在和枫林较着劲，他认为一个祖宗同龄同姓的枫林时时处处比自己能逮便宜占先机。这次队长人选，他怀疑是枫林背后鼓捣夺了应该属于他的位置。为此，他心里恨枫林一家人简直恨到了牙痒痒想致对方于死地的地步。

那个年代，生产队的活项全靠队长一人安排布置，手底下配备的一名副队长和一名妇女主任也只是起一个辅助协调作用。劳动生产的集体出工收工以及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都是统一行动的。像文爱李二则这样干干停停拖拖拉拉的人，委实没有几个。妇女主任王仙子生就一副男人像，性情也直爽，她挥镐劳作的动作和速度，几乎与枫林并驾齐驱。仙子趁停下来擦汗的功夫，回头看看跟在自己身后的妇女姐妹们，大家都在埋头劳作往前赶，唯有文爱还站在后面老远的地方用手扇凉凉。她便开玩笑似的大声对文爱说：“我那漂亮的文爱妹妹，你快往前赶吧，要不然误了中午回家做饭，小心今黑间张老师又不理你了。”文爱是一个只要能少干活少受累就不怕被耍笑的人，再说，她和丈夫张富有夫妻关系本来就一般般，人们拿此说笑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曾经有人在她家窗户下听到了一段故事说，有一天晚上，富有想来事，扯拽半天文爱都不配合，还直骂富有无能，没有本事能让她在队里干点苦轻的活计，对富有说：“老娘今天割莜麦累死累活，你站在教台上满嘴废话哄一群屁孩闲得慌，现在还想好事，门都没有。”富有无法得逞，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牛逼啥，就你有，我那书本里美女多的是。”文爱始终把能在队里干轻活或少干活当着自己的“座右铭”，今天照样抱定宗旨不例外，听到带刺的话也不温不火，依旧那样站着扇着，似乎不把妇女主任的话当回事。李二则见仙子说不动文爱，也看样学样，蹲在那里继续抽烟，他在心底

说：看你枫林能有球的办法。

枫林只顾挥臂扬镢往前赶，好像对自己身后发生的事充耳不闻。活干到一半休息的时候，枫林突然宣布：“今天的活项是每人一锹把宽从地头干到地尾的距离，干完的挣满工十分，干不完的挣一半分，咱以后就没有一人干不完最后众人帮着干的规矩。”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李二则和文爱。俩人都低着头，两张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 八

落日的火烧云，染红了半个村庄。收坡的牛群羊群陆陆续续出现在村口，哞哞的嘶吼夹杂着山羊绵羊咩咩的鸣叫，奏响了山村特有的一支“交响曲”。劳累了一下午的男人女人，回到家，开始了各自柴米油盐的生活。

枫林收工回村后，又去队部和村会计侯喜贵核对了番一整天的工作量及工分，还初步确定了明天的工务分配。当然，他也兑现了李二则、张文爱两人那天下午一半工分的处罚。对于这个决定，侯喜贵似乎有话想说，但看到枫林毅然决然的神色，他就没有再开口，只在心里盘算：二则、文爱长期以来投机取巧惯了，几任队干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弄着过，有时候连他这个多年的会计也搞不清楚两人是凭什么手段日哄住历届队领导的。他此时口跟前的一句话就是想劝枫林暂时对两人放放手，看看以后情况再说。看到枫林如此神情，也就没有了开口劝的意思。他心说，枫林啊枫林，你小子刚出娘胎就一副初生犊子不怕虎的样子，有事也不和咱商量商量，我好歹也在队里混了几年，队干部也熬走了两三个，你小子猴眉嫩眼，“胎毛”还没有褪尽，看你能在村里掀起几分浪？

枫林当时就看出了侯喜贵欲言又止的样子，一来是因为第一次经手队里的这些事务，忙得有些顾头不顾腩，二来呢，他也了解侯喜贵作为全村的会计，能历经几任队干而不衰，也有他为人处世的行行道道，不过他平时也从多个渠道听说过侯喜贵管三管四的一些说辞，清楚此人也不是善茬。考虑到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今天刚上任，不想给他留下

任何干预自己决断的机会。见他不再说话了，也就顺坡下驴不再多说，收拾收拾回家了。

秀云生完孩子刚满七八天，自然没有跟队下地出工。李庄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怀孕的女人产前可以提前休息三天，产后再休息两个月，工分按平均分计算。家里人手多的，女人生孩子后，一月可以不下地，把自己捂扮得严严实实，吃喝拉撒全在屋里，还有专门的娘家或婆家人一天几顿饭的侍候。这是名副其实的“坐月子”。相比起来，秀云重来没有享受这样的殊荣。她父母早亡，婆婆先逝，生孩子以后，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特别是今年，没有人伺候月子不说，连月子里熬一碗米汤的小米也没有。人常说，月子里的米汤，既是女人的营养和补品，又是孩子的奶。可她家现在连半颗的米粒也寻不着。这段时间，公公猝死，孩子出世，枫林当队长，一事赶一事，家里早已折腾成了一毛包，能吃的只剩下半口袋玉米面。她只能自己熬一碗稀汤寡水的糊糊汤来维持月子里的日子和孩子半饥不饱的奶水。忙忙碌碌一下午，收拾妥了刚坐上炕奶喂孩子，丈夫下工回来了。

枫林回家后，看看秀云和孩子，知道晚饭还有一些时间，便抄起扁担挑起箩筐准备去挑土垫猪圈。刚要出院门，却被进来的二憨子拦住了。

二憨子手提半布袋的东西，进院门就嚷：“枫林大队长，要担土去呀？俺秀云妹子生的那秃小子我能看看嘛！哈哈！这是俺给侄子攒下的一些小米，快给俺侄儿补口奶水吧！”枫林一见二憨子的形音动作，表情复杂地训斥道：“说啥了，干啥了，你疯了，孩子才出生几天还在被窝里，咋能让你看呢！再说，你一个人也过得不容易，小米我自己会想办法弄，你快拿回去吧，让人看见算啥事吗！”

憨子一听这话就显得不高兴了，他说：“咋了吗？咋了吗？我给俺侄儿送点小米，难道还怕别人嚼舌根！枫林啊，俺不是看你是队长才来给你送东西，俺是知道妹子月子里没有米汤喝俺侄子没有奶水吃才来的，俺已经积攒好长时间了。”“再说，即便你现在是队长，俺不还是一个天天‘捅羊屁股’的放羊人吗，难不成你还怕俺贿赂你？”说着，憨

子就把布袋往枫林怀里塞。枫林不接，边推让边说“我不要，我不要……”

俩人僵持的时刻，窑炕上的秀云说话了：“憨子哥，谢谢你来接济娃，我们这两天正好缺粮断顿的喂不饱他了。小米就留下了，你的好心我们日后报答。等孩子长大后，拜你做个干爹行不？”憨子一听乐开了嘴，笑着说：“那行，那行啊，只要俺枫林兄弟不嫌咱是一个放羊的就行。等娃能出动的时候，俺还给他买一顶小虎帽来！”

话已至此，枫林也不好再推辞了。几天来，俩人之间因为领养孩子的事那种心照不宣的尴尬，终于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他们都有一种解脱隔阂后的轻松感。此时的他们，一个接过了另一个手中的米袋子，一个接过了对方敬过来的一根卷烟。

枫林和二憨子在院里发生的这一幕，刚好被隔壁院里挑水回来的李二则看到了。两家隔着的那半截齐腰高的土墙，经年累月猪扒鸡跳羊蹬动，早已剥土掉坷垃矮得不成样子了，两院的一切，彼此早已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了。作为本家弟兄，又是紧邻，明地里李二则与枫林称兄道弟，背后却相互较劲。枫林因为有李老汉平常的管教，凡事表现含蓄。李二则则不同，在几番明争暗斗的较量中屡遭失败后，风度就彻底收敛了，很多时候，不仅明目张胆，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比如他在枫林家老坟地的所作所为，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此刻，在老婆再三催促下才去挑了一担水，没想到他刚跨进院子，一眼就瞅见了二憨子和枫林一个接米袋一个递烟的情景。他心念顿时一闪，也顾不得放下肩上的水担，尖刻的话语脱口而出：“憨子，来看李队长了！难道你又嫌那放羊的活计不美意了？”

二憨子名“憨”实不“憨”，他知道李二则的花花肠子此刻又拐了弯，于是也针锋相对，说道：“俺是来看看娃，看看俺这未来的干儿子，你说不合适吗？咱这人只有这股子傻劲，哪像你二则兄弟，心多计谋深，什么事都能干出个行行道道来！要知道，‘为人做事路要正，积攒阴德心不亏！平常少操那些个瞎瞎心，说不定你家的黄土也能变成金！’”

二则一听二憨子揭了自己的短，自知理亏不得

开口了，并抬腿钻进了自家的窑洞。顷刻间，他家窑洞里传出了他倾倒水放空桶的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声响。其间还夹杂着他谩骂自己女人的吼喊声：“你这熊婆姨死在炕上又睡毯哩，咋还不下地做饭，诚心想饿死老子吗？别人狗眼看人低，连你也不把老子当回事了！”他女人反唇相讥道：“你水瓮里干干的，箱柜里空空的，就剩几碗玉米碴和半升喂猪的黑豆了，难不成你让我把那黑豆干炒出来把你当猪喂……”

二憨子大枫林几岁，住枫林西头隔壁，这两年给队里放羊。俩人尽管相差着年岁，但因为紧邻近舍挨了几辈子，成天滚战在一起，关系自然不一般。而对于二则家男人看不起女人女人不服气男人的状况，俩人早已耳熟心明。现在一听这俩口子又快“开战”了，彼此看看便不再言语了。

夜幕悄悄降临，起风了。院子里的柴草随风乱窜，发出刺刺啦啦的声响。一页破了洞的窗户纸，忽闪忽闪的，传递着风的信息。枫林平展展躺在东屋的土炕上，思量着这些天来的林林总总。今晚间，帮着秀云收拾完家里的一摊子事情，准备睡觉时，他才发觉土炕已经被孩子们挤得满满当当的了。以前老爹活着的时候，他总是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从来没有在东屋的这盘土炕上睡过。不是他贪恋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主要的是他嫌李老汉的唠叨。现在独自躺在炕上，他既感到有一点点新鲜，又有一些不适应，也有对老爹去世后的多多少少的一些伤感。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睡惯了挤惯了。今天突然分开，倒有些不习惯。但很快，他的思绪就被另外一种思想占据了，就是队里的那些人和事。

凭心而论，单说地里的那些活项，只要愿意干，他自信自己把一只手别裤腰，也不会输给其他人。别看他以前伸手干活少，行动起来，一般人还不是对手。他先前的懒散，说白了是老觉得心里有个依靠，凡事都有老爹兜着。如今，爹死家添丁，队里的事又一摊接一摊，他就觉得自己仿佛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想沉到水底，就得想办法奋力划拉。

他现在最头疼的是管理人。全队男女劳力 70



多号人，大多数都是养家糊口本本分分的实诚人。男劳力里最数二则贼溜，干活投奸取巧不说，遇事喜欢妖言惑众煽风点火，有时急眼了还尽使损招。文爱的那种德行吧，他也清楚，那完全是人们给惯出来的。她仗着富友是孩子们老师的情面，时时处处偷奸耍滑，着实让人看不下去。今天，给他俩的惩罚，既是对他们的告诫，又是对众人的警示。他想告诉人们，现在的队长是他李枫林，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不操心少操肺懒懒散散的人了。他希望大家手下这几十号男女社员，都能像他李枫林一样，思想转变，行为转变，直到最后能转变整个二队的状况和面貌为止。

枫林心里也清楚，受到惩戒的二则和文爱肯定对他恨得牙痒痒，此时说不定还在如何地诅咒他漫骂他呢，但形势所迫，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想再在此事上费神费力多说什么。因为队里还有好多好多的事，需要他处理解决。既然自己已经接手了这个摊子，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走。不会的，

多学多干；不懂的，多思谋多问。他相信，只要自己身体力行，不怕有办不成的事。他突然觉得，自己这几天来的思想和行为，有了近似乎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改变，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生活和人生，他也说不清。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受到惩罚的文爱，在经过与丈夫又一次的吵闹后，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直至后来波及到他的婚姻和家庭，以及一群孩子的命运的大转折，他才明白了那个很平常的夜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

(作者单位：马兰矿)



###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被评为 2019 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先进单位和 2019 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

9月19日，2019年度《阳光》杂志、中国煤矿文化网工作会议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张强，中国煤矿文联特聘副主席、华能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郑铁骑，中国煤矿文联秘书长盛军，2019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等7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对2019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先进单位和2019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西山煤电工会傅澍乾、杨志刚、王珺被评为2019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个人。

会上，同煤集团的李敏楠和西山煤电集团的傅澍乾分别作为2019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和《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代表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活动、第五届中国煤矿艺术节分项活动、杂志期刊编务、网络宣传等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对煤炭行业文艺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文艺作品创作和文艺成果交流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

(王珺)

简

讯



代言是一名普通的电气维修工，从毛头小伙子到皱纹上额头，在车间里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迎来送走了这个车间的四任车间主任，八个班组长。在基层队组干技术工种这么久，必然是实践多多，对所干行当也是了熟于心，当个班组长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了。但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数眼瞅着长了一岁又一岁，代言却依然是个普通工人。

你要说代言是个普通人，可是在平日的的生活工作中，却显得极不普通。队里的大事小事他都有话要说；谁家有个什么事，他也是犹如当事人娓娓道来。

比方说：这个月队里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

任务，代言张嘴就来：“这又是队干们喝酒吃肉整多了，工作任务落下了。”张三今年代表厂里参加技术比武大赛未能夺冠，代言会说：“本来就没有拿冠军的实力，还不知道是谁选拔出来的选手，也不知道代表着谁的水平？”段长的女儿平时学习也不是特别优秀，却考上了某所一类重点大学。代过会说：“还是老子有钱供得起，只不过女孩家家的，投入也太大了！”

代言总对这样那样事情发表着自己的言语。当然了，也都是些工作之余，饭后闲暇的谈资，忙碌的工作和应对生活压力的同事朋友们对他的言行也不过是摇头颌首，一笑听之。

诸如此类的事情和说道，似乎成为代言生活的一部分。究竟是代言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还是别人存在于代言的口中，其实，互不相干，却又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些工友好心地提醒他：“代言啊代言，你爹妈怎么给你起的这个名字啊，你可真得说，能不能歇歇再说。”还有些人在代言说完之后会来上一句：“你总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有背景，那你上呗，做个样子给大家伙儿看看啊！”

面对他人的这种疑问，更多的时候，代言会立刻把踩在长木椅子上的一只脚挺到地上，捋平了略微凸起的肚皮，眼珠子往上一扬，扯起有些公鸭嗓子的声音，还击道：“你咋知道我没机会啊？当时我还年轻，我就说，我的机会会让给别人吧！就入党这个事，当时咱们车间党小组书记和我一个村，论辈分还得叫我大爷，只不过我怕这事影响不好，所以我没占了入党名额的指标。”“还有，刚参加工作时，我鞍前马后地一直跟着的王班长，现在已经是车间主任了，我啥要求都不提，我不是为了咱领导考虑么？”“你们的觉悟，思想太肤浅，懂我么？我这是甘为人梯，甘当铺路石。还有呐……”

每每这时候，代言能说出好多个类似的事例，有的早就在工友们之间传过，也有的只是从他口中一次又一次地说出来。究竟事实的真相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兴趣去考证。大家似乎更愿意代言就这么一直说下去，或许还真有什么爆料的事情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也有和他共事多年、稔熟的朋友劝说他：“代言老弟，这么多年了，听哥一句话，

你不是没吃过这个说话上的亏吧？怎么老是不记？”

不过也不能小觑代言，当谁要是做了有损于代言分毫利益的事情，代言还真会拉下脸来，把对方毫不留情地扯拽到车间主任那里。

## 拯救代言

□ 李拉成

曾经有位工友因为组里评先进差一票而怀疑是代言做的梗，就对代言说了句：甘当铺路石？你不做绊脚石，别人就烧高香了。这句话，就像踩到了兔子尾巴一样惹怒了代言，差点和这个工友挥戈相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来了，皱纹也爬上了代言的眉角额头。其实，代言何曾没有想过，若不是自己怕吃苦、怕揽事、怕挨批、和稀泥、马后炮、怕担责任、事不关己皆挂起，如今咋也能是个享受到副科级待遇的干部了。

提拔不了，做不了官也无所谓，自己不也平平安安过了这么多年了。可是，这叨叨叨，说说的习惯是啥时候形成的啊！代言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了。就连老婆也在枕头边和他寻思说：“咱是不是需要看看心理医生啥的？”“咋、咋、咋，我这能吃能喝，能干能说，你才有病了。”代言一听“病”这个字，腾地一下扭转身子，一扯被子自顾自地睡去了。

日子还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过，代言依旧在车间重复着他的工作，班前会后的空档间隙，澡堂里更衣洗涮时候，时不时地还会传出代言的滔滔言论和工友们的哄然大笑。

一天深夜，代言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白胡子仙人说：“施主，你已经活得看淡功名利禄，思想刀枪不入，境界超凡脱俗，何不跟老仙随缘修炼呢？”拂尘朝着代言翩然挥来。

我勒个去，各位看官，大家说说，代言还有救么？

（作者单位 西山矿山公园筹备处）



# 街头“趣事”

□范立光

五月十九日，从北京三日游回到太原，因为手机没网，不能网约回古交的车，于是决定在太原住一晚，索性第二天来个“太原一日游”，然后坐火车回家。真是这辈子啥事都会让我补全，谁料到竟又让我倒霉地摊上了一出街头小品闹剧。不怕众友笑话，且听我道来——

逛完了钟楼街，一看时间还早，于是就想去鸿宾楼捎带买点芝麻酱烧饼，回家好夹点熟肉，让本“老百姓”享受一下舌尖上并州老字号小吃。待走到那里一看，不巧那段路正在封闭翻修，路边建筑也被拆得像挨了飞毛腿导弹。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南下大南门，去也是老字号的“太原面食馆”购买。

就在离大南门一二百米的路边人行道上，碰到一道貌岸然的哑和尚站在那给人算命。我本不信这一套，可看到他地面旗上写着分文不收的大字，不由产生了好奇与敬畏之心，不由也停步凑了过去。果然见他给一个成年人量完手指头尺寸又在他自己的手指掌心之间又写又掐，一阵“专业性”的比划忙乱之后，拿出一签文交给那人。这时，和尚自带的一个哑语翻译就给他一一陈述，直到那人敬佩得失声叫准。仅管算得命运令他担心，但他仍是拿出钱来执意交给哑吧和尚，以表心意。只见那和尚生气地把手一挥，不为所动。于是我大为感动，对这位算命很准又分文不取的高僧信任大增。

又见那和尚给一女的算出是平常命运，那女的也说很是精准。拿出钱来给他，也同样拒收。于是我不由心动，心想玩玩又何妨，于是伸出手让他看。

只见那和尚仔细量了我左手五个手指，如法炮制地又掐又算忙乎一阵，突然颜面大变，冲着

我又掬恭又弯腰扣首，比比划划不知所云，让我大吃一惊！那身旁的“翻译”赶紧解释说你是富贵之命，老运亨通，高寿多福子女有成等等。哈！一下说得我忘乎所以，蒙进陷阱。那和尚又从僧袋里拿出签文，又请出一护身符，在空中地面祈拜一圈后郑重交于我手里，向我这贵人真诚祝贺。

我此生哪里享受过如此礼遇，不由受宠若惊，心想莫不是刚游了恭王府，沾了恭王府“天下第一福”的福气不成。这么一想，疑心大减，于是鬼使神差，不由也想学刚才那两人拿出钱来表示心意。心知裤兜除了十元零钱都是百元大票，于是小心地摸出十元，递交过去。和尚面有难色，翻译忙说你这是大贵之命，十元难表心诚，不如给个五六十元试试。一时闹得我左右为难，不给吧，如此好命于心不忍，给吧，又有些真假难分。碍于情面，只好一狠心掏出百元大票交于和尚，让他找回五十。那和尚麻利地把钱收回僧袋，没有任何表情，而那两个刚算完命的人好心地提醒我佛家规矩哪有找钱这一说呀，别计较了，值当敬了佛好了。我一下醒悟果然是我无知，本人虽不信宗教，但也旅游见过庙殿，哪有捐款还有叫和尚找零这一说词。如此大贵之命的人怎能干这有失身份的事呢？于是我忍痛割爱不再多说，带着好运的眩晕，大度地离去，一时似乎真有了贵人的感觉。

刚走进“太原面食馆”大门，就见身后急急地走进一个小伙子，只见他径直走到我的身边，小声地告诉我：你上当受骗了！他们是一伙骗子，我已观察他们半天了。在那里我不敢说，怕他们报复，你赶紧报警吧。听其一言，我略加思索，立马像酒醉清醒了大半，意识到此事不妙，自己肯定犯了糊涂一时之大忌。我闻着店里芝麻酱烧

饼的香味，让自己清醒了一阵，再仔细打量了那小伙的脸面，快速地分析着他的身份和动机。当我相信这小伙不像是骗子同伙来试探后，也马上想到报警，可又一想，为了一百块报警，警察会当一回事干预么？再说自己是心甘情愿地挨宰，想当什么“贵人”，即使破案，岂不是也要怡笑大方吗？于是我对小伙子苦笑着说：“钱也不多，算了吧，就当是破财交学费吧。”小伙子见状，也就走了。

我买上了饼子，走出店铺，但此时又开始于心不甘，便决定尝试着返回找了一圈。果然和尚不知去向。得手快撤，骗子伎俩显露无疑。我问了一下闲站在店门外的店员，她们均表示没有在意这帮人的去向。但告诉我门外街道上都有监控。这多少让我有了点报警可查的证据，否则，警察说不定还会怀疑这老糊涂蛋，闲得无聊信口乱说拿民警解闷也说不定呢。想到此，我掏出手机，带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进行了生平首次110报警。接警的是一位女警，问清了事由，详细地段，她说会接转当地派出所，他们会联系我。

不到五分钟，果然接到了派出所接警员电话，我又把事由陈述了一遍。他说人呢？我说跑了，他说那我们去了也没用。我说有监控可查呢。他说，你先来所里登个记吧。我说古交的，还要赶火车呢，不能去了。他说，那我们查了监控再说吧，有情况会联系你。我当然明白这句托词的含义，于是说了句拜托，就挂断了电话。我知道这肯定是无望了，但努力了，能做的只能到此为止。于是不再心存幻想，打点精神迈开北京三日游疲劳的双腿，死心塌地地朝大南门开向火车站的站牌走去。

事情展开到此，连我都几乎会相信，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索然无味的交学费的经历而已。可谁会料想到，事情的转机就像我的命运一样，总会有一些出乎预料的情节发生，这次也是像是有高人在导演，让此情节在冥冥中给人以丢失的沮丧和复得之惊奇。

（于是本篇的高潮就发生在这接下来的最后的时刻。）

如果说太原有几百万人口，那么这里马上就会上演有几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奇迹”。

正当我穿过马路，经过地铁隔离墙，朝东走

向公交车站时，迎面正碰上一个人，哈！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坑人骗财的假和尚！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众里寻觅千百度，我苦苦思念的就是你！狭路相逢勇者胜，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一个箭步扑到他的身边，死死拽牢了挎在他脖领的僧袋，一边大叫你这个假和尚真骗子！告诉你我已报警，警察正在附近查找你，你跑不了了！

只见那和尚一时还没反映过来，直到认出了我就是刚才的“贵人”后，顿时惊恐万分地退缩着，不停地给我弯腰点首，打恭做揖，一边快速伸手从僧袋里掏出那张一百元钱交到我的手里。我接过钱扬起手臂，怕造成误会，向围观的路人讲起我被骗的经历。路人们只是听着看着，没有一个有出手相助之意。这样的氛围我立马意识到有被随时孤立的可能，再发展下去，要是那假和尚还有同伙，我就要处于不利甚至是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时，人群里走出一胖胖的短平头小伙，来到我身边，却是替那假和尚说情，他说：都是江湖混的，挣点钱不容易，看他那可怜样，放过他吧。我正在考虑如何收场，一听这话，马上顺坡下驴，看在小伙的份上，放他一马。等我刚松手，那和尚立刻闪进人群，不知去向。

我知道该是我退场的时候了，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我把钱装到口袋，一边故作轻松地朝那小伙搭话开玩笑：你不是那假和尚的托吧。一边迅速地向公交车站走去，跳上刚停下的不知哪路的公交，尽快撒离这是非之地。速战速决，见效就收。就这样，演绎完一场当今时尚青年喜欢的称做“快闪”的行为艺术情景剧。

回到古交的家里，我回忆起这一幕的前后细节，感到似乎有趣，又有点后怕，真真假假，失而复得，戏剧化的情节，跌宕起伏，像看过的电视剧一般。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到了老糊涂阶段，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却又庆幸没造成意外平安归来，感恩上苍，似乎真的有老天护佑。正在我百感交集，前思后想之时，一抬头看到了案前刚从身上掏出的护身符和签文，不由大彻大悟：难道这不正是老天赠送给我的命运之礼么！可叹，怎么会让我用如此方式，得的如此不易！感慨之余，又不由哑然失笑：那旗上说得透彻——分文不收。

（作者为原古交指挥部职工）



# 记忆的歌 唱

(组诗)

□ 张 杰

## 美好记忆

总在深夜 一些快乐分子  
突然灵光一闪  
跳出尘封的记忆  
贴心贴肺地划过  
像流星贴着深邃的黑暗  
划过一道白色线条  
短暂而美丽  
我努力翻腾着往事  
想抓住记忆的尾巴  
一头扎进幸福的河流  
可每次都被  
一个叫断片的小子搅局

## 其实很简单

就像一根火柴“哧”地一声  
点燃一支香烟  
别去问火柴制作的流程  
那是火柴厂事情  
你只管对着一苗光亮  
摸着最初的思路  
干就完了  
所有的传奇都脱离了现实  
所有的现实都没那么传奇  
能抓住眼球的可能  
只是一个不完整的片段  
能收买听众的可能  
已经过谎言精装  
别只仰仗着眼睛和耳朵走江湖  
智商会蔑视你的肢体  
其实 一切又那么简单

不听 不看 不问 不信  
撸起袖子 收敛元气  
干就完了

## 这个上午

整整一个上午  
空荡荡的院子  
只有邻居大娘来过  
隔壁的孩子来过  
风来过 雨也来过  
还有那条大黄狗来过  
你没有来  
连一条短信也没有  
我不会以花落叶蒂的愤恨  
迁怒这个上午  
依然坚守虔诚与责任的庄重  
一个人坐等另一个人出现  
是一种喻事喻物的载体  
等着等着  
往事就坐满了房前屋后  
以及一个人的内心

## 关于房子

记忆中的老屋  
是一家人的幸福天堂  
低矮的土坯墙  
像那个年代一样朴实厚道  
两代七口人 夜夜  
好梦从这里开始  
月光悄悄溜进小院  
轻轻亲吻农家的安逸  
留下浅浅的浪漫

就隐藏到白日身后了  
树叶一般稠密的日子  
如作坊发酵的酒糟  
老屋便酝酿出  
醇厚深远的回忆

## 无雪的冬天

梅花开得很纠结  
愤怒的花朵尴尬地挂在  
寒冷的冬天  
等待着白色的羽毛  
飘落下来  
哪怕是一夜临幸  
冰冻的岚漪河赤裸裸的  
躺在这个古铜色的季节  
一动不动 像一条死鱼  
任世俗尘埃落满瞳孔  
一些干燥的肌体一个接一个  
走进医院寻医问药  
试图弥补雪的缺憾或病痛  
只有两只白色的候鸟  
在僵硬的桃树下  
翻阅着春天的辞海  
期待三月的好运

(作者单位: 晋兴公司)





## 那些花红，那些柳绿（组诗）

□ 李振峰



## 煤

走在煤和煤的中间  
我和它们一样黑  
我就是它们中的一块

头灯劈开的空间  
不宽，把许多坚硬挤开  
排掉多余的水分之后  
我也是一团火呀  
只不过暂且，把那一份热情  
按捺在心里面

等候一条理念的输送  
等候一次开放的点燃

哪怕一点小小的火种  
我也愿意粉身碎骨  
以粉煤灰的形式  
铺垫我的表里河山  
突破娘子关的那一条  
高速路线

## 删除

那些花红，那些柳绿  
不一定都是多余的  
但我还是要删除掉它们

五月，春已经很沉重了  
灿烂得一塌糊涂。我所需要的  
只是父亲遗留的那一点点  
沉淀于底层，不会浮动的叮咛

我愿意是一片叶子  
主动脱落，尽管还不金黄  
我也愿意是花朵，自我凋零  
把果实亮出来  
这显然还不可能

## 仿雨果《风暴》

啊，大火正蔓延向上  
我知道你并不爱他  
埃斯梅拉达，你说你是过客  
是游魂。你用毁灭爱

拯救一场爱。如同你  
我们无法把温度降下来。如同你  
我们将永久地失去唯一的归宿

这全是因为，钟楼已坍塌  
加西莫多尽余一柄空锤  
和无声的哭泣

## 杏花

午后，一棵杏树  
发生了突变  
它们的苞蕾突然裂开  
顶一头雪，正好迎合了  
清早的那一场倒春寒

其实，也像是带孝  
它们硬顶着迎面的风  
看春景一寸一寸  
把残雪逼退  
把寒冷掩埋

## 迷失的风

从街头，到巷尾  
她是一步一步移过去的  
陌生的地方。没有石头、树木和花草  
没有需要耕耘的方寸之地  
劣质的裙摆裹紧了她的想法  
每一步都不可预知，微信上  
共享位置隐藏在楼群里  
点开、放大、再放大……  
应该有一缕风。她想——  
从山里来的风是清新的  
远处传来流水线的机器声  
风的方向是明晰的  
不会迷路

## 松涛

你指着那片松柏  
叫它们的名字  
松涛一阵，又一阵  
就着风，与你聊陈年旧事  
你说，总有一棵树属于我

风就大了一些，好像你的声音  
已参杂其中了

## 暮色

青山拥抱夕阳  
翅膀依偎森林

背靠暮色  
攥了一天的石子投进水里  
水面破了的时候  
你原谅了春天

## 瞬间

昙花一现。春天  
早就灿烂得一塌糊涂了  
落英缤纷，是对土地的回馈

儿子发来消息，北京小雨  
牡丹园结满了籽实  
阳台上，花盆里的丝瓜秧  
正顺着根细线  
替我向上攀爬

## 清晨

早起的人披上外衣  
霞光是初春金色的恩赐  
杏花的白，探出灰褐色院墙

“多么清新呀！”  
打开柴扉的那一刻  
长尾雉正回头装扮尾羽

小黄狗如离弦之箭  
绕过她冲出去  
融入草色

## 暮归

嘴唇上涂着的白沫  
是老牛对暮归的反思  
赶车的人哼唱着《将相和》  
沿途全是他的江山社稷

又把一片金黄撒进了泥土  
此刻，老伴儿已经把昨天的柴禾  
填进了今天的炉膛

晚霞烧红的半边天  
他怀疑是打金枝惹的祸

（作者为原师专职工）



记忆的影子

——观电影《一代宗师》有感

那盏涉水的灯 点在心中  
一代宗师的梦，照亮夜空  
风声过去 思想的痛  
是记忆的影子  
伴随终生……

雪没下来……

生活无懈可击 这是表面的认知  
风和水草，还有暗下来的言语  
以讹传讹的事情 发生在冬季  
雪下没下来？在北方的城市  
在感觉里……

大寒后的年味……

腊月，风肆意地歌唱  
以老生的腔调 荡气回肠  
一扫河流的情绪 冰封成白色  
失血样 种进冬季的诗里  
抑郁的叶子落尽，风在  
龋齿的树和太阳下，高歌猛进  
那恣意的过程  
隐喻着大寒后的年味 已经形成……

一瓣馨香，开在风中……

这些年，钟表 走走停停  
琥珀和昆虫 来回走动  
感觉的嘈杂，在时间的轨迹  
穿行。周期性的冰雪 碾过寒冬  
积蓄的能量，在腊月风中滚动。  
过年灯笼的色彩  
点亮夜空，脚步在腊梅开出的花朵中  
聚拢成一瓣馨香，开在风中……

真爱

你的影子 跟随在时光后面  
扶着另一根骨头与筋腱  
凸显出真爱 相互  
依附，走过余生……

注脚……

生命纵然 还有许多惋惜  
情爱 自然潮来潮去  
况味与愚钝 穿越世俗  
无法遮住  
昨日风雪融化的痕迹  
寒冷自然走过 怀揣心事的裤脚  
该放下，还得放下  
卷起的记忆被尘埃包裹  
下意识的风已经吹过  
在雪地 踩下一行注脚……



心志与归乡……

鸟儿 扇动翅膀  
才能飞回故乡。沿途积储的能量  
是迁徙中的意念 与心志  
经历，路上的凶险与风霜  
体力的流失和磨难，不会改变其心志  
中途三次间歇的驿站，是困顿时的  
补充，遗憾和忧伤是难免的  
精神的慰藉 在进门的一瞬  
释放……这沉重的乡愁！

心结……

只有大海没有倒影  
在风中 三月过后的激情  
是闭上眼的感知与情动  
面对大海 舍弃与惆怅  
又一次让心醉 与体香  
轻捻一腔情肠  
把多年的纠结 释放……

生在上世……

幻想 梦一样  
走不出佛灯的光亮  
僧人的木鱼儿 敲通心门  
与庙堂的灵光  
桃花，在灯影里开放  
——冠冕堂皇。被风扯动的情形  
是尘世的形象

痛不欲生的影子 把肉身  
控掌……

四月

四月  
学学金鱼的生活  
自然的水草，拂过 灵动宣纸上  
的画面 把“金玉满堂”题款下的  
感觉  
融进生活！

走过那年

走过那年 若隐若现的春天  
坍塌与陌生 是旧情中的  
春草残弦 稀疏与细节  
杜撰过春天的往事  
往深处去的指尖 把经过的部分  
梳理成桃花的白 开在清明这天

凝视远方

凝视远方 思绪 在思想中流放  
阳光如春季的枝条 与草地  
梨花 如初地开放  
长嘴巴的故乡 在山的那边唤我  
四月的故乡低咽着  
凝视远方……

打开的门……

夏天，热浪覆盖  
野兽躲在身后  
觊觎，天空的白  
抽屉 装满了相思  
限制了 思想的咸阳  
端午的镰刀  
把那扇门 打开

走了的一郎

——写给诗人江一郎

走了的一郎，已经走了  
天边的浮云，到了很远的地方  
背影里的窗口，永远成了背影  
思想的画框立在世上……

春天……

美丽发现 是春的灯盏  
再靠近一点现实 与念头  
是每个人身体里的雾岚  
在声色花红的四月 展现  
天窗开出的绿色，被祈愿送达高处  
宗教也罢 做一株空心草的体验  
在春天……

感悟，四月的此刻

本能 与生俱来  
桃花开成四月的倾城之色

屏幕隔着一堵 厚厚的墙  
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 你的身影  
藏在云朵之外 旧影旧事还在  
本能地 在往复的季节，到外面  
去走走  
感悟，四月的此刻

### 母语与方言

古老的方言 在一次次重生中  
翻着浪花 以一个雕塑  
一个仪式的重复中 流传……

史书上记载的声韵  
有拔节声 记载着方言的延续  
以母语的音节 口口相传

### 缘分

来与去 形式已经不再重要  
牵挂依旧 心思依旧  
故乡都那样立着  
一年前那样，十年后还那样  
来与去 缘分郁郁葱葱  
在生长……

### 真爱地久天长（歌词）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我们是各自心中的慰藉与太阳  
爱的世界里地久天长  
无尽的情，让我们彼此关怀相望  
心灵撞击出火花  
思念织就出艳霞  
牵挂是心的寄托  
珍重是爱的报答  
真爱的世界没有早晚  
真爱地久天长……

### 故乡的五月

那只鸟 飞过麦田  
在故乡的上空 五月的强光  
穿透热浪 穿透汗滴 穿透思想 穿透  
透  
乡亲们的肺部  
风忍受着 故乡的五月  
和收获。

### 雕像

女人的手 在时间的运行中  
风一样 在窗口张望  
目光所及处的思想与云朵 可有雨  
戒指的后面 熔炼着梦想与奢望  
不服输的女人 用一生的时间 熔炼  
着  
在坚贞的垛口 塑成雕像

### 夜，无奈地退去

夜无奈地退去 那行大雁

向南，冲着故乡飞去  
月光下的水声、林地 自远处  
翻阅山地 在静止的村庄  
老屋的房檐下 驻足  
夜退去时 思想复活了

### 有人……

有人站在高处 看着  
往年的样子，时间在身后走过  
没有停止脚步

有人在上山的路上，想着  
一览众山小的样子 风从耳边吹过  
忽略了鸟的鸣啼

有人在下山的路上  
思绪 追赶着落日  
想用手中的笔 赎回丢失的自己

### 作为一名香客

作为一名香客  
磨破了多少双鞋  
在四十年的路口 我跪下来  
朝圣般地交出肉体 和精神期待  
可为时已晚 已经时光不待……

作为一名香客 我永远在路上  
找不到终点……

### 那扇门

那扇门开着  
我看到了远方 看到了水草  
大海 还有无穷的想象  
透过那扇门 我看到了  
自己的体温 和盛酒的银器  
还有白色的月亮……  
在门外，我坐下来  
那扇门 开着

### 脚印

在时间那边 风行走的方向  
是一种诀别，痛惜过后 麦穗黄了  
迷途的燕子  
在布谷的歌声里 远行的脚步  
印在了五月 在一张白纸上  
留下……

### 从容

在平行的两座城市穿行  
寻找我们都知道风向的季风  
五月的雨下过窗外的情动  
在过往的画框里 我们已经  
习惯了所有的从容

### 那时候

那时候天不热，地是绿色的

空气中有鸟 在天上飞过

那时候没有雨水 没有愁绪、苦恼  
有一条河 在村后流过

那时候水很清 风很纯  
没有网络 没有微信和动画片的  
幻觉

那时候彩虹在天上 在远处  
轻歌……

### 流水

灵性的回归 是六月上午  
静止的、流动的美。透明的上午 阳光  
穿过清晨九点的肺 反衬出 夏的短  
暂  
和公园戏台上的明媚  
臻于完美。

一个人的窗外 城市在桥下老去  
船却撑起流水……

### 观画

——品“灵性的回归·中国当代诗人  
绘画巡回展”

多多的无题 是个哑迷  
在《字非心象》的诗里  
欧阳江河的草书 如螃蟹的步履  
上升为执迷  
像与不像间，谁去谁留 已无大意义  
深邃也罢 那些天空和海水  
还有草和陆地  
在一种声音里 列着队远去 在悲哀  
的深处  
是多多的诗，画一样虚拟与  
真实

### 悼念

西川的悼念 由一只蚂蚁开始  
配以作品 说明一个国家的去世  
常常留下轶事 风自由地刮过  
河水冲刷岩壁 庄子与大海的  
深意 是画的深邃与高度 在诗里

### 一个愤怒的人

一个愤怒的人  
是心受到了欺骗  
那痛 洞穿骨髓 和雨后的阴山  
乌鸦穿过云朵 在天空打旋  
也不能阻止 愤怒的人  
把思绪 停下来

一个愤怒的人 把脸拉得很长  
还有粗胀的头颅 拳头般

接近熔点

### 五月观花

观花归来 流光溢彩  
都市的繁华 在牡丹园中  
不敢提及的那片叶子  
与月季丛中的情动  
风轻轻地吹过  
——与花相关的往事  
在五月交错的时光中  
与花有关的事情  
不可思议地，牵扯此中  
生成，五月与诗有关的句子  
在观花中……

### 绿色万柏林

莫非是神鸟衔来的玉石遗落山洞  
那绿的美，被世人流传  
曲径通幽的花径  
和六月金色的花田

偏桥沟的夜景，是一幅丹青水墨  
书写 万柏林的今天。

### 生态园的绿

是不是只顾赶路  
恍惚间 万亩生态园的绿  
成为一种典故 风与河水抚平了  
旧河西的沟壑土地  
灵魂的镜子 在绿色的五线谱上  
演奏出 柔美、铿锵、激越的  
弦外之音……

### 生活的美

真不想惊动这些文字 来表述  
这个夏季 澄清的思绪  
午后的阳光很美 照过小区公园的植  
被  
下棋的老人，在树下对垒  
红歌的队伍成了一景 是生活的美

### 四月是重生的季节

静静地醒来 在四月的早上  
北方被谷雨的降水包围  
些许的凉意与欣慰 在这份  
平静的新意里  
从容面对 无边的绿意浮上来  
像梦境飞出的彩蝶 留下  
展翅的伏笔  
四月是重生的季节 那一抹清幽  
落进眉心……

(作者单位: 集团公司工会文联)



## 巴黎行 (组诗)

□ 刘文英

### 他说，他是中国人

中国餐馆里  
听服务生激动地讲述他的故事

二十八年  
他告别生他养他的母亲  
来到异国他乡  
到处是白眼 鄙视的目光  
还有那粗鲁 甚至谩骂的话语声  
他只有默默容忍  
他说 他是中国人

今天  
他依然是在异国他乡  
到处是友好 敬畏的眼神  
还有那点头哈腰 主动问好的外国人  
他可毫无顾忌地 昂头 高谈阔论  
他说 他是中国人

### 巴黎行

告别那寂静 安逸的城镇  
去寻找那  
巴黎圣母院的灵魂

一腔向往  
瞬间化为乌影

神圣的殿堂  
只留下残垣破壁  
映入眼帘的——  
还有那伸进背包中的 梁上君

惑疑占据心情  
我不由得长叹一声

### 罗马斗兽场

穿越时空  
我来到人兽厮杀的战场  
饥饿的雄狮  
求生的角斗士  
还有那被践踏在脚下的伊娜莎

看台上  
人们在高呼

血肉汇成了红河  
生与死瞬间被定格在那里

不管谁的胜负  
只是富人眼中的杂耍

最终  
一具具残骸在欢腾中消失

### □ 红

烛光下  
一对老人搀扶着坐进对面的餐桌里，  
轻声低语

一杯啤酒  
一盘甜点

隐约的烛光洒在脸上  
或微笑  
或呢喃  
刀叉在盘中轻轻的 慢慢的跳动……

时光在慢慢逝去，  
老人从座位上缓缓站起，  
爷爷为奶奶轻轻披上外衣  
奶奶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支口红  
轻轻的涂在唇上  
把年轮划去

### 浪漫的法国人

塞纳河畔  
灯火璀璨  
游轮在微风中驶向塞纳河的彼岸

在夹板之中 我的旁边  
一对情人毫无顾忌地在缠绵

我不好意思地把脸扭向一边  
面朝大海 遥望星火点点  
只有吻声在耳边  
一浪高过一浪  
波及着海面

### 重整行装

告别那疲惫的身躯  
静养

重新又背起行囊  
开始新的旅航  
去欣赏那诱人的风光

(作者单位: 集团公司总医院)





# 工人散曲社推荐作品

## 刘江平散曲五首

【双调·折桂令】内蒙走马观花

望雄鹰展翅飞翔，碧野蓝天；牧马胡杨，遍地牛羊。敖包祭祀，奶酒飘香。马头琴情歌唱响；嫩草地蒙女梳妆。青冢流芳，古韵绵长；游客芸芸，催我诗狂。

【越调·小桃红】白族三月街

苍山大理彩旗飘，一路金花笑。人聚人拥满街道，乐淘淘，热买热卖欢声叫。罗裙献舞，雕弓传艺，祈来年步步登高。

【双调·折桂令】苗乡绥宁黄桑地质公园

莫不是人到天堂？莫不是梦入仙乡？满目霞

光，遍地花香，青山绿水，交颈鸳鸯。上堡国苗民史长；六鹅洞神女留芳。野谷农桑，古寨回廊，天泻银河，多彩家邦。

【双调·折桂令】绥宁大园古苗寨

说不完古寨神奇，看不够古物珍奇，绕不出古道官迷。北靠青龙，南临玉带，芳草萋萋。窸子屋族亲聚集；铜鼓巷骚客吟题。如梦晨曦，满目田畦；世外桃源，大美湘西。

【双调·折桂令】苗家四月八姑娘节

峰峦秀侗寨苗乡，喜气洋洋，快乐姑娘。侗舞传情，跳花跳月，环佩叮当。对山歌春牛逗爽；拦门酒古韵生香。坝那山庄，美味同尝；宾客狂欢，溪谷芬芳。  
(作者为原集团纪委)

## 白存环散曲五首

【双调·水仙子】临夏回族花儿会

六棱白帽少年郎，绿色头巾未嫁娘，青襟白裤神情样。漫花儿天籁扬，此相逢互吐衷肠。尕妹妹无须虑，亲哥哥有主张，种鲜花共建家乡。

【正宫·醉太平】傣族泼水节

樱桃蕊吐，水酒欢酺，青松枝叶撒房屋，祈求赐福。祭宗祭祖东风穆，拜天拜地春光煦。载歌载舞寸心舒，一隅乐土。

【中吕·山坡羊】彝族火把节

驱虫除害，伏魔降怪，自然崇拜原生态。百年来，旧习裁，斗牛选美平生快，说爱谈情儿女怀。节，欢乐海；人，惬意哉！

【中吕·山坡羊】

看人民海军七十华诞阅兵有感（新韵）

国旗猎猎，军旗猎猎，战机舰艇齐声和。浪无歇，剑犹磨。精兵强将台独慑，巡海固疆谁奈何！今，唱雄壮

【双调·水仙子】秋分

日光夜色两均长，暑退天澄转爽凉，晴空群雁排云上。雀儿欢人引吭，庆祖国华诞吉祥。菊花艳，月季香，一派秋光。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 卢殿才散曲新韵

【双调·庆宣和】彝海结盟

(一) 崇岭平湖彝海边，水碧天蓝。际会关前话当年，敬瞻；敬瞻。

(二) 北上红军勇涉险，受阻凉山。彝汉隔阂久渊源，犯难；犯难。

(三) 彪悍彝民刀箭悬，冷弹频穿。战士伤亡不击还，纪严；纪严。

(四) 司令伯承小叶丹，大义和谈。歃血结盟释前嫌，众欢；众欢。

(五) 兄弟言出重若山，护送扶搀。七夜八天生死间，义胆；义胆。

(六) 安顺悲情不再演，泸定捷传。蒋匪围歼梦云烟，笑谈；笑谈。

(七) 奇迹长征书劲篇，骨肉相牵。历史丰碑矗心田，颂传；颂传。  
(作者为原金城公司职工)



## 李彦斌散曲三首

【越调·小桃红】彝汉相亲

彝族规矩竹声清，恋爱相亲傲。载舞吟歌两相应，夜间迎，咱先榻上阴阳并。绩麻补鞋、挑花纳膝。口动手文明。

【中吕·山坡羊】蒙汉两亲家

哈达喜庆，弯腰丽靛，红黄蓝绿咱家亲。举肩平，故园情，吉祥如意忠心敬，俯首躬身汉蒙影。今，满路迎，明，稳步赢。

【中吕·满庭芳】维吾尔族姑娘与汉族小伙结缘

维吾尔族，花开四处，满地芳菇。俏姑娘眼睛环顾，日月如珠。笑容儿虔诚素朴，鼓声儿芭比娃呼。群情慕，欢迎汉夫，两亲家携手酒一壶。

（作者为原集团公司总医院）



## 兰小川散曲五首

〔正宫·塞鸿秋〕致敬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院士（新韵）

别妻离子荒凉地，埋名隐姓家国系。西疆大漠云腾熠，震惊世界忠心寄。铁肩担道义，功绩惊天地，中华史册千秋记。

〔双调·风入松〕端午节有感（新韵）

一年一度又端阳，艾叶引愁肠。双亲逝去无依傍，粽飘香、频递忧伤。昔日阖家欢畅，今朝独自神伤。

〔正宫·醉太平〕追思四川凉山救火英雄（新韵）

凉山火烤，百姓心焦，战士奋战半山腰，心急火燎。忽闻烈焰传凶耗，举国哀悼忠心耀，男儿本色胆英豪，忠魂笑了（liao）。

〔双调·庆宣和〕家乡太原承办“二青会”有感（新韵）

青运承接举会旗，健将云集。齐聚龙城赛佳绩，奋起，奋起。（作者单位：山西焦煤集团销售公司）

## 郜桂英散曲五首

〔正宫·塞鸿秋〕庆祝建国七十周年

七十华诞和风荡，丰收硕果欢歌唱。腾空火箭声威旺，蛟龙下海排云浪。八方好梦祥，九州山河壮，祖国雄起东方亮。

〔双调·风入松〕矿灯房

穿梭奔走矿灯房，倩影伴朝阳。来回巡检三千趟，保安全从未疏荒。戴上头灯灿亮，换得井下祥光。

〔双调·清江引〕西山新貌

新修道路宽又广，来往人欢畅。绿篱花映红，河水清波荡，老幼手牵迎瑞阳。

〔正宫·塞鸿秋〕雁丘曲

西风瑟瑟真情诉，悲歌切切伤心路。泪挥绿柳长堤处，云遮雁影双栖霞。传言百载留，石冢千人顾，谁能拆解情何物？

〔中吕·山坡羊〕秋思

山中枫艳，园中花漫，金风畅意拂人面。景怡然，眼贪婪，霜菊怒放东篱畔。汾牵紫秋色浅。情，犹寄远。思，宜拓展。

（作者为原官地矿职工）



# 颂歌献祖国 (外一章)

□杨 凉

时光如驹，日月穿梭。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栉风沐雨地走过坎坷而辉煌的70年。

这70年之于人生，几经沧桑。这70年作之于国家，地覆天翻。这70年之于人民，感慨万千……

曾记否，70年前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人如海，旗如林，《国歌》震长空；天安门城楼上传出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豪气冲天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气壮山河，震天撼地的强音，喊出了多少炎黄子孙世代的心声。“天亮了，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扬眉吐气，载歌载舞，那阵势、那气魄，那幸福劲儿是旷世少有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的祖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曾有过强盛与辉煌。然而在近代百年中遭受过屈辱和灾难。八国联军骄横、圆明园巨焚、南京城血泊、黄河泛滥的惨景，百年屈辱，斑斑血迹铭心难忘。当鸭绿江炮火燃起、当中印边境硝烟弥漫、当中苏疆域枪声大作、友谊关凯旋、当钓鱼岛巡航……这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事宣告了一切侵略者想任意蹂躏中国的历史将永远划上了句号。

这70年，是我们中华民族由站

起来走向繁荣富强的70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伟大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困境下，开垦田野荒山，修筑铁路桥梁；开发矿产油田，发展工业、农业科技；巩固国防边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掀起高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干劲气冲云天。自行研制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扬国威，令敌寒。《东方红》乐曲唱响太空，让世人惊叹……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的祖国又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我们的祖国在不断前行中又进行改革开放，进而又一次展开了飞腾的翅膀。卫星探月使嫦娥不在寂寞，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亚运奥运北京亮相，一带一路繁荣中外。世贸风云、金融危机、冰雪冻雨、非典猖獗、地震滑坡等灾害侵蚀，祖国以母亲般的博大情怀和坚强臂膀，扛重任、勇担当，以人民为中心，以世界和平为己任，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时代绝唱。

祖国70年来，滋育了无数英雄和时代先锋及科学巨匠。雷锋、王杰、焦裕禄、孔繁森，更有李四光、邓稼先、袁隆平、杨利伟、景海鹏等楷模。

他们像天上的繁星一样闪烁在祖国浩瀚太空中，激励和鼓舞着人们前行。

如今的祖国，风雨兼程地走过70个春秋。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复兴梦不断实现，中国的丝绸之路在不断延伸光大。中国路、中国桥联通世界各地，中国高铁、中国制造世人惊艳，中国天眼环罕见，中国航空航天、中国装备和武装不仅强悍，而且护卫着祖国蓝天和维护着世界和平……

今天，祖国70华诞，我们歌唱伟大的祖国；我们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赞美伟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又以无比喜悦的激情唱首祝福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祖国呵，祖国！在您70华诞之时，倾听无数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那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你的心窝。永远给我碧浪青波，心中的歌……”

## 回味流年 体验变迁

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从1949年10月至今走过70个年轮，我也从



1955年出生至今也过甲子之年了。沧桑的岁月，祖国的巨变。我和祖国都在路上，都在风雨中成长。这六、七十年在历史学家眼里只不是一瞬间，但在我们老百姓眼里，却是一瞬定一生。

我的“一瞬”，我的人生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祖国也新生不久，也是一穷二白，也不够繁荣。但我和祖国一样有朝气，有信心，也精神倍增。祖国一派勃勃生机，我也天天向上。虽有坎坷和风雨，虽有艰辛和挫折，但我们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同行，用心血和汗水，用智慧和毅力书写着祖国的辉煌和我的成长经历……

70载的光阴，70年的岁月，大到祖国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和环境变化。我这过来之人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也读懂了祖国的奋斗诗篇。

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有幸福的日子过，总不会忘记祖国的奋斗史，也不会忘记过去所受之苦，更觉今日的不易、今日的甘甜。在我享受今日的幸福之时，我常回忆六十余年前的困境和艰辛，也常告诉孩子们，日子是比着过的，但不是和别人比，而是要和自己的过去比。比较之后，就有感慨，感受会更深刻的。

穷日子里故事多！我小时候村子偏僻，少水没电，家也很穷。肚子吃不饱是常事。我和家人都在为填饱肚子，暖和身子而操劳奔波。很少有文化娱乐活动，更别提看戏，看电影等快乐之事了。也许正因为少，印象才较为深刻。那时候，山村偶尔用发电机演几场电影或唱唱戏。我们这些山里娃们结伴走夜路，邻村上下去赶场子，争着挤着赶红火，看热闹。那时候的电影大多是《地道战》、《南征

北战》、《鸡毛信》、《英雄儿女》等战斗片和故事片。那时候，我们挤进人群中，一看不可收拾。等电影放完了，人们散场了，我们才伴着满天星斗，复述着电影的迷人故事和动人的情节，在高低不平山路上往家里赶。

到了女儿们的时代，电影已不像我们儿时那么着迷了。从女儿们上小学开始，学校经常组织孩子们看电影、看文艺表演。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女儿们眼界大开，知识拓宽，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女儿们的成长一帆风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飚升，她们都成为新中国的骄子、最幸运的人。

前不久，小外孙来家小住。四岁不到的小外孙，乖巧与伶俐，淘气与聪慧集于一身。一天，小外孙刚从被窝爬出就哭闹不止。我和老伴喂水、喂饭都哄不住，我女儿拿出巴掌大点的小玩样儿，在小家伙眼前一晃，小家伙立刻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我问女儿是什么宝物，如此神奇？女儿笑着说是平板电脑，能听歌、能玩游、还能看许多电影和戏曲呢！

我们祖孙三代人不同的看电影经历，充分显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祖国的巨大变化。

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三代人的上学故事也有着异样的故事。在我的学生时代，乡村学校少，老师也很少。我们许多山里娃得爬山过河，去很远的大村子里去上学。四、五十个孩子，不分年龄、不分班级，挤在破旧的庙院旧窑洞里，由一个戴老花镜的先生认认汉字、学学数学，打打算盘、写写毛笔字。学习枯燥无味，校园生活单调燥。因为学校较远，山路崎岖，许多同学中午都不回家，大家自带干粮，凑在一起搞会餐。你啃他一口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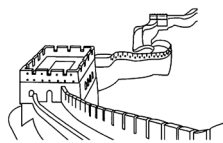
头，他嚼你一口干饼；你喝他一口稀汤，他品你一匙野菜。生活很是酸苦，日子过得很是艰辛。遇到刮风下雨，我们要比平时起得更早，担心迟到，又怕路滑摔跤。有时大雨冲垮小木桥，我们只能挽起裤子，提着鞋，手挽着手，趟着湍急的河水结伴同行。胆小的小女孩不敢过河时，我们大点的男同学背着她们过河。下学的路上，我们淘气的男孩一路上爬树摘核桃、梨儿、杏儿、枣儿往嘴里填，或用这些小果实们砸得女同学们哇哇直叫，我们幸灾乐祸地傻笑。有时我们又掏鸟窝，摸鸟蛋为我们的小嘴巴解解馋。

到了我的孩子们上学的年代，学校离我们家很近，也不用走山路，妻子每天和邻居们提着书包接送孩子。学前班、小学直至初中都是妻子在校门口迎来送往。

今年初春，小外孙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女婿、女儿商量买小轿车接送孩子，老伴听在耳朵，笑在脸上，嘴不住地说道：“现在的孩子们赶上好时代了，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是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好，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用这细小的生活经历，从微观处来解读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用不同时代人的生活体验，抒发我的激情，讴歌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最亲爱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业）







# 长街忆旧

□ 屈欢

又回到杀声连天的战火年代。

历时两个月的会战以失利告终，太原沦陷了，位于西郊的白家庄村落也降临了最为漫长的冬夜。

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劳工被几个凶神恶煞的监工押送着走在街上，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使得赤脚的步履一步一摇。刺骨的寒风刮来，那些用水泥纸袋简单缝补的黝黑衣物根本无法抵御，只觉得全身冷麻，把不住的寒颤，劳工们原本灰败的脸色不禁紧绷起来。远处岗楼的探照灯不时地扫过，监工手中的钢棍在那稍纵即逝的光线里显得异样冰凉。头顶刚刚升起的月光朦朦胧胧，黏稠的，像乳白色的轻雾，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难以寄予人希望和光亮。

他们是日军从各地骗招、强掳的百姓和战俘，三五百人凑足

一车皮，由闷罐火车一遭拉来煤矿。下车后，不能劳动的直接处决或活埋，剩下的在劳务系一登记，便永远失去了自由。与其说他们是劳工，不如说他们是奴隶。因为这座由日军掠夺管辖后的煤矿犹如人间地狱。

那时候的煤矿是“口衔油灯爬陡坡，千斤煤炭用背驮”的年代，下井的危险无处不在，更为残酷的是日本人视劳工的性命如同草芥，他们特别聘用了一群流氓监工，引导中国人内斗，自己则置身事外。顶板冒顶，监工逼迫劳工爬进夹缝中拉煤。巷道淹水，指挥劳工渡水背煤。渴了只能喝井下的污水，饿了只有少量的粗糠和黑豆面。即便出了事故，日本人通常只救设备不救人。井下发生冒顶压死人，甚至直接将发生事故的工作面封闭，另开一处，尸体都不往出搬。劳工每天像是吃着阳间的饭，干着阴间的活。

生死的界限难以分辨。

为了更好的控制劳工，日本人故意让劳工吸食鸦片，那快感如同爆炸，炸掉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所有，成了最后的慰藉。劳工毒瘾发作时，日本人便以鸦片为诱饵命其好好干活，违命者就让毒瘾一直折磨，全身上下每个地方都如虫子在啃食一般，痛苦从骨头里渗透开来，原本枯骨残喘的性命又增添了最后的挣扎。

死亡已是触手可及……

漫漫长夜里寂静无声，月亮悄悄爬上了半空。日军实行宵禁后的矿区空无一人，唯有银白色的月光倾满街巷。那月光不明不亮，如雾霭般四处弥漫，渐渐漫向街道北侧深巷里的两处四合小院。

这两个由青砖和土坯砌成的院子总是戒备森严，院外常年隔放着一道铁丝网，外人无法接近。院落里拥挤着20余间单室的平房，每一个底底的屋檐下仅有一扇紧闭的门锁和一个小小

的方格窗。月光透过小窗缓缓流泻，引得困守在屋中的朝鲜姑娘久久凝望。她总会这样的夜晚产生各种荒诞的想法，脑海中慢慢浮现出难以言喻的美丽世界，全然忘了月光浸润下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痕。

小屋不大，仅有9平方大小，进了门不到一步远就是土炕，几乎占据了整个屋子，朝鲜姑娘瘫坐在上面，轻轻地叹着气，似是又想起些事情，亦或是记忆到自己那遥远的家乡。

那时还是十五、六岁碧玉年华的少女，突然造访的日本兵将她抓上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昏暗车厢内是一群同样惊慌失措的女人。其中有被迫应招的妓女，有在军国主义宣传鼓吹下自愿参加前线的日籍“挺身队”，还有家庭贫困迫于生计被人贩卖的可怜人，更多的是被诱骗或强迫至此的无辜少女。她们都将作为军需品送往各地的慰安所，在那狭小的地狱里，蹂躏掉全部的青春和尊严。最后，迎接她们的却是日军为了掩盖罪证执行集体枪决时的子弹，侥幸生还者也大多身患疾病，无儿无女，甚至普遍遭受歧视，处境凄惨。

白家庄四合小院里的慰安妇大多来自日本和朝鲜，由此避免她们出逃以及向外界泄露情报，另一方面因为战争初期的阴影，使得士兵不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女子。但在其他战场上，战事愈发庞大的需求面前，日军又开始大量强征中国女子，不仅为

了减少成本，更是为了以此来抚慰士兵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沮丧情绪，恢复必胜的信心。这份在中国妇女身上发泄出的特别意义无不彰显着人性的丑恶与脆弱。

那些屠杀中饮血的魔鬼，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两脚兽，原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潜伏在他们内心深处里微不足道的恶，皆因战争扩张到令人恐惧的地步！

这如漆似墨的无边夜色，如同不停退回到过去的浪潮，直到“此时”还未曾过去……

淡薄的黑云开始侵蚀着月光，夜色如黑幕般扑面而来。矿区的街道连同相邻的小山渐渐隐入黑暗，只留下漫天银色的星河。在那沉沉的夜色中，在那寂静的小山上，那些四处理藏丢弃的草苫更是暗无天日了。

谁也不会想到，泥土中层层堆叠的草苫，裹挟着竟是一具具劳工的尸体！惨状令人窒息！他们狰狞的表情揭露出死前的痛苦，有的定格在向外爬动的姿势。是的，许多劳工被抛尸荒野时还未曾死去，无人知晓他们将以怎样的心绪死去，又是怎样一种绝望，残存的最后一丝气息只给他们带来从未有过的冰冷。

寂静的小山下是一条名叫高家河的溪流，严寒的天气已将河面冻结，只见冰面上同样到处是冻得僵硬的劳工尸体。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陷入了沉睡。他们的死毫无尊严可言，暴露的尸骨常常遭到野狗和狼群啃食。

那段时期，白家庄北面狼坡上的野狼和周边村落里的野狗全部肥得流油，简直都吃疯了。野狗见了路人，也像见着食物般两眼放光，上前撕咬。如此想来，那些濒临死亡的劳工看到啃食自己的狼群将会是怎样惨绝人寰的情景。

这浓黑的悲凉之后，怨念的尸骨爆发了愤怒的疫病，害怕染病的日本人命令矿警将其付之一炬。那些堆积如山的尸骨焚烧了三天三夜，尸臭弥漫了整个矿区的街道，活着的劳工闻到后难掩愤恨和泪水。只觉出逝者的血洋溢在周围，使人艰于呼吸和视听。

我们唯有感念逝者，才能还生命以尊严。我们唯有不可忘却，才能避免悲剧不再重演。

此时的高家河畔，有风从远处劲烈吹来，刺骨的寒气带着历史的呼啸，犹如一段低沉的哀吟。那声音时而婉转悠长，时而哀哀欲绝，在星光寥寥的夜空下不停地回旋耳际：

勿忘我，勿忘我……

## 二

硝烟已散，人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了起来。红色的小册子发行了十几亿，人多力量大的干劲开启了那个热火朝天的新时代。

此时白家庄的长街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水泥电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街上的姑娘们都梳着两条大辫子，妇女们则在头上系着由方块



叠成三角型的花头巾，在尖下巴下面系着一个疙瘩。偶尔有女人穿着朱红碎花又显眼的新棉袄，说明她可能是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男人们穿着臃肿没有腰身的工作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走起路来透着一股自豪和正气。通往煤矿沿路的墙壁印满了振奋人心的彩色标语，坑口上方悬挂着一个硕大的红色五角星，四面插满了飘荡的红旗，显得熠熠生辉。

不远处的街边是一排排简易的工棚和排房，里面住着从各地招募而来的矿工。那个时候的煤矿机械化程度不高，仍是光着膀子，喊着口号，用大铁锹攥煤的时代，“人们站着攥，蹲着攥，必要时还得爬着攥”，其中的辛劳不言而喻。重体力劳动需要健壮的男青年，因此他们大多来自艰苦贫困的农村，尤其以晋东南和地少人稠的河南居多。他们离开了农村，却又不属于城市，处在尴尬位置的他们有着无奈的特殊生活。高危行业的风险令本地女青年对矿工避而远之，只因见惯了生离死别的恐惧。不过步入工人阶级的身份备受老家乡下姑娘的青睐，那个年代谁都想嫁给挣工资的男人。井下作业不仅工时长任务重，下井前的准备同样繁琐，以至于矿工们的生活总是披星戴月，少有闲暇。许多矿工从相亲到结婚这样的大事都在短暂的探亲假里完成，婚后便是长久的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唯有每月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工资寄回

家，维系着单调繁重的生活。夫妻交流靠写信，紧急事情发电报，不认字的找代念。有的直到退休后回乡颐养天年，两地分居的状况才算终止。那个时候的人们仿佛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可以说，长街上那段峥嵘岁月的灿烂，离不开矿工们孜然一身的背影所闪耀出的光泽。

无奈的背后，是人民公社化的户籍限制以及男女平等的倡导。在农村，妇女同样需要走出家庭，下工地修水利，犁田耙田挣工分，鲜有外出。在矿区，更是出现了一群在井下一线生产作业的“铁姑娘”。

那是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时代。高度政治的宏大话语下，是人们淳朴的内心。然而过度追求工业大生产的冒进，造成煤矿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以及席卷全国的饥饿。矿区街巷里，困难时期的父母不得不将粮食锁起来，害怕家里已经成群的孩子们找到。每家每户必须计算着每天的食量，“少食用，多储备，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谁都没有真正吃饱过，包括矿工。很难想象，面对井下的三尺薄煤，矿工们窝着身子用铁锹攥煤时，腹中的食物已经消损殆尽。

政治经济的跌宕起伏后，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更加供不应求。那时候的雷锋精神烙印进每一个人的内心，街巷里各种增产节约的活动层次不穷，人们动员家属，不惜因公废私。甚至在这个堪称煤海的矿区街道，有些人

为了节约煤炭改烧锯末面取暖烧饭。

尽管时代背景下充斥着贫瘠和混乱，但依然取得了过去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进步，他们光辉的精神与卓越的贡献将在时间潮水中永不磨灭。

转眼已是70年代末，十年浩劫已过。伟人以卓越的见识和气魄，力挽狂澜，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步伐。

此时的矿区有了成批建设的住宅楼，周围星罗密布的棚户区挤满了长街小巷，就是这样普通的街巷里却出了一个神奇少年，过目不忘的本事在当地小有名气。

他自幼丧父，母亲因工作无暇照顾，整个童年不得不在亲戚家辗转寄宿。动荡的经历让他难以连贯地接受校园学习，但母亲和奶奶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培养出自主学习的习惯。他3岁识字写信，5岁读书，9岁就已经小学毕业，11岁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局二中，成为一名年幼的高中生。

那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百废待兴，社会迫切需要从这片荒芜已久的沙漠中走出人才。当时13岁神童宁铂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新闻报道，令少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脑和人心一样总朝着赞赏的方向走。第二天清晨，他朦胧的梦想有了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考取中国科技大学。此时距离高考不足半年，为了能够参

加高考，他用一个月学完了两年的课程跳到高二。接下来，又是一段拼命苦读的过程，从积劳紧张进展成积劳成疾。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翻阅习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成功超越自己的偶像，年仅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1978年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一时间轰动整个太原城。往后的经历更是时代的骄子，年纪轻轻就已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少年的传奇经历掀起社会的新风气，唤醒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尊敬，犹如久违的春风拂过长街，鼓舞着众多莘莘学子。

这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那一年，我的母亲刚刚进入高中。考取大学自然成了她最大的心望。彼时的高考是真正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长久的动乱造成各领域人才的空缺，大学意味着无限美好的前景和可能。但长期积留下来的考生数以百万，录取率极低，考取本科的难度更是百里挑一。

母亲的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失败了。可那几乎是普通民众子弟靠自己努力获得正式工作的唯一机会，同样不愿轻易放弃的母亲只身来到老家复读，借此远离周遭的一切，凝聚背水一战的决心。

那是炎热的盛夏，临近高考前需要开具户籍证明。母亲早早写好了信件向家里催要。姥爷因琐事缠身几天后才迟迟动身。

那天清晨白家庄的长街上，姥爷拿着证明材料坐上了驶向老家的小巴车。初升的旭日从东面的山顶火急火燎地飘向西面丘壑，夕阳的余辉燃尽了一天的云彩。此时浸染残照的长街又迎来一个身影。她那两条又长又黑的麻花辫伴随着焦急万分的步子在肩上来回荡漾。回到家中，姥姥认出了女儿瞬间傻了眼。原来母亲左等右等等不来消息便启程回家来取。不曾想，这次阴差阳错的意外让母亲原本就虚弱的身子害了病，咳嗽不止。此后的日子里，母亲一边治病一边复习，结果可想而知。我无法设想那是怎样一种裹挟着希望的煎熬，只知道郁郁寡欢的失落令母亲一病就是三年。

也是那一年，同样风华正茂的父亲已经在矿区工作一年有余。据父亲回忆说，他的学生生涯在一片混乱中度过的。虽然乡村的教师来自下乡支教的名校导师，可原本正常的课程，常常仅过半年，形势变了，老师们不能上课了，大家就又嘻嘻哈哈起来。

学无所成的经历只得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应招来到矿区，未曾想一场变故即将来临。

那天已是临近夜晚，远处的山全紫了，余辉散尽的长街有些灰暗。父亲如往常一样下班走回红楼（单身楼），突然，一辆卡车像一大团黑影疾驰而来，父亲躲闪不及被撞得不省人事。远在乡下老家的爷爷奶奶闻讯后，急急忙忙连夜坐车赶来，他们跑进

医院看到抢救室里已经没了人样的父亲，一时间慌张无措泪流满面。几天过去了，抢救过程中病危通知书一张接一张，吓得爷爷奶奶不惜下跪求人，泣不成声。又是近一个月的救治，病情才转危为安。

那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吹过长街。姥姥和姥爷围上纯白色的围裙，袖口戴着白色袖套在街边支起了卖豆浆老豆腐的营生，每天迎来送往的职工络绎不绝。没多久便攒钱买了大电视，那可是当时的稀罕物！以至于左右四邻每天搬上板凳围堵在院子里看新奇，其乐融融人群里偶尔出现了年轻时的父亲，母亲对于这个干练的年轻人也格外留意，似有几分惺惺相惜的意味，于是大病初愈的两人就此相识。就像春天绽放的嫩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长街亲历了他们的变故，也一定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常想象着年轻时的父亲母亲一起携手走过饱经岁月的长街，身后的影子被缓缓西斜的夕阳愈拉愈长。寂静的光辉一路平铺舒展，在空气中扬起一抹抹金色的粉末，飘散，升腾，化为满天星月交替的夜空。

走在这样的街上，时间转瞬即逝，日夜飞转，天地间忽明忽暗，夕阳与星月同在，散发着朦胧炫目的光晕。矿车在山腰间无数次穿行，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影返反复复，定眼再看时，人世沧桑已过，这里的人也老了十几



年。

### 三

十几年来，日子有晴有雨有暖有寒地过着，长街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和故事。又是一个夏天到来了，长街度过了一个阴雨绵绵的七月。八月初，大雨更是不寻常地下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后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虎峪河上游的河水由四通八达的沟渠汇积成巨大的洪流，居然撕开了堤坝的口子。洪峰如山，来势凶猛，湍急的泥流卷携着碎石杂物一鼓而下，倒灌矿井，涌上长街。洪水所过之处，电线杆和树木倾倒无数，桥梁和成千居民的房屋被冲塌，大批车辆翻倒淹没，数十公里外，宽大的迎泽西大街竟沦为河道，从两侧倾泄而下，把亲历者们吓得惊魂不定，谁也没见过如此大的洪灾。许多交通、通讯、供电全部中断，甚至许多人在洪水中丢掉性命，直到半年后，街上依然有淤泥晒干的尘土在飞扬。

那时我尚年幼，只是听长辈时常谈论起那场洪灾的可怕。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副情景，因为记忆里的长街始终是另一番可爱模样。

小时候，刚刚识字那会儿，看着公交车站牌傻傻分不清楚，解放街、五三街和五四街在我看来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街，于是天真的我，索性将它们全部唤作长街。

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在

白家庄的姥姥家度过的，长街的记忆几乎贯穿了整个童年。顽皮的我时常从红楼一直跑闹到桃杏村口的铁路涵洞，甚至爬坐到村委会大门对面的白色石墩上，用手指摩挲着白家庄三个黑色的刻字。

我曾无数次快走或漫步在白家庄的街巷，那是一条通往所有巷子的长街，以及通向所有房子的小巷。长街不宽，巷子也很窄。冬天里我从街上经过，路两边总是冻结着黑釉的薄冰，其它季节里将会化成两股纯黑的污流。拐进巷子，长长窄窄的过道两边，高低错落了许多旧房子，偶尔能看到翘角飞檐的屋角，更多的则是破旧的土胚房，黄橙橙的裂缝里秸秆皮清晰可见。这里的房子是随着村庄生长，从长街两旁一直向上延顺至坡顶的，其中许多是由矿工们用几天时间翻盖而成的。

夏天的清晨，天亮得很快，老房子又升起了炊烟。儿时的我一早就焕发精神，跑闹进纵横交错的巷子，穿梭在屋宇间。羊肠逶迤的小道，有的像正午时分的影子一样短，有的僻静幽深。脚下的路忽而是煤屑小路，忽而又铺了一地的青石，忽而出现了砌得齐整的水泥石梯。巷子连接着各个院落，稍不留神，便误入了他人的院子。路过没有紧闭的大门，会露出一院子大小不一的花盆所绽放的浓绿。地上的土总是湿漉漉的，那是男人们担水时摇晃飞溅出的水花浸湿的。巷子

里许多散养的猫狗，它们横挡在路上，冲你狂吠。或是你的经过，惊扰了它们窝在围墙上的懒觉炸起毛跑了。在北面巷子的山坡，有一条盘桓在山腰的矿车道，每一次矿车驶来，最先听到它轰隆的声响，接着冒出一个拥有硕大灯眼的机车头，然后一节一节矿车在拐弯的地方摇头摆尾地经过。每到夜晚时分，铁轨沿路一连串橘色的路灯点亮，远远看去，像在整个小山的半腰勾勒出一条流光溢彩的弧线。在矿车的铁轨道旁边还有一间庙宇，这座被称之为奶奶庙的小庙除了赐福求子，还是祈签牵红线的月老，多年来香火不断，请愿还愿用的水果和洋娃娃摆满了供台，甚至有人不远千里远道而来。南面巷子的山顶则是另一番景象，每天清晨都会聚集许多锻炼身体的老人，我经常陪伴姥姥来到这里。站在南山远眺，能看见坡下的屋顶像鱼鳞片般一片片辅在山间，遮挡了脉络的巷子；能看见远处破旧废弃的碉堡孤零零伫立在山角，不言不语地迎受着多年来的雨露阳光；能看见对面山腰的矿车又一次从鳞次栉比的房屋群穿行而过，运送着发光发热的黑石去往远方。

姥姥家的院落外有一口井，地下有一股泉。方方正正的井口不足一米宽，井壁用湿漉漉的方石砌就，长年的浸润，周围的石缝苔绿斑斑。顺路而下的小坡是泉水的流径，沿路覆满了青丝。地下的水流滴滴嗒嗒顺着斜坡涓

涓细流，明明听见水声淙淙，却看不见。坡下延伸出一根皮管，常年流淌着清泉，四边的石板锈满了绿苔和黑斑。长街上的人们常在这里取水、洗涤，家里的狗也跟在主人后面出来转。那时的我经常顶着烈日，张着大嘴，痛饮一气皮管里涌流的泉水，实在沁人心脾，直爽爽的一通透心凉。

那时节，姥姥家的院子里有间空房，常年向外租赁。房子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几乎都是煤矿招工来的外地人。他们大多拖家带口，特别热闹。好多人由此变为亲友，时隔多年，即使不再为邻，依然时常走动。

每到月底，职工发放工资和退休金的日子，长街上便会豁然出现一条集市，让我每每感叹起小贩的精明。长长的集市里琳琅满目的摊位一眼望不到头，街上的人更是拥挤不动，分外喧嚷。

姥姥家后院的幽径小路，是我独处的另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也爱这份自由想象的闲暇。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像个真正自由的人。独处的时光里，举睫、抬眼间都是寂寞的。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让树枝微微悸动，噤的一声，细小的病枝刮折了，两旁的不知名的小花小草齐齐弯了腰，挤到了路边。躺在斑驳树影下，透过枝繁叶茂的天空，看到丰腴的云飘动得很快，看到暮色渐渐西沉，看到天色转为淤青般的深紫色，看到远处的群山，隐隐约约的在深碧的天空上画出了优美的曲线，然后没入黑幕。

站在姥姥家的小院，呼出的气在月光下蒸腾如烟。仰望星空，看着那亿万年前的冰冷星光，犹如细小的白点，激发着同样渺小年幼的我一阵阵遐想，似乎白日里安静的默想，皆在此刻散发开来，沉静使智慧再升。我想起山下沉浸在夜色中的长街；想起山上树林里群鸟的安眠；想起小狗被街上的汽车碾压成浮雕的尸体；想起家中的黑猫怎样小心翼翼地俯身捕鸟的瞬间，以及一时疏忽的挠爪让原本衔在口中的小鸟掀翅高飞；想起巷子里那间学堂，放学时从校门口鱼贯而出的孩子；想起临街修表铺的女匠人，她鼻梁上厚厚的眼镜片里一圈一圈透明的螺旋纹；想起母亲；想起诸多的美好心愿；想起自己对未来的热切期盼。

那时的我，像许多孩子一样，只想着快点快点长大，却未曾想到成长的艰辛和代价，未曾想到所谓的成长，意味着不停地接受失去。

#### 四

现在想来，长街伴随我成长并令我铭刻的事情有三件，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在眼里的。

记忆中姥姥家的大门旁边永远放置着一张椅子。每次姥爷从街上回来，途径院外的小坡后，总要坐在椅子上歇息，接着便是长达几分钟的咳嗽，那声音像是喉咙里黏挂着一口化不开的痰，

让他一时间说不上话，直不起身子，两眼被呛得通红，盈出了泪花。除此之外，姥爷只要稍微动些气力，咳嗽就紧随而至，所以从早到晚我都能听到姥爷的咳嗽声，那声音深深烙印进我童年的记忆。

听母亲说，年轻时的姥爷身健体壮，特殊时期的遭遇令他瘫痪在床，一年后，恢复健康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平日里抽烟喝酒的嗜好再也无法承受。于是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成了通风报信的小间谍，检举姥爷偷偷喝酒抽烟的秘密，引发了母亲和小姨对姥爷不厌其烦的训诫。大概是以身作则的惯性，以至于长大成年后，我始终对别人递送来的香烟不为所动。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清晨的街上。我肩膀上扛着小麻袋走在前面，姥姥和姥爷背着大麻袋走在后面。

那时的白家庄矿已经不再年轻，日趋枯竭的资源，使得人们大部分去往支援资源富饶的矿山。人少了，姥爷的豆浆老豆腐也卖不动了。在这个无经济实体的城边村，年轻人都涌入繁华的都市里打拼，只留下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

可生活还得继续，以它艰难拮据的方式继续。

那时候，人们生火做饭都用煤炭，节约的办法是用煤泥，那些原本废弃的煤泥掺加少量的黄土便能制成煤砖。夜晚再用黄土闷炉，如此一来，还可以再节约

些。

麻袋里的东西就是黄土。那天，天蒙蒙亮，街上的人还寥寥无几，我们就出门上了山。背着黄土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一天的营生。我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拿着牙刷站在路边，正毫无顾忌大声清嗓子吐痰，接着他把目光投向弯腰弓背的我。就是那一眼，我突然察觉到街上所有的人的目光，还仿佛隐约听到了人们都在嗡嗡嚶嚶的小声议论。那天的太阳一出来就很毒，我一仰头，额头的汗珠便被阳光烤干，虽然太阳刚刚从东面升起，我却感觉背上同样火辣辣的刺痛。听到姥爷的咳嗽声从身后传来，我并没有停下脚步，似乎敏感的自尊心第一次那么强烈地袭来，羞红了我的耳朵，催促着我快点离开。不仅仅是背上破麻袋里的黄土，我亦不想让人们看到自己脚上已经旧得歪斜的鞋子，还有灰土土的裤子，以及那张习惯不吃早饭的落魄样子。

第三件事，我记得那时已经临近新年。母亲从古交来到白家庄为我和弟弟捎来衣服，我却因为一堆衣服里只有一件新衣而闷闷不乐。

母亲临走时，阴沉了一整天的天空终于下起了雪，雪花一层一层覆向屋顶，覆向院子，覆向远处的小山和近处的窗台。母亲走了一阵以后，我想起什么似的，快步追了出去。此时长街上已经落满了白雪，原本安详的村庄也变得更加寂静。我看到母亲独自

走在街上，不时地搓手哈气，只觉得冰凉的雪花将她的背影包裹得愈加单薄和凄楚。那身影渐行渐远，我杵在街上不知所措，我害怕母亲责问我跑出来做什么。这个时候，一阵寒风从身前吹过，撩起纷纷扬扬的雪花，仿佛唤醒些什么，我像突然间长大似的，泪水在眼中打转。我忘掉了我那破旧的鞋子，迈开了步子跑向母亲。

假若长街有对应的神明向下俯视，它一定看到了一片白茫茫里两粒人影的相遇。

很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咳嗽，贫穷和爱，作为世间最难掩饰的三件事，也同样直抵人心。它们以最直接也最为坚深的方式交织在时间的波浪里，孕育着我的心智，抚平我那稚嫩的忧伤，令我真正长大……

## 五

小姨出嫁的时候，我已经十二岁了，不过仍是个小屁孩。只觉得结婚是件好热闹的事情：挤门子，抢红包，找红鞋，吃喜糖，就像过年一样。迎亲的车队来之前，一班吹鼓手已经守着巷口在街上摆开阵势，他们穿着上下通红的喜庆服饰，有的拿着锣，有的捧着唢呐，还有两个摆开大鼓，随着头上扎着红头巾的领头人一声吆喝，街上立刻锣鼓喧天吹吹打打热闹起来，场面像个红火盆。迎亲的车队驶来时，吹鼓手们更加卖力了。有的弓起个腰，有的歪着头，还有的鼓着腮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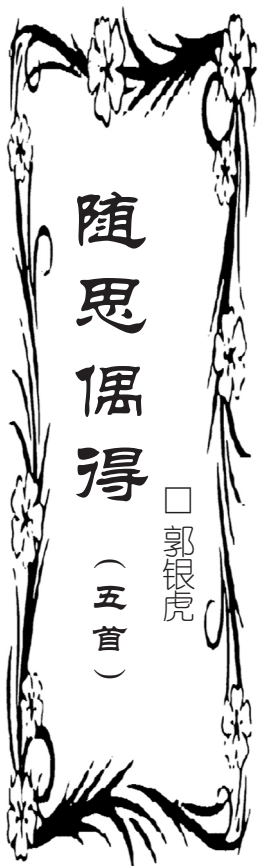
眯紧眼，脖子炸起一根青筋……

直到新郎背着新娘子踏上婚车与车队消失在长街的尽头，我怀着依旧亢奋的心情从街上跑回小院，闯进屋子，只见姥姥和姥爷隔着圆桌静静地对坐着，脸上早已经流满了泪水，眼睛更是哭得红肿。那时的我从未见过大人那样哭过，几乎逃跑一样跑出屋子，跑出了小院，一直跑到后院那座属于我的小红山上。随后我才明白，姥姥和姥爷把他们最后的女儿也嫁出去了，往后日渐衰老孤单的日子要老两口静静承受了。

几年后，姥爷去世时，我正在应对即将到来的中考。请假，奔丧，事情急匆匆乱做一团。赶赴灵堂的时刻，我突然感觉天空异样的安详，几乎能听见风吹动头顶那一条条长幅白绢的声音。当时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姥姥哭得红肿的眼睛。

出殡当天，一片默然浮在眼前，打棺钉的声音一响，耳边呜咽和哭嚎顿起。我顶着心酸，捧着遗像跟着出殡的队伍迈出小院，走下坡。队伍在街口停驻，亲人们穿着白色的丧服跪在前头，后面杠夫们抬着棺木。街上的一切都显得端凝肃穆，远处的人驻足观望，议论着又是哪家的老人去世了，姓甚名谁。此时吹鼓手的唢呐声停了，周围安静得甚至听不到一丝风的声音，一种超脱尘世的寂静降临人间。跪在队伍最前面的“孝子”最先站起，放下手中的丧棒，将黑色的瓦盆





随思偶得  
(五首)

郭银虎

珍惜机遇践行“双为”

——有感官地矿对新任科级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选贤任能兴大业，忠诚履职重五德。  
牢记规矩守红线，清廉务实载史册。

转战新岗创业忙

——有感白家庄矿业39人胶轮车专业运输队转战斜沟矿  
打起背包赴吕梁，转战新岗创业忙。  
牢记使命扛重任，祖国处处是家乡。  
春风化雨百花香，白矿儿女走四方。  
不慕夜郎有奇志，披肝沥胆迎朝阳。

托管展雄风

——有感西山矿业管理公司签约托管陕西贯屯煤矿  
开疆拓土创业忙，西山儿女走四方。  
托管煤矿展雄风，互利共赢友谊长。  
改革创新舒壮志，奋发有为新晋商，  
延河宝塔作见证，喜看乌金出宝藏。

不负使命美名扬

——有感托管联盛工作组胜利归来  
不负使命好儿郎，托管联盛有担当。  
妙方良药巧破题，殚精竭虑岁月长。  
助力民企脱困境，披肝沥胆写衷肠。  
柳林河畔英雄传，西山煤电美名扬。

为建云兄喝彩

有感“河津风采”——〔党员故事〕  
柴建云：守护河津几代人儿时的味道  
保护老字号，开发新品牌。  
胸怀报国志，建功新时代。  
河东好男儿，遍地是英才。  
小厂大作为，兴业向未来。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



高高捧过头顶，狠狠摔碎在街上！清脆的炸响声荡漾在整个长街，里面的香灰撒开一地。凄悲苍凉的唢呐声又一次高亢响起，杠夫起杠，出殡的队伍开始缓缓走上长街。

这一路走得多沉重啊！棺木深深压着杠夫的肩膀，仿佛轻了了的一生，只有此时沉得像个人。路过的每一瞬都好长，只因逝者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需要好好向熟悉的街道最后一别。

我骤然觉得，世间的许多事物真是冷酷到极点的东西，如同一粒不知来自何方的尘土，飘荡在人间却始终不肯停驻，直到最后尘埃落定，化入早已注定的泥

土，空空而去。

往后的时间飞速流逝，转眼度过了许多个年头，过去的日子显得遥远而陌生。我已长大成家，姥姥也已过世。去年临近年关，我依照母亲的嘱咐来到早已空落的院子贴春联。

走下7路公交车，长街十几年来以它不曾改变的模样重现，只是街边的商铺和小摊都已不复存在，只看到风吹卷着破塑料袋在街上乱舞。感觉每年清明扫墓回来包括这次与长街的重逢，对于我来说，都恍如隔世。

拐进巷子，爬上泉水流径的小坡，眼前荒芜的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推开对开的木门，发现东

房的内梁坍塌了一半，破败得不成样子。眼前的一切与童年的记忆重叠在一起，一时感触良多。

未曾想这样的情景竟成为最后的记忆。几个月后，长街即将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建成国家级矿山公园。

遥想白家庄街上已经成堆的瓦砾，我也会欣慰地想到，这或许是历经沧桑后的老街，所得到的最好结果。

(作者单位：东曲矿)





# 回 家

□ 杜清泽

这几天，心里装的事杂，身体也有些疲惫，总觉得有什么事似的，心静不下来。虽然，特殊时期，事情很多，也很累，却还能扛得住。知天命的人了，也曾历练过些风风雨雨，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过了，眼前的一点压力也谈不上。偶感有点沉闷和无奈，却也没有懊丧和气馁。只要有明天，日子还是新的，就会有阳光……

办公室工作五年多了，日子总是忙忙碌碌，分分秒秒不知会有什么事情，让人触不及防，又无可奈何。着急上火也罢，司空见惯也好，处理完一件又是一件。经历多了，也不足为奇，遇事说事，见人识人。激情褪去是从容和淡定，无论风，还是雨，都占据不了长久。还是阳光，永远是主流，照得人心里敞亮、温暖、自信……

忙的放不下了自己，出来学习真好。想象中枯燥的课程排得满满的，纪律很严，容不得你马虎瞌睡，需打起十二分精神。重新做一回学生，出早操、上午4节课、下午4节课，晚上还有自学讨论课。与中学生一样作息，仿佛又回到了那芳华的岁月，一切纯真的情愫，没有一点杂念，干干净净的……

培训快结束时，父亲和弟弟的两个未接电话，打破了我的感觉。先打给父亲，问有啥事，只说是我妹妹明天回家，其他没事。照例周五才打电话给他们，问问身体怎样，有没有事，老习惯了，今天才周四呀！我有点疑惑。放下电话，给弟弟打过去，才知是父亲生日。他想大家，就打电话过来。噢，真的惭愧！沉醉在学习的氛围中，却把父亲的生日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突然间，原来郁结的就是这个事呀，心里的疙瘩一下解开了。学习前，还同妻子说，想回趟老家，没定下来，也没啥事。再说单位事多，又不好意思请假，加上集训，定不下日子。这个电话，让我定下来了。

说走就走，昨日还阴沉的老天，还真给面子，没有下来雪。天公也知道我的心思，一路顺风，快到家时，才有小雨加雪，进的家门后，变成了片片小雪，要感谢天公垂爱……

我就像一个小孩子，想爸妈了，跑回了家，老地方、老房子、老人家……

父亲早就在大门口等了，母亲因为腿脚不便，一定在家里等着。院门口的灯早亮了，光线照出去好远，干瘦的父亲，站在灯

光下，如同一个路标，指引着自己回家的路。

昏暗的村庄，静谧的小院，熟悉的声音，让慌慌的心一下子宁静下来，踏实了许多。仿佛，自己都不曾走出去过，就在这个小天地，一切思想又重新活络起来，兴奋起来，瞧见哪里都亲切、温馨，哪里都是满满的故事……

那座老院，就在新院的侧背后。木大门、铁锁子、灰瓦顶，透过土墙，看到半截的东屋。深处，土崖上还有三眼窑洞，不用看也能想象到它的老样子。感觉此刻，仿佛能看见自己就坐在奶奶的身旁，陪着纺棉线。煤油灯一闪一闪的，纺机一吱一吱的，耳朵却惦记着大门上铁锁的扣打声。一有动静，自己便会飞快地跑出去，穿过黑夜的恐惧，跑过空旷的大院，快速地把门打开，迎接爷爷。

那时候，爷爷总是背个蓝粗布的褡裢，就像一个万花筒，里面经常会有惊喜。一根麻糖、几个杏、少许桃子等，不知他从哪里变回来的，哄得自己时常期盼。次数多了，便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多年后，即使爷爷走了，仍然会想到这温馨的一刻……

老院的故事好多，一群小伙伴，春天爬上树摘槐花，夏天擦

黑逮知了，秋天上树摘杏儿，冬天支起箩筐捉麻雀……

一起做伴的表姐和她的一帮姐妹，一样疼我。她们从地里捡回的豆子，积攒起来，炒给自己吃。自己就这样被他们惯着、宠着，直到上学才离开。从此越走越远，却念念不忘……

那时，父母为了生计，到煤矿了。我放在老家里，直到十岁多，才有条件接我去矿子弟学校上学。小学三年级前，在村里没教室，都是由老师领着串房檐读书。到了矿上，走进宽敞的教室，感觉好幸福，结识了好多新伙伴……

父亲在我心中，人缘好、朋友多，已经退休多年，直到现在，分布在矿区的老人们还经常联系他。退休后回到村里，几个同龄的人也爱来找他。他请大家喝喝茶，高兴了划上几拳，喝上几小杯。哪怕是就是品着大叶茶水，也能津津有味。我有时回来，他喜欢叫我陪他上街买些东西，路上碰上熟人，叫我给人家点上烟，特别是村里他的好友，点上一根，还要再续上一根。有一位大爷，

长我父亲一半岁，次数多了，感觉长辈的亲切。每每回家，路过他家门时都会打招呼。我有时，回家也会留意给他带点什么。可惜，前几年走了。再经过门前，他住的老屋已经拆了，也听不到他的熟悉的声音，只有他高大的身躯还留在自己的记忆中。那年写过纪念他的随笔，此景此情，仍历历在目。

母亲很勤劳，是我心中的榜样。她会好多活计，能干。小时候，物资匮乏，穿的用的都是她亲手缝制的。父亲下井，她就在矿找些临时工做，打过金属网，搓过炮土，做过门帘等等，与父亲一块养育着我们子妹。

从来，母亲都是起的最早。在煤矿邻村租房子住时，睡的是土炕头，一边是睡觉的炕一边是做饭的火。早晨，还在迷糊中就听见母亲的响声了，捅开火，坐上锅，加上水，下上米。等到听见饭香，母亲才叫，一个个冒出了小脑袋。想想那时的情景，岁月冲淡了，既熟悉又模糊。

今天，又一次回家。早晨，又听见母亲起床，捅火、坐锅、

加水、下米，自己醒了还懒在被窝里，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还是孩子吗？有点恍惚，一会儿又有点清醒。还是这般亲切，不愿醒来，直到闻到饭香，才一咕噜爬起来……

晚上，我坐在他们身旁，陪他们一块吃饭。屋里的炉火，慢慢地散发着温暖，柔和的灯光，照亮了家里物件，一只大肥猫，慵懶的依偎在桌边。静静的，一举一动，仿佛时间走慢了。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儿女，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就是幸福……

回家感觉真好，父母在自己还能当孩子……

（作者单位：西曲矿）



### 潘洪科、周永胜作品获华语诗歌奖

简

讯

在今年九月举行的第二届“周庄杯 记住乡愁 爱我中华”全球华语诗歌大赛颁奖活动在中国第一水乡——昆山市周庄镇隆重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致辞。这次征文活动，来自海内外 16000 余名诗人积极参与，应征诗歌作品近 40000 首。作品围绕“记住乡愁·爱我中华”主题，抒发了浓浓的赤子情怀。本次征文共评出等级奖 42 名，其中：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30 名。集团公司工会潘洪科、西曲矿选煤厂周永胜分别荣获三等奖。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报道。

（周文）

青春是多梦的，青春是迷茫的，青春是丰富的，青春是美好的……

“丫头，你的数学得了100分。”高洋在讲台上高声呼喝着，这次数学成绩是小升初的成绩，虽然平时我的数学一直都很好，但是以考满分的成绩升初中还是挺开心。那年我十二岁。

成绩出来没几天，学校就放假了。这次放假，妈妈在哥哥的情感绑架下，答应带我们兄妹俩去外省旅游。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不知道旅游的意义。

数着日子已经到了该踏上列车的日子。夏天的天气很热，我们选择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因为九十年代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非绿皮火车莫属。我们搭乘的即使是太原直达西安的快车，也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夏天的晚上依旧热火朝天，看着那南来北往的男女老少，搞得车里跟茶壶里煮饺子一样，行道上座铺下到处都是人，动都动弹不得！记得在某个中途小站停留三分钟，列车里乘客已经饱和，列车门实在挤不上来了，站台上的乘客便让靠窗户的乘客把他们硬生生的拉拽上车，只听见乘务员在广播里严重警告“列车马上就要开车，请大家遵守乘车制度，禁止爬窗”。虽然乘务员再三叮嘱列车马上开启，不得靠近列车，火车开始启动了，爬在窗户半截的人还是硬扒着窗户挤进车厢。看着站台上那些拥挤的人群，我心里五味杂陈。自己在火车行道上紧贴着座位站着。虽然车厢里条件不好，只有一小块地方立足，但至少明天就能到达目的地，而他们……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母子三人都是站票，有些好心人看着我年幼，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会把座位特意留给我，让我歇一会儿。

我对面坐着一对情侣，两人占着三个人的座，男的坐着，女的躺在男人腿上，二人还时不时搞点小动作，粘粘糊糊的，我有点讨厌他们俩。可能那男的看出了我的小心思。没话找话地问了句：“小姑娘，你是哪里人，

那就更应该买点纪念品了。我觉得师傅说的有道理，拽着妈妈的衣角嚷着要买。我老哥又阻拦到，现在买，好几天的路程你拎么？等快走的时候再买吧！老妈也同意哥哥的意见。我感觉很不舒服，老哥为什么总是跟我唱反调。

我们先去铁路公寓定了房间，按老哥的说法，我们这一周就在这个地方住宿了。房间很简单，正好三张床，放下随身物品，老哥建议我们出去买

## 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张燕

要到哪里去？”因为当时我还小，很少出门，听不懂南方人的口音，随口答道：“不知道”。他看着我撇撇嘴就没再搭理我。迷迷糊糊的已经天亮了，哥哥侧过头告诉我还有半小时就到站了，清醒清醒准备下车。

一下车就被哥哥数落了一番，人家那个人问你去哪里，你竟然说不知道，真是蠢死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我又哪里得罪老哥。经过挤挤攘攘的通道终于走出了车站。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城——西安？眼前是一座座古风的建筑，和我生长的城市——太原市有着万千的差别。那地摊上到处摆放着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石雕、工艺品。我激动地指着商贩大声问：“哉多铜了？”商贩看着我楞了一下，立马翻脸吼道：“说什么？”老哥看势头不对，说：“师傅，她问您这个卖多少钱？”师傅缓缓，怀疑着想了想吆喝道：一件1元，一套两元。好便宜的纪念品啊！那师傅随即问我们，你们是哪的人？我抢答道：“古交的”。那师傅皱起眉头，问道：“古县？什么地方？”我当时愣了愣神，继续提高分贝喊道：“古交！”这时我老哥把我拉一边，答道：“师傅，我们是山西太原的。”那师傅哦了一声，太原的，这么远过来玩，

张地图，先找几个旅游景点去玩，晚上再回公寓。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国家公园，穿过茂密的小树林，见到了八十米高的摩天轮，经过我的软硬兼施，妈妈终于同意我登上摩天轮，为了让游客好好的浏览西安的风貌，摩天轮故意在顶点处多停留一会儿，坐在最高处看所有的建筑顿时变得渺小起来，大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简直太刺激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玩乐带来的愉悦。接着我和老哥又去玩开卡丁车的游戏。一路上我们玩着、看着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随后，我们来到了市中心，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很多。最吸引人的要属满地摆摊的小吃。因为实在饿了，闻到米线或面皮的味道，哈喇子都吞了好多。卖主开始朝着路上的行人招呼着，一碗五毛喽……我和哥哥听着，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便吃。狼吞虎咽地吃了以后，那卖主问老妈要两块钱。老妈纳闷地质疑道，不是五毛一碗么？那卖主不急不忙地解释道：大姐，小碗五毛，大碗一块。我们顿时懵了，搞不懂那人为何要玩这种小把戏，顿时有种被当地人愚弄的感觉。老妈跟那人吵了一架，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有毛病呢！那人也不



示弱，就是有毛病，怎么滴？老哥看着不对劲，跟前一下子围了好多人，劝老妈：“一块钱也不算贵，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老妈忿忿不平地把钱甩给那卖主，诅咒了一句：“看你也发不了大财。”那人拿到钱就不再理会我们了，继续招呼着来往的行人，一碗五毛喽……

被人敲诈的感觉很不好，虽然我年龄小，但是这个事情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走了一会，就看见有卖玉米的，我看见玉米就走不动了，拉着老妈买玉米，老妈问多少钱一个，那人说五毛一个。老妈这次提高了警惕，真的还是假的？那人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妈把刚才被敲诈的事情说了一遍，那卖玉米的说，哎，好多年了，这些人是当地的混混，一直在这里为虎作伥，经常敲诈外地来的游客，没办法。接着他又说，我们这是自己家种的玉米。老妈才放心给我买了一个玉米。

卖玉米的生意人给我们热情的介绍了西安的旅游景点，说西安就属秦始皇兵马俑出名了，说那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坐XX路车就到了。我们听从了此人的建议，怀着好奇的心情直奔目的地。秦始皇陵是个面积很大的地方，周围是公园式的结构，中央地段是兵马俑的坑穴。目前共挖掘了四个坑穴，其中一号和三号已经被考古专家及地质专家挖开，二号和四号坑穴因存在不确定的危险因素未能开挖。只见那雕刻的兵马俑栩栩如生，一股浓浓的土腥味徐徐扑来。导游在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解着秦朝的历史，我当时听得一知半解，记一半落一半，突然蹦出一句：“老哥，这里的黄土就是秦始皇那个年代的吗？”周围的游客诧异地看着我。老哥讪讪地撇嘴道：是的。然后无趣地摇了摇头。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跟着导游走来走去，不知道她在嘟囔什么，反

正我对历史一点兴趣都没有。来到一辆兵马俑驾驶的马车前，我被惊艳到了。这辆马车黄袍加身，赶车的人和随从都人高马大，虽然是雕塑，但足见秦始皇身边士卒的强健和威武。这才是我喜欢的感觉嘛。老妈，我要坐马车。我兴奋地说。老妈和哥哥相互对视了一眼，“这需要买票。”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坐。老妈没办法给我买了张票，我得意地坐在马车上感受始皇帝当年的威风。

一路上我不是缠着老妈要吃的，就是找地方休息，第一次出门，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除了累就是热。这会儿导游忽悠道，还有一个陵墓没去，那才是秦始皇真正的陵墓，说那里有很多的奇珍异宝，估计那没挖掘的黄金可以给每个中国人分二两。听着这么诱人的信息，我们每人花了二十元的门票继续爬坡。那是一个有着百八十个台阶的陵墓，秦始皇的雕像高高在上矗立着。我们怀着虔诚的心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爬着。未到台阶的顶点便感觉到秦始皇雕像的宏伟，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一睹帝王的风采和宝藏。事情的结尾和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上面除了帝王的雕像什么都没有，怀着失望的心情，我们没用了两分钟便飞也似的下了山。

玩了一天，我们娘仨什么也没买，晚上时分才赶回了旅店。匆匆忙忙的洗了澡出去吃宵夜。一条街都是卖小吃的，有黑米粥、绿豆粥、红豆粥、烙饼稀饭、米线火锅、凉皮、烤羊肉串等等，都是那时在古交不曾见过的，哈喇子吡溜吡溜的，即使平时嘴不馋的老哥也忍不住要吃。

我不管老妈他们吃什么，自己坐到红豆粥的地摊上先喝起粥来，桌上还放着十来个小菜，简直丰盛极了。看着吃的很多，可是在这么热的天气下，饭量本能地缩小很多，只能盼着明天再光顾了。

带着不舍回到公寓，身体紧贴着墙呼呼入睡。睡觉不老实的我，在梦中眼睛杵到了床头柜的边角上。随着我的一声尖叫，老妈第一时间跑到我的床前，观察伤口，安慰我。谢天谢地，眼睛倒是没瞎，只是疼得睁不开了。

年少的孩子总是好糊弄，不一会儿我就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眼睛彻底睁不开了，另一只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那受伤的眼睛肿得跟山核桃一样，发着紫青色。这让我怎么出门呀？这会儿平时总是针对我的老哥，出门打了盆热水回来，拿毛巾沾湿敷在我那受伤的眼睛上，想让我快点好起来。这时，我才发觉老哥其实也没那么讨厌。他心里还是很疼爱我的，只是平日里自己不懂事，总惹他生气而已！

就这样，我带着青肿的眼睛，一路上迎来了有史以来爆棚的回头率，我是既无奈又羞愧！本来愉快的旅程被我这样重重地涂抹了一层阴云，老妈和老哥商量早点结束旅程，怕我的眼睛在西安的高温下发炎出问题，所以第三天，我们就定好返程的车票，准备回家了。哎！这时我故作轻松地跟她俩打趣道：下次咱们再来吧，找个天气凉快的时间段好好游玩。

时间过得很快，在未来的十年里，我又多次去游历西安，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只有第一次的旅行记忆犹新。正如诗歌里所云：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东自流。

(作者单位：马兰矿)





一泓清水，宛如一面平镜藏身于密密匝匝的楼群当中，拱桥，甬路，垂柳，凉亭，一座有着江南园林特色的小游园，呈现在你面前。夏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了位于太原城区西南角的南海子公园。进得园门，沿着湖岸整洁的雕花护栏，漫步在浓浓的绿树荫下，驻足于幽幽飘香的花草丛中，在这喧闹的大都会一隅，享受着这难得的恬淡安宁。

望着眼前这波光粼粼的湖水，我的心却并不平静，仿佛时光在倒流，思绪飞向了遥远的过去，飞向了五六十年前。

我的童年是在南海子边度过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河北迁来太原的我家搬到南海街，住进了一处小四合院里。小院离南海子不远，也就百十来步。太原人习惯上管湖泊、水潭叫海子，或者干脆就叫河。最初，我们这块儿的住户没地方倒灰渣垃圾，就抬个筐子直接往南海子里倒，以至于河边除了芦苇全是垃圾，河里污物漂流，水边蚊蝇滋生。后来街道上有了专门的汽车来拉运垃圾，这才不往河里倒了，河岸也得到了清理整治，河水也渐渐地清亮了。

南海子的西南角，也就是现在的铁三局办公楼地方，是太原旧城墙的西南拐角。拐角向北、向东各有一段很厚实的旧城墙。记得西城墙外还有一段护城河，河边杂草丛生；南城墙外，有两三个小水潭，水墨绿墨绿的，深不可测，颇有些神秘。往东不远就是毁于战火的大南门城楼，高高地一半立着一半坍塌，废墟上满是砖头瓦块。后来这残缺的旧城楼被全部拆除清理了，平整了地面，向东向西延伸修成了宽阔而壮观并为太原人引以自豪的迎泽大街。

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南海子、

护城河、水潭和北面的西海子、饮马河，黑龙潭，水水相连，构成了太原城西长长的一条带状沼泽湿地，充满水乡野趣，让你身处城里，却更似在



□马小君

郊外。

夏天，水边是一蓬一蓬的芦苇和蒲草，河里满是自由自在的小鱼儿、青蛙和蝌蚪儿；苇草枝头不时飞来蜻蜓和蝴蝶，偶尔还有一只只燕子贴着水面翻飞。那时候，家家都孩子不少，七狼八虎的，成天价在外面疯跑，大人们也管不过来。放学后，放假时，西海子、南海子、城墙上下就成了我们玩耍的天堂。胆大的孩子敢脱光屁股下河游泳、耍水。岸边野地里，除了捉迷藏、玩打仗之外，还有一种有趣的玩耍叫“吊儿蜻”。

太原人称蜻蜓叫“儿蜻”。先把捉住的儿蜻，拴在一根细绳的头上，绳的另一头拴在一根棍上，手握住棍在空中转悠那只儿蜻，一边跑，一边用太原方言唱着：

“儿蜻往南——黄河漂干！”

“儿蜻往西——猫儿逮住吃了

你！”这时，就会引来别的儿蜻过来和它配对儿，吊儿蜻的就赶紧趁机捉住，把它作为战利品夹在手指缝间，晃来晃去向旁人炫耀。

冬天，南海子也不清闲。除了孩子们坐着自造冰车或者穿上自造冰鞋在河面上滑冰外，为来年夏天储存用冰也当是人们的一项大工程。三九、四九过后，河面上的冰冻得厚厚一层，有将近一尺，便有一伙壮年劳力来到冰面上，抡起铁镐凿冰。凿下的大冰块儿被切得方方正正，长宽足有一米，然后用铁钩子夹住，由两个工人用杠子抬上，送到东边河岸的坡上。那里挖有一座巨大的冰窖，有篮球场那么大，放一层冰块撒一层锯末，摞了好几层，用草帘子盖好再用土埋上，等到第二年夏天再创开取用，那会儿没有冰箱就用这冰块制冷。那冰窖位置就在现在南海街加油站那块儿。

南海子附近街道上，那时还有一些小工厂、小作坊，很是忙碌。有一家挺大的榨油厂，总是把榨过香油和芝麻酱的剩渣子倒在席子上，铺在河岸边坡地上晾晒。那酱渣子还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儿，引得过往的大人小孩忍不住伸出手抹一把尝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工商业兴起社会主义改造，南海街上的一家印染厂搞公私合营，挂牌那天非常热闹。墙上贴着红绿标语，门口彩旗飘扬，特别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穿着礼服、敲着洋鼓、吹着洋号的军乐队奏乐表演，感到特别新奇。

到了六十年代，我上了中学搞勤工俭学，几个男同学相约一起利用暑假去打工。当时南海子北岸有个金属材料供应站，我们就到供应站的货场干活儿，主要是跟着工人师傅们一起搬钢材码垛。这期间，知道了什么是螺纹钢、什么是碳结钢，什么是硅钢

## 护航使者 (外一首)

□林溪

梦有多远  
 足迹就有多长  
 当革命的火种照亮  
 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当飘扬的五星红旗  
 成为祖国的骄傲  
 谁也别再触碰  
 烙印在人民心底  
 举过头顶的尊严  
 拼搏奋斗  
 是展望未来的金字塔  
 航天员顺利着陆的振奋与激动  
 航母试水的壮观  
 高铁上和谐号的时代写真  
 闪烁着欢乐幸福的音符

建造天眼的天之骄子  
 翻越一个又一个科研高峰

在世界跑道上  
 赶超  
 在雄鸡版图上篆刻  
 跨越梦想的横线  
 一句不忘初心的承诺  
 和坚守  
 为满载丰硕成果的  
 中国巨轮护航  
 志在千里何惧险  
 新长征中可为坚  
 在世界风云中  
 在新时代的航程中

劈波斩浪  
 驶向富强的彼岸

飞翔的羽翼

不知什么时候  
 嫩绿柔柳上的鸟鸣  
 成了最动听的音乐  
 是饮了春的甘露吧  
 才打开一扇扇心窗

谁的眼眸里  
 闪着飞翔的喜悦  
 一道亮丽的剪影  
 穿越思绪  
 把期待也涂上了青春的色彩

如剪刀似的尾巴  
 裁出繁花似锦  
 一次惊慕  
 十载追随  
 小小的蜜蜂  
 也能抵达梦的芬芳

(作者为原建筑西巷小学教师)

片，什么是角钢，也知道了工人们挣钱养家不容易。

一整天重体力活儿干下来浑身是汗，又是大夏天，班后去南海子里耍水、洗澡，便成了我们的首选。当时南海子的水面比现在宽很多，西岸边是灰渣底子，水浅一些。我们尽情地撩拨着水花，擦洗着身子，把一天的疲劳倾泻在这水波之中。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在水中漂起来，于是伸展双臂，一起一划，居然能往前游动了。模仿着蛙泳的姿势，10米、20米、30米，直游到水中央才返回来——就是在这南海子，我学会了凫水，学会了游泳！那年，我17岁。

1965年前后，太原市治理与南海子相连的西海子，组织我们各个学校的中学生前去参加义务劳动，任务主要是突击挖运淤泥、清除垃圾杂物。当时正是学雷锋的高潮中，同学们意

气风发，铲的铲，抬的抬，你追我赶，满身泥水，谁也不在乎，谁也不后退。经过市政工程部门的设计、规划、施工，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海子建成了一座天然的大型游泳场，成为市民们夏日消暑、健身的一个好去处。再后来可能是考虑大众卫生和健康的原由，那里就地改成了公园，和南海子公园重新连成一线，恢复构成了纵贯太原南北的城西水系。

六十多年过去了，昔日太原的模样已难以寻觅。蓝天下，座座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城内外，园林绿地花团锦簇。远望，汾河景区、晋祠景区、晋阳湖景区、城北森林公园、西山万亩生态园、东山森林公园环绕周边，可以说整个太原，城在林中，楼在树中，人在绿中。

南海子，见证了太原城区的变换。如今，它就像一枚晶莹剔透的碧玉镶

嵌在立体的大都会之中，静静地映照  
 着蓝天白云，映照着岸边垂柳，映照  
 着男女游人的身影，伴随着岁月的流  
 淌，给人们款款地送去清新和凉爽。

倏忽间，一阵清风吹来，水面泛  
 起层层涟漪，把我从追忆的沉思遐想  
 中唤回。我轻轻地站起身来，做了一个  
 深呼吸，庭院花草的芬芳和湖水的  
 氤氲夹杂在一起，沁人心脾。这清香  
 让我驻足，让我陶醉，以致久久不愿  
 离去。

(作者为机关退休干部)



# 一株野葵花

□ 张来香

不知是鸟啄含来的，还是狂风吹来的，地垄泛绿的时候，边角上多了一棵苗，是葵花，瑟瑟缩缩地，像个没娘的孩子。爱苗如命的老伴挖松周围的土，围了个堰，浇了点水，自言自语地说：

“野生的，好养活。”邻近的地友劝道：

“这东西野劲儿大呢，肋地！拔掉吧。”

“既然来了，就是一种缘分。怎么能让人夭折呢。”老伴说。

这苗还真懂事，给点阳光就灿烂。苗茁壮壮，不久杆儿粗叶儿大，鹤立鸡群了。

“你长得快，消耗太大。”老伴叨叨着给它吃点偏饭，多浇点水，多施点肥，多松松土。

野生的就是野生的，特点是头多。邻近的葵花一株一个头，这株野家伙竟然生出七个头。老伴给起了个名字叫多头葵。葵花的特点就是向阳。脸永远都朝着太阳，早晨向东，中午向南，傍晚向西，所以人们称它向阳花。

因为永远向太阳，追求光明，受到了众人的喜爱，有人特地为它写了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老伴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所以每每面对葵花就动情地哼起来：

社员都是向阳花  
千家万户都爱它  
根儿连着藤  
藤儿连着花  
根儿越肥藤越壮  
藤儿越壮花越大  
……

当玉茭穗吐须豆角肚鼓起来的时候，多头葵也垂下了成熟的头颅，沉甸甸的，仿佛一个充满智慧的学者，静静地沉静于深思之中，风吹不动，寂寞中趋于充实。

多头葵与其它葵花一样，从春到秋，度过了它仰头转向和俯首沉思的一生。

一天，老伴拎回满满一袋葵花盘，一共七个，小的像茶杯盖，大的有碗口，都沉甸甸的。

“享受享受收秋的喜悦，脱粒吧。”老伴说。

“知我者，老公也。”我兴奋极了。

找了只牛奶箱，坐下剥起来。天哪，籽儿们密密匝匝，镶嵌得天衣无缝，从哪儿下手呢！要是有个镊子，一个一个往外挟就好了，可是去哪找呢？就地取材吧。这几天指甲正长着呢。于是，大拇指和食指相对，指甲掐住一揪，出来了。打开了缺口，顺着缺口蚕食周边。一个半小时，七个都剥离完了，甚至连芯部的籽儿也没放过。躬腰曲背，脖颈酸困，不由长叹：一株剥得这么艰难，若种百八十株该怎么办呢！

一天，陪老伴下地，听见邻家地“蓬蓬”的声音。老伴去看了看，回来说，人家打葵花呢。打葵花，葵花能打吗？我撂开步子跑过去，愣住了，一边是小山一样的葵花盘，一边是一堆打下的葵花籽。母女二人正埋头苦干。左手握着葵花盘的背面，右手拿



当最亲的人逝去，离开我们的身边，他们是真的离开了吗？他们只是去到了一个我们未曾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心里。

——《寻梦环游记》

一个人坐在书桌旁，启动电脑，将窗户打开手掌宽大小，再泡杯茶，点亮精心淘来的

小夜灯，在一团亮光下，或编辑段视频，或写写文章，或看部电影，夜风时而涌入，温柔不燥，让人瞬间凉爽，畅快极了。

《寻梦环游记》在我的影单里是必看的，电影里铺满万寿菊花瓣的花瓣桥，花纹繁复的彩色剪纸，光怪陆离充满欢乐的亡灵世界，无不吸引着我。据说“亡

根葵花杆敲打，籽儿刷刷落下，几乎是一分钟一个盘。

“我可以试试吗？”我请求道。

“行。”

我坐在地上，挑了个最大的，用力敲打起来，籽儿应声落下，翻过盘子一看，干干净净，只有中心留了一点，我正要用手去搓，女孩说：

“秕的，不要了。”

我一连打了几十盘。蓬蓬的

灵节”这天，墨西哥民众举家欢聚在已逝者的坟墓前，放上鲜花、点起蜡烛，直到天亮，氛围祥和而欢乐，《寻梦环游记》完美呈现了这样的场景。影片末尾，当

## 奶 奶

□ 赵丹辉

米格回到现实世界，不顾家人劝阻，为年迈的曾祖母弹唱起主题曲《Remember me》时，我完全沉浸在这首跟剧情完美契合的歌曲里，强烈的情感共鸣使我动情落泪，心底无数回忆也相继被唤醒。

影片里米格奶奶非常严厉、倔强，为了阻止米格接触音乐，

声音很动听，有一种音乐美，心情很愉悦，没有一点累的感觉。

边打葵花边与母女俩聊着。这是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打工家庭，男的做保安，母女租种郊区的土地，卖菜为生。曾在家乡种好几亩葵花，靠机器脱粒，“脱粒快着呢！这人工‘打’，是最古老的早已老掉牙的做法了。”母亲解释。我静静地听着，不由想想我那剥葵花姿态，不由暗自脸红。

母女二人，一人一辆自行车，

还摔碎了他的吉他，但她又无比热爱自己的家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奶奶的影子。夏天午后，她担心我们中暑就不允许我和哥哥出门，离开家时还将门反锁了。

我们怪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也像电影里的米格，受够了征求同意，不愿循规蹈矩，于是跟随了自己的内心翻墙出了院子。那年代没有手机，

不知她回家后寻不见我们是如何的担心，她悠长的呼唤从村北一直响到村南，我闻讯故意躲在矮墙后，既担心奶奶身体又不愿回家，纠结中目送她逐渐远去……

“可以不需要原谅，但不应该被遗忘；我不会原谅你，但我还是会帮助你”，当听到这句台词，我长久无言。

一车驮一编织袋葵花籽。临走，说谢谢我。

“不敢，不敢，倒是我应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教会我收获葵花的技能，让我又有了长劲。”

没想到，一株野葵花，有如此多的收获。

（作者为原高级中学教师）



“家人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东西。”作为父亲，我明白这句台词的含义。虽然喜欢独处创作，将灵感噼啪敲击出来会有不小的成就感，但我将独处控制在了每周或者两周1次。更多时候下班后就回家陪孩子，因为他们的“纠缠”是有时限的，再看女儿小时候的照片时，觉得时间太匆匆，没来得及仔细端详她就变了模样。我不知道奶奶的梦想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们是她生活的全部。她不识字却很重视学习，每当我举着成绩单邀功时，她总是慈祥地一笑，奖励我一顿可口的饭菜，小时候，家乡饭就是我的最大的满足。每次我和哥哥写作业，奶奶都默默地在一边陪着，写多晚，她陪多晚，黑暗中她的眼神很温柔、很深邃，如同天上的星光。

我明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做不到不发脾气，当我集中精力做事时，儿子执意要我陪他玩，这时我很可能会行使当爹的权利，在他手感奇好的屁股上来上两下，结果是娃哭得更响了，指缝里怯怯地看你一眼，抹着眼泪头也不回地走了。奶奶从没打过我们，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和村里的同龄人叙旧，要么干脆坐着。只要我闹，便会向老友提出告别，拄上拐棍，牵着我到地里摘南瓜、

刨红薯，因为这些是我的最爱。村边有条羊肠小道，野花绽放着，在夕阳下随风摇曳。常常有一老一少，在上面依偎前行，老人拄着拐棍，男孩提着篮子。累了，老人解下围裙铺好，他们就坐在田垄上，清风拂过，遍体生爽。

后来，父母带着我们像电影中落魄乐手埃克托一样，一心想去更远的舞台，便离开了家乡，而奶奶想要的，是叶落归根的生活，全家人只有逢年或者假期才能团聚。

过去回老家，要坐很久的绿皮火车，进村后往往到了晚上，我们兄弟俩兴奋地跑着，将父母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在一处熟悉的院门口停住脚步，眼前紧闭的院门虽显破败，它见证着院落的兴衰，关着我们儿时全部的美好。透过门缝，西屋里的灯亮着，窗棂上残留的窗花在夜风吹拂下微微抖动，窗前的小菜园里，各色花朵竞相绽放。我们轻轻推开院门，蹑手蹑脚紧走几步，探头朝着老人的背影一齐大喊：“奶奶，我们回来啦！”

人丁不旺，灶台也日显败象，残破的蜘蛛网挂在乌黑的房梁上，墙上的报纸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发黄，打着卷儿的地方满是灰尘，小屋仿佛也老了许多。想着全家人有说有笑一起糊墙时

的情景，心里就阵阵发酸。小屋恢复了热闹，奶奶张罗着拿手的家乡饭，吃饭的时候，却捕捉到了我们眼里的迟疑，那一刻，奶奶背过身，沉默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每次离开，我们兄弟尽量将煤炭多多备些，把隔天用的煤“调和”好。将奶奶偷偷塞的钱和我们的零花钱悄悄放到她的枕头下，不知道她发现时，会不会觉得孙子终于长大了。

夜风，透过巴掌大的缝隙涌进来，撩动着男孩的发丝，男孩伏在书桌上，发出微微的鼾声，嘴角上扬，形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奶奶，电影里说，去世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生死的终点，是这样么？

恍惚中，老屋里烛火通明，到处摆放着鲜花，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谈着家乡的巨大变化。突然间，天空腾起美丽的烟火，像过年一样，我们纷纷引颈观望。

绚烂如虹的花瓣桥应该开放了吧？我热切地想。

（作者单位：官地矿选煤厂）



# 太行山红豆峡游记

□雷平光

我和几个老年朋友来到天下第一峡三天两夜旅游。亲近好山好水好空气，游览主要景点红豆峡、龙泉峡、八泉峡等。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地处晋豫两省交界，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东南部，距山西省太原市250公里，距河南省郑州市280公里，距河北省石家庄市300公里，旅游区占地225平方公里。

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的精品景区，因峡谷内生长有寓意爱情的国家级珍稀树种红豆衫而得名，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情峡，峡谷内有陡峭的崖壁，象形的山石、潺潺的流水，壮丽的瀑布，倒影的湖光，绿色的仙境，珍稀的物种，奇特的石林，罕见的化石堪称山水画廊，休闲天堂。

旅游资料介绍：红豆生南国，大诗人王维莫非隔着唐朝的风，沐过宋时的雨，是你的南国不在岭南？而是还在人世间，相思太重，随着这滴滴清凉的秋雨，飘过了长江，如杏花春风般滴落在太行山上？

两千年前那个出征戍边的征人，终究没有回来。女子伫立大树之下，晨风暮雨，冬雪秋霜，站成了一树风景。她的泪水落地成一滴滴红色相思了，撕心裂肺得艳丽。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

梦里人。两千年，战火弥漫，黄沙古道，一片孤城，杨柳羌笛，哪一场战争不是一部惨烈的史诗：荒骨潜消垒已平，那庭院深深几许的等待，何尝不是一部殷红而痛楚的史书啊！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鱼沉雁杳天涯路，始信人间别离苦。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王维，因你的诗，无故红豆成相思。只是这生于南国的红豆可能承载太重的、太久的、太长的历史烟云和那些倚窗而望的女子的阑珊往事和心事缠绵？

通过资料了解红豆典故、传说、传记，行走在红豆峡，脚下、身边、无时无刻没有红豆的相伴，那一粒一粒的红、不经意的全以绚烂的颜色，落在脚下、手中、轻轻地扣动在心。欣然明白，红豆不在南国，不在唐诗宋词，而是每一个女子的心底，都有一株相思的红豆。那会是她人生的痛，也会是她人生的劫，而最终无论是痛是劫都是她经历的风景。

红豆峡不过是山水间寻找的一个梦，一个缘深浅的梦，远远看见一群身着洁白婚纱的女子，如一群高傲而美丽的天鹅，手挽情郎，款款婷婷沐河而来。一年一度的红豆峡七夕节，来自全国

各地的情侣，更愿意在红豆峡的红豆衫下，来见证天荒地老的爱情。如此红豆峡真正成了伫立北国的相思谷。

红豆峡这相思、相爱、见证爱情的地方，值得一游，希望中老年朋友多走走，多看看。爱情不是年青人的专利，老年朋友要活得开心快乐，才能有助于健康长寿。

行走在红豆峡，涉过一条潺潺溪流。到红豆峡是来观山、看水、赏景、休闲、娱乐的，不到红豆峡不知道，水会那么仪态万千，风情万种。七仙塔，跳跃浅崖的水洋洋洒洒，飞花溅玉，似调皮的少女，环佩飞舞，裙袂飘飘，清脆悦耳。滚落深涧的水，气势恢宏，涛声地动，似壮士出征，浩气激越，阳刚神气。山之叠湖的水，似顽皮的孩童，层层荡漾。人欢水更流，沿河而行，一步一景，方知何为人生的大美之处，在乎山水之间也。走过一道道山峦，涉过一条条溪流，苦苦追寻的是人生风景。

山上绿树青青，河边潺潺流水，耳畔微风吹过，这是旅游最深情的享受和快乐！

(作者单位：金信公司)





# 后沟村砖塔传奇

(外一章)

武建维

借文友弓才赋老师写后沟的一段文字，做为本文的开头，“后沟村是一个神秘的古堡沟畔村落，它位于古交市河口镇西北，从河口启程，沿着磨石沟弯弯曲曲的乡间公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离清静幽美的后沟村还有一半里许的样子，就看到一座像古堡一样的“城门”巍然挺立在村头，令人瞩目。走到“城门”下，但见“城门”底座是由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砌成，城门洞宽约丈余深约两丈，地势险要，正当路冲，扼守着这条通往后山二十六个

村庄的咽喉要塞。穿过城门洞，放眼俯观，山环水绕别有天地，一条幽静深邃的古栈道立即映入眼帘，村落布局酷似一条静卧沟畔的青龙，沟东南的青砂嘴是龙身，青龙台则是龙头，伸入沟畔下头呈饮水状。

村中有前清举人艾去疾老先生的老宅院祠堂，青砖瓦舍走马门楼，座南朝北俗称南门院；有护佑村民的山神庙、观音殿、娘娘庙；有流水潺潺甘甜的神水泉；有枝叶茂盛的千年老槐树；等等，这些咱们先不去说它。我只说一说后沟村的砖塔！

砖塔耸立在村子的东边前头，还没走进村子，便可以看见那高高的塔身。

后沟砖塔，是古交地区唯一的一座喇嘛覆钵式砖塔，它以优美的造型，精湛的结构，诱人的魅力，比本地区其他三座石塔更精美，高度也最高，堪称古交一绝，是古交地区塔式建筑的精品，是古代建筑遗产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砖塔以它独特的结构体系，另类的建筑造型，典型的藏式风格，丰富的宗教装饰而闻名，不仅包含着众多的经济文化，宗教信息，而且延续着历史发展的文脉，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交市人民政府1989年2月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后沟砖塔所在的后沟村，属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河口镇，距离古交市中心10公里，距离太古高速公路6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古交市后沟村当然比不上榆次市的后沟村，榆次市后沟村早已声名在外，但如果您来古交市后沟村看了这座砖塔，一定会觉得大饱眼福，不虚此行。

在后沟村一带，人们把砖塔不叫

砖塔，而是叫作“镇水宝塔”，至于有什么缘由，随后再说。

塔是一种在咱们亚洲常见的，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的中国传统建筑。最初，供奉或收藏佛骨、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称佛塔。14世纪以后，塔逐渐世俗化。古代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窣堵坡，在汉朝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建筑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塔这种建筑形式。随着佛教在东方的传播，窣堵坡这种建筑形式也在东方广泛扩散，发展出了塔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

中国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

后沟砖塔建在后沟村的东边一块临河巨大青石的边缘处，村里人将这里叫作“庙坪上”，青石下面是二十来米高的悬崖，悬崖底下是通过后沟村的古河道，河的对岸，是清代举人艾去疾的老宅旗杆院，周边是错落有致的民居，掩隐在绿树丛中。

历来，后沟村的艾姓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之家，艾去疾更是以文著名，他是清代嘉庆三年戊午科的举人，村子里的艾姓后人讲起先祖来，颇有几分自豪。

后沟村吟读诗书的文风，给这座砖塔平添了许多的风采和传奇。

这座砖塔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距今已有479年的历史了。砖塔整体通高8米，是六角三层喇嘛式塔型，塔基平面是六边型，下面是砖砌叠涩台基，周长有7.3米；台基上的第二层是须弥座，高是2.3米，边长是1.2米；束腰部雕饰着壶门及各种花卉，上下枭是仰

覆莲；砖塔的第三层塔身分下、中、上三部分，下面部分是圆型喇嘛式，中间部分与上面部分是三角楼阁式，从下至上逐级收分，每一级都设有塔檐，檐下是一斗三升斗拱，中间部分之中设腰檐，下面每边均设着拱券门，拱券门一共有六个，拱券门洞里原先供奉有六尊精美的佛像，十分可惜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六座鎏金佛像被可恨的日本鬼子劫掠而去，至今令后沟人愤恨不已。现在，塔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日本鬼子用枪打下的子弹弹孔；塔顶是六角攒尖项，上面承放着覆钵、露盘、宝珠等塔刹。

当地村民把砖塔不叫砖塔，而是叫镇水宝塔。八十多岁的张庆云老人，给我们绘声绘色讲述了一个在当地流传着的古老民间神话故事。

古时候，后沟村一带草木丰茂，流水潺潺，人们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辛勤劳作，安居乐业，过着平静安宁的日子，像一个世外桃源。可是，世事变化，不可预测，有一年夏日，连阴雨半月不停，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原先从村中平静地流过的河水，却不知什么原因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发河涨水，无情地冲毁村子里的房屋，冲走两岸的庄稼和人们的牛羊，有时候甚至会殃及无辜的村民。

后沟村的安宁雅静被打破了，村民们深受水灾之害，苦不堪言。后来，村民们慢慢发现河水暴涨，形成灾害，是有两只大公羊分别站在河的两岸，头对头，角对角地抵在一起，将暴涨的河水拦腰截住，河水陡然涨起数丈，流不走造成的。原来是这两个孽障在作怪，对此成精的大公羊，单凭人力

是降不住的！可也不能任凭它们折腾吧？村里人经过商议，请来一位高人除妖捉怪。高人四下观察堪舆一番，掐指算了算说，那两只羊儿虽然说成了精，本性也不是要故意作恶作害，它们只是争强好胜，戏闹玩耍而已，除灭了有失天和，不如在这里修建一座宝塔，镇压住它们，既能除了灾害水患，又不杀生，怎么样啊？后沟村的村民们世代耕读传家，原本就淳朴善良，大家听了一齐赞同说好！于是，村民们集募银两聘请工匠建起了这座砖塔。砖塔建成以后，羊精消失，河水顺畅，此后再没有发生过水灾水患。后沟村恢复了以往安宁的日子，所以，后沟村子里的人们，从来不叫这砖塔为砖塔，而是叫做“镇水宝塔”。

砖塔所在的这块巨大青石，也叫“庙坪上”，是因为这里原来有龙王庙、观音堂、娘娘庙、钟鼓楼等古建筑，可惜几经历代风雨沧桑，战火动乱，那些建筑早不存在了，只留下这座砖塔。砖塔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战火兵乱，盗贼搅扰，文革动乱，依然耸立在这里，很是神奇和幸运。这真是“塔立悬崖而挺拔，高耸云天，镇河水底而畅通，屡放光华”，这座砖塔在绿树盈盈，流水潺潺的后沟村，成为一大历史人文景观。

砖塔脚下，还有清代乾隆年间的一通青石六棱古碑，碑高七八十厘米，缺了碑帽和碑座，委曲地躺在青草丛中，拔开青草，露出碑身，但见上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表达了人们最朴实的愿望和祈盼。

在砖塔的右前方，原来庙宇旧址上，曾经遗有两口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的铸钟，铸造工艺精

美，镌刻文字清晰，声音宏亮。可惜的是，一口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砸毁化为铁水，一口则在2007年的一个暗夜被盗丢失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大家可以静静地站在砖塔下，神游一番，用心去听一听那远去的悠扬的钟声。

再往前，就是这一株千年大槐树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树木的萦绕和簇拥，有树木的村庄，才叫村庄。这株古槐树满身沧桑老虬挺拔，枝干苍劲枝繁叶茂，伞盖如云遮荫半里，是这片土地送给后沟村人们的礼物和恩赐，古槐树陪着砖塔，佑护着村庄，给后沟村带来吉祥如意。

在砖塔南面十几米往下，再沿着崖畔小路向东走几米，有一个天然形成再加人工凿刻的石佛古洞，是清朝乾隆丙申年艾氏先人修建，洞里供奉西天三圣佛像，洞口上方匾额上刻着“便是西天”四个字，洞口对面的悬崖下河谷里，有河水冲刷形成的天然假山，奇峰怪石，十分有趣，不过，此处面临悬崖，小路狭窄，我下去时用了十分的小心。

后沟古村，是远近知名的文化村落，村庄因这座古老的砖塔更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这里的乡土风情，自然风光令人留恋往返。

砖塔巍巍，河流不息，从古代的时空穿越到今天，姿容更加秀美，河边房舍幢幢，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和煦的春光和沟畔摇曳的杨柳，便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古老而清新风俗图画。

### 南海寺

古交，这片历史悠久古老的土地，

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开始，石千峰、凤凰崖等几大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无不展示出其灿烂悠久的文明，到历代遗存的文物古迹，古交地区的人文古迹和文化遗产众彩纷呈，和远古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炫美的文化长廊。在众多的文物古迹之中，我选择了南海寺，走近了传奇南海寺，去探访它的悠久历史和神奇奥秘。

南海寺，位于山西省古交市河口镇马连咀村的南边，距离市区二十公里左右，虽然说地处偏僻，座落在一片大山的高处，却因为布局特别，建筑巧思，故事传奇而闻名一方。是本地地区建筑、雕塑、壁画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三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海寺，光只是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而来此游览一番，朝拜一番，感悟更是颇有不同。仰望此时的天空，矫捷飞翔的鸟儿，疏淡变幻的流云，似乎近到触手可及，却又瞬间离去，遥不可及。

南海寺整个寺院墙内墙外布局完整，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各组建筑保护完好，结构齐整，风格上保持了本地方的特色，是古交市历史上佛教文化兴盛时期的经典建筑。

南海寺的始建年代不详，根据寺内现存的一块，清朝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的重修南海寺古石碑记载，当年对南海寺也是进行了重修。南海寺不仅是古交地区古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一处很好的游览观光之处，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我驻足远眺，但见视野开阔，群山起伏，风光秀美雄奇，令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

南海寺与其它寺庙的朝向有所

不同，寺院不是普通的坐北朝南，而是坐南朝北，大概是取南海观音菩萨的道场在南之意吧。整个寺院属于单进三合院布局，中轴线上有山门、正殿，院里有东、西配殿各一间，正殿两侧是钟鼓楼，这就是南海寺的全部主体建筑，虽然不甚宏大，但布局严谨，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建筑价值。

另外，寺院外正殿下方，有砖石砌成的窑洞三孔，是寺庙主持和修行僧人居住的僧院，这些建筑随地形地势组建而成，十分自然和谐。

南海寺的寺名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这样的。南海寺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就起名为南海寺了。因为在古印度，有一个地方，名叫南海普陀珞珈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观音菩萨修行的道场在浙江省舟山的普陀山。在我国唐朝以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陕西省的西安，以西安为坐标呢，现在的浙江省普陀山就在其南面，因此，唐朝之前，把现在的东海这一带就叫南海。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移，到明朝时，这一海面改名为东海，但南海观音的叫法早已深入人心，尽管海面改了名，但南海观音的称谓还是保留了下来。据此推断，南海寺的寺名，是人们依据古代延续下来的称谓而起的名。

南海寺院历史上虽然经过几次重建重修，但寺名却一直没有更改过。

进入寺院山门，山门左右各有一株大柏树，两株柏树，一样的高大修直，耸入云天，一样的树冠浓郁，枝繁叶茂，一样的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均都毫无老态龙钟之状。这两株柏树，从古至今，经历了历朝历代的风风雨

雨，见证了南海寺的几番毁兴，堪称活着的化石。

沿院里中轴线正中向南，就是寺院正殿，正殿面阔三间，长为7.60米，宽为5.64米，进深五椽，属于单檐硬山顶，六檩前廊式构架，施五彩斗拱，平身科每间攒，明间是四扇六抹菱间花隔门，两次间为隔扇。

在历史的岁月长河中，南海寺曾经有过多次维修和重建，寺内古碑记载，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曾重新修建，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也曾重新修建，寺院的建筑格局，风格面貌，一如既往，没有大的改变。

正殿里面虽不是十分宽阔，但也算疏朗，殿里正面塑有佛界三大士的精美彩塑，三大士就是：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左右墙上佛龕里，塑有十八尊罗汉尊者的塑像。这些彩塑中，观音菩萨居中，神态慈祥，雅容大气，彩冠霞披，是一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形象。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分列在两侧。这些塑像形态逼真，造型生动，神态各异，显现出十分高超的技艺，是清代塑像中十分不错的作品。

正殿里还有一种特别的塑造技法，叫“悬塑法”，悬塑以山石为主。梁上悬塑有青色、白色蟠龙各一条，龙身缠绕在梁柱上，龙头朝向殿门，蟠龙身上的色彩以黑色、桔色、白灰色为主着色。双龙神韵十足，气势威猛，活灵活现，似欲飞天，是南海寺的珍品之一。

寺内的东配殿内塑的是端庄大方、气度威仪的五龙圣母像。五龙圣母的故事在北方广泛流传，故事的版



本有所不同，可情节大体差不多，讲的基本都是有这么一个未婚妙龄少女，因为误食了桃子、杏儿、丝线之类的东西后，便有了身孕，后来女子生下了黑、白、青、黄、苍五条龙，即五个龙子。相传五龙能呼风唤雨，解除旱灾，造福百姓。也相传五龙中也有调皮捣蛋的，故意兴风作浪，制造水害，只有圣母才能管得住它们。所以，人们把五龙的母亲奉为圣母了。这尊五龙圣母塑像，是2010年古交市文物管理部门和当地人们维修南海寺时重新塑的。

殿内墙上有古代色彩鲜艳两幅的壁画，共计有10.6平方米。一幅是五龙圣母升座图，画的是五龙圣母端坐正中宝座上，身后女侍们打着仪仗团扇拱卫，两边是她的儿子和臣下们，似乎是在举行什么仪式或会商事宜。一幅是五龙圣母救灾图，画的是五龙圣母指挥着五龙和臣子们骑着神奇异兽，驾着龙车，圣母施展法术，在巨浪滔滔的洪水中救人的场面。壁画想象丰富，布局巧妙，笔法纯熟，技法细腻，虽历经岁月沧桑，时间磨砺，仍然色彩鲜艳，显得弥足珍贵。

寺院的西配殿，作为一般的厢房，是寺里存放各种祭祀法器和其他文物的地方，房门紧锁，不可探视。

正殿两侧的钟楼、鼓楼，是四柱十字脊攒尖顶式构造，钟鼓二楼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组层的兽吻在琉璃瓦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的独特魅力。可谓“揽三星接天际的宝光，迎九顶连山岳的祥瑞”，登上钟鼓楼，你可以把这里的山川美景尽收眼底，

抒发心中的感慨，倾吐思古的幽情，也不枉到此一游。

南海寺不大，但寺里的文物还是比较丰富的。有青石古碑七通，记载着许多珍贵资料；有焚币炉两座；还有清代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的匾额一块，上面书写“慈航普渡”四字，金光闪闪，古朴厚实，目前是古交地区仅有的最古老的一块，十分珍贵。

南海寺虽地处高山偏僻之处，却也有许多的传奇故事和奇异之处。在寺院南面斜坡下方，有一个水池，水池不是很大，但常年有水，从不枯干，最奇异的是，池中每年夏天季节都会生出很多贝来，当地村中的老住户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早几年主持维修南海寺的石安民老师讲，他小时候经常偷上母亲的蒜钵子去装捞上来的贝，铜钱大的贝可以装上满满一蒜钵子。水池子每隔几年被雨水冲积的泥土淤积后，再掏挖开来有了水，还会有贝生出来，可谓奇妙之至。

这世间，有太多的历史迷离，你无法去参透它的玄机，因为，它本就

是大自然和历史留给我们一道谜题。南海寺的神奇和历史，是自然与人文之间的碰撞，是风景之中的独特者。故而使得“信手拈来皆可画，凭轩倚醉岂无诗”有了平台。

我亦不揣冒昧，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作古风一首以记之：

古寺临云观众岭，  
开怀阁上大胸襟。  
院坪绿叶拥庭仄，  
夕照高峰奏佛音。  
池小贝生清水浅，  
风光旖旎鸟栖林。  
轻声悄问谁回答？  
几片虔心草木深。

再有机缘，我会再访古交市马连咀村的南海寺。

（作者单位：马兰矿选煤厂）



## 八月二十六日夜读彭加木故事有感

□ 杨树成

大漠日当空，只影孑孑行。  
折转十二里，凭空身无踪。  
留书寻水去，糖纸泣无声。  
或言回新朝，或云至外空。

众说纷纭是，百年一谜成。  
余观为初心，为国节费用。  
吾辈幸盛世，何必甘平庸！  
担当为人民，振翅搏苍穹。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工会）

# 昨日重现

——漫记四十岁的那一场梦的旅行

□吕勇

[题记]:

四十岁的夜，清凉如水；  
四十岁的梦，昨日重现。那年那月那人，那山那水那情……

今夜无眠，婆婆的月影，摇曳着漂泊半生的梦。何不对月抒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从梦中醒来，和着窗子上映射进来的朦胧月色，深情地望着枕边的妻。黑白交织的日子，在妻的脸上镌下了岁月的沧桑。妻的枕畔，一岁多的幼女安详地酣睡，满脸稚气与肆无忌惮，挤占了妻的时空，挤占了妻曾经年轻的容颜，挤占了岁月无法磨蚀的记忆……

幼女啼哭着，在无影灯下手忙脚乱的阵痛中，回到了妻的身体。大腹便便的妻焦灼地躺在诊床上，被一群白大褂簇拥着推出产房，然后挽着我手足无措的臂膀，小心翼翼地坐回到车上。那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便蜷曲在妻

的体内，随着车灯刺破的夜色，匆匆回到了家中。我们尚不知道这个未来的小生命究竟是男还是女，更没有料到他或者她竟会如此着急地来到这个世上。于是，我们一如既往地熄灯上床，一如既往地讨论孩子的性别和模样，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的繁忙。

放开二胎的春风那时还没有临幸到我们头上。我们悉心照料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在日出日落、车来车往中，看着他背起书包、奔出教室、走过学校的那一片操场，看着他牵着奶奶的手走出幼儿园、拽着妈妈的手蹒跚起步、跟着大人一句一句地牙牙学语，看着他倚在大人的臂弯里嬉笑哭泣、躺在崭新的襁褓里睡意安详、伴着阵阵的啼哭声回到了生命呱呱坠地的产房。

北京奥运的年份，我们如愿孕育了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小生命。妻身怀六甲照常风雨无阻地上班下班，我依然日复一日地埋

头案牍劳心伤神，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照料卧病在床的外祖父。

为了编织未来的美好生活，我几乎从不问津家中琐事，妻也在习惯中学会了坚强。我们白手起家甚至“负债经营”，没有汽车新房、没有家具家电、甚至没有“三金”压箱。你纤柔的无名指上，一直戴着当初那枚我们一同购买的只有三十二元的银戒指，你总说它的价值无法估量。于是，在柴米油盐的交响中，我们相扶相携回到了当年的洞房。张罗婚姻大事的日子紧张而繁忙，焦头烂额与囊中羞涩，妻悄悄拿出仅有的积蓄，我早已热泪盈眶。

恋爱的季节日子总是那样甜蜜。你看着我闪烁的眼神轻松地，说，大龄青年没有点风花雪月的过往，说明你的眼拙或者我的卑劣。于是，在你温存的目光里，我拾掇起泛黄的相册、信笺和日记，一同把过去封藏。相识的场景恍若昨天，你端庄大方秀外慧中，竟然没有因为我一无所有而

投来世俗鄙夷的眼光。

你，还是当初相识时，那个明媚的少女模样……

## 二

今夜无眠，婆婆的月影，摇曳着漂泊半生的梦。在往事如烟的袅袅娜娜中，我继续着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儿子在书房中安睡，母亲也在隔壁的次卧早已进入了梦乡。我轻轻掠过客厅、书房，把目光投向母亲的床上。

母亲的睡眠其实并不算好。儿孙绕膝的操持和起早贪黑的劳作，让您在腰酸背痛的倦意中悄然入寐。您的头发已经抵挡不了岁月侵蚀的风霜，腰板也不像从前那样硬朗，可您还总说起年轻时干活几乎不输给男人的模样。您说“累并快乐着”，儿女双全让我们欣喜，也让您欣慰。其实我知道您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养花种菜，吃嘛嘛香，左邻右舍，互攀家常。可那一天事发匆忙，您于是独自一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臃肿的包裹，焦急地赶到产房。

我们兄弟俩都还没有成家，您便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节邀您去动物园游玩，您说当初在那附近当保姆，不屑于这种孩子们游玩的地方；重阳节请您去周边爬山，您说腿脚太累不如去附近的公园逛逛，其实我知道您是担心我太破费；您的生日从来都不事张扬，我们却从未敢忘记，每

一页翻过的日历，都记载着您为这个家默默操持与无私奉献的丰功伟绩。

父亲去世后，您独自拉扯着还在读书的我们兄弟二人。凄苦的岁月，您悄悄收藏起以泪洗面的憔悴，挺起如道人家生活的脊梁。只是在许多次被噩梦惊魇的夜里，我偷窥了您精心伪装的坚忍与顽强，也积攒了改变人生的信念和力量……

凝神地望着您安详的睡姿和慈祥的面庞，万千过往化作一汪碧水。在泪眼婆婆的视线里，漆黑的浓发又回到了您的头上。

您，还是旧时的模样……

## 三

今夜无眠，婆婆的月影，摇曳着漂泊半生的梦。在痛定思痛的缅怀里，我踟蹰着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远在天国的父亲，走出黑白分明的相框，再次回到了我的身旁。

二十多年前春寒料峭的一天，您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岗位上。兵头将尾，身先士卒，独自在寒风中坚守，怎料这竟是您留给世间最后的片场。那种猝不及防令人刻骨铭心——您永远离开了我们，生活从此改变了模样。

不久前一天，您曾经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异常兴奋地告诉我户口已经迁到了这里，终于可以学业无忧报考有望。您总说，我们兄弟俩为人称道的学业，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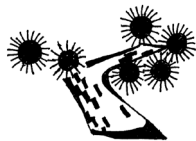
是您最大的欣慰。我知道，您已经付出太多太多，那个年代的“农转非”，连续几年的奔波，不仅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家里债台高筑，更令您身形单薄日渐憔悴。您总是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飞鸽”，不辞辛劳地颠簸在四处求人的路上，甚至多少次夜里往返于十几公里外的市区。我随着岁月的成长终于读懂了您的不易，在您殷殷期盼的目光里，我下定决心发愤图强，相信天道酬勤便可不辜负您的期望。

您曾经有过一次工伤，胳膊上缠着绷带的日子，却从来没听过您喊过一次疼，我年少的心理固执地相信，坚强如您就是男子汉的榜样；您长期患有慢病，担心手术破费便一拖再拖，少不更事的我虽然经常把您的药瓶当作玩具，但从您紧蹙眉头忍受阵痛的脸上，我慢慢读懂了刚毅与坚强……

那是某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您神采飞扬，大手拉小手，回到了年轻时英俊帅气的模样。

您，还在我身旁……

（作者单位：西铭矿选煤厂）





# 陈胜泉国画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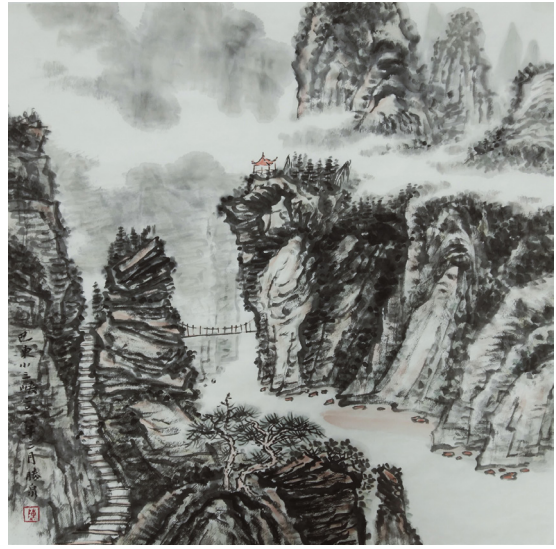
陈胜泉，1956年6月出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78年12月参加工作，马兰矿工会职工，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山水画《秋落山村》获《中华国宝奖》全国书画作品大赛优秀奖；《赏秋图》参加“炎帝魂——中国书画作品大赛”获优秀奖；《绿满矿山》入选“第三届中国煤矿艺术节”第六届全国煤矿职工美展；在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文化系列活动中获“国学文化艺术”成就奖金奖，作品入选《新中国文艺35周年》。











## 根的艺术——浅谈根艺的选材与创作

□ 郜福善



根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1982年，在湖北荆州博物馆清理江陵县马一号楚墓时，发现战国时代的根雕作品“辟邪”。该作品虎头龙身，四足雕有蛇、雀、蛙、蝉等图案，可以看出古代根艺作品的自然形态和人工雕琢的技巧。《曲阜县志》中有记载，西汉时期孔子的家族曾利用楷木自然弯曲的形态制作了拐杖。到了隋、唐时期，根艺作品

郜福善，1979年参加工作，原白家庄矿职工。山西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山西省工艺美术协会根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收藏家协会根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山西省民间艺术大师，山西省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

历年创作的根艺作品近两千五百件，作品多次在国际国内展览中获奖；并在中国新闻网、山西画报、山西工人报、山西晚报、山西青年报、太原晚报及黄河电视台、太原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刊登报道。

不仅在民间流传，也得到了当时统治阶段的珍爱。在《新唐书·李泌传》中记载：“泌尝取松樛枝”的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说的是邳官李泌采用自然树根制作成龙形献给皇帝的事。到了宋、元时期，根艺不仅在宫廷和民间发展，同时出现在石窟庙宇之中，各种树根雕刻的佛像争相与泥塑媲美，有些作品保存至今。



《金丝猴》



《舞》



《雄鸡》

解放前，根艺创作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艺人改行，使这门艺术濒临绝境，后继无人。新中国成立后，根艺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大家都见过根艺，领略过它千奇百怪的风采，但谈到根艺的内涵及创作过程，可能就知之甚少了。我是一名根艺爱好者，从事根艺工作 30 多年了，下面谈谈我对根艺选材及创作的一点体会。何为根艺，即根艺家利用自然界各种植物的根及有形的枝杈、树瘤，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就叫根的艺术。

根艺创作需要以下几个步骤：选材、确立主题、去皮、修整、打磨、上蜡、抛光。

要想创作出一件优秀的作品，选材是基础。我们首选撒落在自然界的各种植物根，如开采、筑路、建房、山体滑坡或植物自然死亡等。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创作欲望去私挖乱采，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选材。要以不易崩裂、不易虫蛀的硬杂木为优。就山西而言乔木类有：柏木、枣木、杏木、国槐、刺槐、榆树、椿木、核桃木等；灌木类如：黑豆林、黄荆木、六道木、酸枣木、紫薇木等。有一种灌木叫“黑豆林”（北京人称之为麻梨疙瘩学名为小叶鼠李）是根艺创作的首选材料，它生长在山西高寒地带的沙壤和石缝里，生长极慢，木质密度极高，造型多变富有内涵，黑色或黑黄相间的色彩更是引



《齐天大圣》

人注目,就全国而言也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珍稀灌木,略加修饰就是一件上乘的根艺佳作。

确立主题——根艺创作如同写文章一样也要有自己的主题。植物的根生长在泥土和石缝里,受多变的地理环境影响,往往长的盘根错节、形态各异。有的根长有人物元素,有的根长有动物元素,还有的带有多种元素,形似生活中的物件、器具、果实等等;有动态的、静态的,有抽象的、具象的,从情感方面观察它们有喜、有怒、似乎有思想的存在。在发现和认识这些天然形态之后,如何确立主题想象力是关键。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远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动着进步。想象才是知识进化的源泉。”通过大胆的形象凭借对艺术的感悟力,透过错综复杂的形态,去其糟粕取之精华方能彰显主题。

去皮是否得当合理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精美程度。根艺工作者不仅要有美学知识,还要懂得植物方面的知识,如:树木形态学、植物解剖学。只有掌握了植物的生活习性、生长规律,了解了树木的结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内在的关系,才能辨别材质的肌理纹路,判别出哪些材质适合做根艺。了解了树木皮层、形成层与木质部的关系,剥皮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不会伤害到木质部的肌理及木质表面的纹路。木质部的肌理及木质表面的自然纹路都非常珍贵,是构成根艺作品的基本,一件精美的根艺作品一定要具备根材美、形体美、肌理美、纹路美、色泽美,自然之美缺一不可。

修整就是根艺人在创作时常说的“雕琢、雕刻”。根艺的首创者是大自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已经赋予了它们与生俱来的体态和容貌,它是一种浅意识的、朦胧的东西;而人工要做的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加以取舍略加修整,经过巧妙的修整使作品更有神更传情。著名美术史论家常任侠教授曾为



根艺题过：“天生根艺、历史久之、奇根劲节、饱含异光、造物赋形、变化无方、惟有识者、乃能衡量、略加修整、永作宝藏。”他讲出了根艺的真谛。根艺是天生的，而不是用刀刻意去雕琢和雕刻出来的。

在创作中应遵循：利用自然之根、借鉴自然之神、做到有型必求形，无型不去强求形，以物构形，因形施艺的原则。根艺品介于似于不似之间，欣赏性很强，能给人们带来许多丰富的想象，如果只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完美而去特地雕琢或雕刻，根艺品也就失掉了它本身的意义，如图1至图5实际上是一件根材但用不同角度去看则能看出一只回头的狮子狗、一只卧着的绵羊、一只坐着的兔子、脐婴和一只河马的造型，这件作品的肌理和褶皱就像动物身上的毛发一般栩栩如生，自然之美才是根艺作品的灵魂所在。

打磨是根艺创作中一道看似简单却很细致的工序。合理的打磨能使作品得以升华，反之让作品贬值，打磨也要讲究科学性和艺术性。要顺从植物生长的规律循序渐进，从根部向梢部顺其自然弯曲的生长规律去打磨，不要逆向打磨。先打磨剪裁和机械损伤部位，将它们一个个处理圆润光滑，然后打磨作品的整体，动作一定要轻否则容易损伤木质表面的纹路。

上蜡，将石蜡加热溶化，用羊毛刷蘸上蜡均匀地涂在作品上，用电吹风烘烤作品表面使蜡充分溶化渗入木质部，然后用布轮顺时针抛光，使作品达到理想的光泽度为宜。

依照这种创作原则，我于2006年底创作了《金猪迎奥运》，这件作品身长64厘米，身高45厘米，从选材到作品创作完成只用了三天时间，创作过程非常简单，将四条并拢在一起的腿据平，两只耳朵的边缘用木挫和砂布磨光。风雨的自然侵蚀使木质部与形成层产生了离层，用木棍轻轻的击打树根，树皮被震落下来。露出木质表面清晰可见的肌理纹路。平时打磨都选用砂布，这一次我却选用了一块棉布轻轻地擦掉木质表面被腐蚀的残余物，经过这样简单的处理，使木质表皮干净光滑，肌理和木质表面的纹路完好无损。这件作品选用的是榆树的根，它的造型自然优美，质地坚韧无裂痕，特别是它身上自然的纹路就像真猪身上固有的鬃毛一样，毫毛具显，加上它自然弯曲的形体和大腿根部的褶皱，真是妙不可言。它笨拙中透着神韵，憨厚中凝着洗练，瞧它那两只耳朵，右耳竖立挺拔，左耳横向一方，好像在聆听奥运会钟声敲响，使人看了心旷神怡。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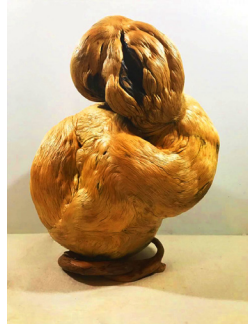


图 3



图 4



图 5



《负重》



《鸵鸟》



《飞天》